

纪实文学的创新尝试 现代日本的世相折射（1）

——论说+独白+借景对照体《日本人：在“绸幕”背后》系列述评

夏 刚

在20世纪中国文学鲜有的连续井喷般的3年黄金期（1984~86）中，张辛欣、桑晔受美国作家特克尔著《美国梦——失落与创建》（80。通译《美国梦寻》）的影响，推出同类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86）。笔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南东北亚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在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的本职外发表了多篇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论。对纪实文学别开生面的这一力作赞赏之余萌发试作之心，翌年赴日后即在从事比较研究日本战后和中国“劫（文革）”后文学的同时，分出精力投入非公务的探求、刻画当今日本人群像的系列采写。

首次问世以《在“绸幕”背后——四十七位日本人的独白》选载形式，于《中外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6期（11月）推出《青春的墓标》2篇——《一 从“鹰”到“鸽”：一位日本“老造反”YUPPIE追忆流水年华》，《二 没有翅膀的天使：一位“灰姑娘”大学生寻找“二十岁的原点”》（4~31页）。翌年3月又在该杂志第2期刊登《温柔的光——当代“风俗最前线”上一位业余歌手的罗曼史》（4~23页），作为“大型超纪实文学《日本人：在‘绸幕’背后》第七章之一”。

翌月完成第一章之一《“鲑”的紧张和沉稳：“工蜂”不是机器人——一位火灾海难保险公司“炼金师”娓娓而谈天下大事、企业战事和家常琐事》，但因政治风波骤起、言论环境剧变而和其后几篇新作一道不幸得见天日。时过境迁达1/3世纪后从故纸堆中翻出，改换门庭并改头换面在日本的学报上借评述对象的包装亮相，缘于两国恢复邦交50周年（2022.9.29）时此间媒体报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对日本的憧憬，及双方从天安门事件、冷战结束（1989.6.4，12.3）到如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触发了当年追求异文化理解、交流的初心苏生和当作历史见证保存的念头涌现。

包括未发表的若干篇以纪实文学的基准而言，在海外对外语为母语者进行采写，加上大量社会、文化考察之类的论说，插入文学作品等的片断交织为多层立体的特色，对照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后80年代中国、日本跟进的口述实录文学，不妨称为独具创意的标新立

异之作。本篇3次采访的高潮及结尾恰逢昭和告终、平成开幕（1989.1.7/8）的2天前，其时的两国软、硬实力对比和日元汇率与令和（2019.5.1改元）4年的今天恍如隔世又不无相近。考虑到明治维新勃兴（1868年初）→戊戌变法挫败（98年夏~秋“百日维新”）以来日、中社会之间约1/3世纪的发展时差，临近泡沫经济破灭（1991.3~93.10）的日本亦可作眼下中国的参照系。

该记录、创作还使本文对同时代美、中、日的口述实录文学的理解具备亲身经验感觉，进而再引出美国特产“新新闻主义”和日本独出的“自我（主导）纪实文学”。基于从实际出发探索真理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此先收录全文如下，然后联系源头、背景、联结的先行或同期作品，并就所涉及两国的诸多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和评点。（本作品发表时因本刊要求注解统一列于全文之后，故为利于阅读而将原稿各页内的脚注直接插入正文，用括号和*标出。注解均基于当时认识，不完善之处和本文一样未加修正。[本文连载第1回导语脱稿时记，2022.11.10]

“鯨”的紧张和沉稳：“工蜂”不是机器人

——一位火灾海难保险公司“炼金师”娓娓而谈天下大事、企业战事和家常琐事

夏 刚

朋友，您可曾在空中俯瞰过当代中国的核心——北京？我从沿海、由腹地搭机傍晚或夜间返回时，不止一次饱过这份眼福：广漠的地面上几乎辨认不出城郭的威严棱线，只见一盘庞大而松散的“银河带”横卧着，点点白光鲜明地传递着某种烈性能量，仿佛又是抽象风格的巨幅泼墨画，凝缩着数千年的盛衰荣枯、安乱兴亡……

我也曾在拂晓飞抵“雾都”伦敦时（1988年3月20日6点15分），被机翼下方弥漫舒展的浅橘黄色的万家灯火打动。那朦胧、优雅的油画色调，使人联想这古老王国的丰厚文化积淀——莎士比亚和牛津、剑桥，绅士风度和田园诗情……

和“日不落”的英伦共享“太阳”形象、同为岛国的日本，给我在机内飞速俯瞰时留下的第一印象，犹如航空摄影地图或广告招贴画——浅蓝的海，深绿的山，灰白、灰黄、灰红的公路线和房屋片……

1987年6月30日晚7时许，当每时每刻都挂着彬彬（也不无一丝冰冰）有礼的营业用微笑、脸用浓红加淡蓝涂成西洋韵味水彩画而稍嫌平板的胸部又显出东瀛多见体形的JAL（日本航空[*53年10月1日成立]）空姐娴熟地关上几大排开关，活像推倒多米诺骨牌的噼啪声里响起轻柔、流畅并带几分机械性口吻的广播通知（“各位旅客，本次航班即将抵达终点——大阪国际空港 [机场]”云云）时，透过“绸幕”般的夜色朝下望去，但见——

只有肃然静止的恍若巨大停车场的建筑群，外加百足之虫般有条不紊地蠕动的车辆汇织成的物质流。这图景令人遐想遥控电子游戏机的屏幕，在灰暗底色上凸现煽情的霓虹灯丛，红、

蓝、黄、白交错的原色光点俨然在向世界炫耀活力。

紧挨着 24K 号座位的瘦瘦的日本中年男子，道别时笑吟吟地留下名片作为同行纪念，其职务和姓名是武生（* 福井县武生市，人口约 7 万，全县 7 市中第 2）松下电器产业（* 1918.3.7 前身创业，35.12.15 成立）株式会社（* 股份公司）技术部品质（* 质量）管理课（* 科）班长野村守。这弹丸之地对世界的进取渗透可谓惊人，难怪从欧亚大陆到非洲，从南、北美洲到大洋洲，失事飞机的乘客名单上总少不了个把乃至多位日本人。

视线扫描终于捕捉到地面上的第一个日本人，是身穿灰色工装服、头戴灰色工装帽的机场员工。那壮汉在电瓶车驮着的银色巨型集装箱下显得分外渺小，像是在喻示现代资本主义的物化原理——人是灰色的，而商品细胞生命之树常绿；同时也给脑内的日本人形象加上了一条“一寸法师”（* 日本童话中身高仅 1 寸的小和尚，以机灵、勇敢著称）……

踏上这个当今世界数二望一的经济准超级大国的领土，首先令我感到惊诧的本地人，是在出口大厅等行李时近似“合理冲撞”得手的干练少妇。秀发披肩、衣饰简朴的她昂首挺胸地从身后一个箭步抢上前来，一把抓住头一拨手推车的最后一辆便扬长而去，使我在下一拨续上来之前眼睁睁地干等了十来分钟，这“越位”给上了当今日本式节奏的第一课：一寸光阴一寸金；多少事，从来急；先下手为强；后来者居上；宁无“远虑”（* 日语中在和汉语共通的“深谋”之外的独创词义——客气，谦让），先解近忧。

日本式紧凑感的实地第二课，是空港门外冒出的第一直觉——寸土寸金。仅有隔 1 条马路的驻（停）车场，而不见哪怕是一小块广场。对于诸如北京机场周围的开阔格局培养的思维惯性，简直是一记闷棍：这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有限空间，就是那个叫人抱有无边幻想的日本么？这别扭感一直持续到初旅西欧（翌年 3.20~27）身临伦敦、日内瓦和巴黎机场时：包括新东京国际机场（* 1978.5.20 开业，位于千叶县成田市 [人口 8.5 万，县内 28 市中第 18]）在内，大国日本的“窗口”的宽裕程度，为什么还抵不上小国瑞士——更不用说英、法——呢？

从大阪国际机场（* 1939.1.17 前身开启，59.7.3 改现名称，位于大阪府丰中、池田市和兵库县伊丹市交界处 [3 市人口为 40、10、18 万，居府 / 县内 32 市中第 4、21 和 21 市中第 8]）驶往京都的名神（* 爱知县名古屋市~兵库县神户市）高速公路途中，拐弯处提醒安全行驶的摇头灯不时闯入眼帘。和市街两边偶见的招揽生意的同型旋转灯相连接，强弱变幻的鲜黄持续地刺激着尚未习惯新奇世界的视觉，又使我隐隐嗅到京阪神三角地带的混合气息：古来文化名城——京都的温馨，近代商业中心——大阪的直露，现代国际港口——神户的开放（* 3 市人口 146、263、145 万，占全国 5、2、6 位）。

这番“空陆滑翔”和“感觉轰炸”，似乎也是在追踪体验同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外务省 [外交部] 外围组织，1972 年成立）邀请的中国访问学者的文化冲击——同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差 2 届，分属民族历史语言系和外国文学系）、曾同供职中国社科院（分属民族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小说家张承志在半自传性长篇《金牧场》（87）中，记述了几年前他走向世界

的处女行；从在空中注意到日航 DC—10 喷气客机尾翼上没有“红膏药”（尚未法定的事实上的国旗——日章旗 [俗称“日之丸（旗）”，汉译“太阳旗”]），而是从“奇怪地漆着一只美丽的红仙鹤”开始，到踏入新东京国际空港后被兴奋和担忧、舒服和疲惫、混沌而不安、“古怪而新鲜的感觉”缠绕，直至在“被高速的疾驶建立起一个秩序的高速公路”上“顺流而下”时，在“流畅的巨弧”、“黑黝黝的楼房巨影和摇晃的灯光”的眩晕效果作用下一时茫然若失……

踏上这个近而远、亲而疏、熟悉而陌生的邻邦土地，就不得不在履行“遵守所在国各项法令”的保证的同时，强迫自己纳入异乡异俗的秩序轨道，而首先是正视和跨越巨大的物质落差和心理障碍。这两种鸿沟远远超过短短的 60 分钟时差（东京时间和涵盖东～西广大幅员的北京时间），绝不是靠发布一道实行夏令时的行政命令就可以轻易拉平的。我几乎花了 3 个月功夫才适应了此处的车辆左行，这一规则显示出日本与世界主流的差异和距离，其通用范围仅限于日、英、澳大利亚等部分国度；也象征着“一衣带水”的两岸间不少大相径庭、截然相反，所以为着躲避人行道迎面而来的自行车（须知这个岛国的面积容不得单设自行车道的奢侈），摸索出了一条啼笑皆非的警句口诀：宁左勿右！

其实远在成行之前，就不止一次地领教过这类历史嘲弄，譬如北京火车站出口通道里“欢迎您来北京”的标语下落款日本 SEIKO（精工）表（1881.12 前身创业、1959.9 组建的諏访精工舍制造）；连接北京机场和市内的公路上树着“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巨幅招牌（该日本汽车制造业之雄 33.9.1 创业、37.8.28 设立）；国庆 35 周年庆典上军委主席邓小平阅兵的电视转播镜头中骤然闪出王府井街口的 SONY（索尼）广告板（驰名世界的这一综合电机制造企业创于 46.5.7，现名始于 58.1）。然而还是觉得，无论是传闻的张学良将军晚年的感叹——“当年他们用武力没能达到的目的，今天……”，或是 1985 年秋～冬多地青年学生等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参拜合祀甲级战犯（78.10.17）的靖国神社（1879.6.29 由东京招魂社 [69.8.6 设立] 改称，东京都千代田区）而振臂疾呼的口号——“抵制日货！”，都未免失之伤感和空泛，尽管对日本经济的过激进击的过激反击不是孤立现象，日本电视就报道过美国国会议员用铁锤砸毁日本造半导体收音机、汽车以示“宣战”，普通职工模样的美国行人正色道：“用不了多久，纽约就要被日本人买光了！”但我们只能坦然接受历史的嘲弄，因为这是摆脱历史嘲弄的出发点。

因而，当得知日本高速公路上的车速不得低于 90 公里，又听说高于 110 公里就会自动响起车内警铃提醒减速，再回想王蒙（现任文化部长的小说家）的中篇《蝴蝶》（1980）之当代中国的传神写照——柏油路面和砂石路面混交的乡间公路上胶轮马车驭手偷懒没挂好粪兜而漏落下马粪蛋，直扑向后面载着探视“文革”蒙难时随儿子（“插队知青”）落户的山村后返京的高官（国务院某部副部长张思远）的时速超过 60 公里的“北京”牌越野小车；当看到新干线（最早的东京—大阪间东海道本线 64.10.1 开业）“光”号电动列车运行跟时刻表几乎分秒不差，各车厢设有液晶屏不断显示瞬间时速和离下车站距离（均精确到 1 公里单位），再对比误点个把钟头都不稀奇的中国蒸汽机车的“老爷”模样时，已经没有什么悲剧意识、喜剧气氛或闹剧愤情，

没有禁不住又要哼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扭曲情结或念叨“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的阿Q精神，没有自慰“比日本不足，比印度有余”的惰性或空喊“××年内赶超×国”的热度了。

此刻只有一份“平常心”。因而，玩味中共11届3中全会（1978.12.18~22）前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期间的坦诚、谦虚的话语——和福田赳夫首相第1轮会谈临结束时笑道“日本有中国这样的穷朋友，很麻烦吧。请多关照”（外务省首脑事后感言“真的穷人，这种话……[说不出]，毋宁感到大国的自信”）；参观日产汽车（33.12.26创业）座间工厂（64.12投产，神奈川县座间市[人口当时9万、现11万，全县19市中第12]）后与公司干部悬谈宣称“看了现代化的工厂，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并期待和感谢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的协助；在6个经济团体举办的午餐会上表示“中国损失了12年，加上其间日本等国的进步，就落后了20年。落后就要学习”，在日本记者俱乐部（69.11.1成立）答媒体问时先低姿态地说“要是答的不对，请批评”，直言本国“长得丑就不要装美人，老老实实承认落后才会有希望”；从东京赴京都坐“光-81”号时感慨“就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10.23, 24, 25, 同, 26），愈发由衷地钦佩那心境达观、感情朴实和气度非凡、意欲坚定。

当代日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意味着一段神话，一块样板；一片新大陆，一方桃源乡；一道谜，一个梦。“十年一觉扬州梦”。睁眼醒来，发现这个多少世纪前吮吮着中华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弟弟”，这个一度恃强撒野而引起公愤、终受世界大家庭制裁的邻人，居然带着暴发的满面春色横在面前，大有独得天厚、独占花魁之势的时候，有人赞叹，也有人嫉妒；有人发奋，也有人颓丧；有人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苦苦寻求急起直追的捷径，也有人依旧碍着面子而把人家当作“二等国民”，继续懒懒地巴望着天上掉元宝的奇迹。然而在新干线速度的鞭策下，谁都免不了哪怕是暂时地失去“平常心”，就象我于“邓大人”访日“现代化开眼”之年起在大学接受日本教师的循循善诱的日语专业训练时，日本在心中带着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光环一样。因此，很能理解《金牧场》主人公的失重心态，以及“他”那个与振兴中华、4个现代化的集团理想并行不悖的五彩梦——

这是发达的世界，他想，是我以前曾经那样幻想过的世界。而今夜我和它相遇了，我终于来了。

——张承志《金牧场》（作家出版社，1987），第一章

我真的来了。我来了。在这里我要度过漫长的一段生活，争得像我这样的人一直梦想争得的一切。

——同上

我注意到《金牧场》把富士山岳的冲天圆锥描绘为“简直像一个在荒野般的无人大陆上新生的巨人”，首次飞临日本上空的主人公“真没想到它这么雄伟”，“他觉得天穹里响起一派圣乐，整个天宇都在默默地向着这座神奇的巨峰顶礼膜拜”；也注意到在叙述机内被“呈着一抹玫瑰色”的“玫瑰色云层”、“煮沸了的玫瑰色云层”吸引后，连用6处“玫瑰色”来形容“这片大陆上……雄踞万物之上的山峰”和通体环绕的云海暮色：“悦目的庄严的玫瑰色”，“一派温柔的玫瑰色”，“玫瑰般柔和”，“一片玫瑰色的苍茫”，“柔和的玫瑰色”，“美丽的玫瑰色”；还注意到在“他”归国途中不再出现半点关于日本——更不用说富士山——的空中视感，倒是在记忆闪回中升起了思故乡的高亢旋律：“现在我满目都是这荒山波涛黄土海洋的壮美”（原文作回忆部分的仿宋体 [本文穿插片段为区别于正文而用的仿宋体在原著中是普通字体]）。我把前一种不吝赞辞的情动视为“日本光晕”的折射，——《金牧场》的主人公在“世界大串联”的初潮中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时，想必是怀着积极意义上的“淘金”、“采石”热意；又将后一种“默杀”（*日语，意为无视或不理会）看作“平常心”的恢复或本色的回归。堪称日本“世界大串联”先锋的小田实（作家、社会活动家，1932年6月2日生，比张承志大16岁），在早于张4分之1世纪（58.7~60.4）的留学美国和漫游4大洲17国（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挪威、丹麦、西德、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朗、印度）后，61年推出与旧作（51、56年的长篇小说《后天的手记》、《我的人生时光》）领域相异的长篇纪行《闯世界》（原文《何でも見てやろう》意为“什么都见识一番”）。他在日本人海外旅游自由化（1964年4月1日实施）之前，用仅有的200美元挑最便宜的住、行手段达到了大开眼界的愿望，成为不顾囊中羞涩周游世界的新潮先驱。

他和夫人玄顺惠（画家，旅日朝 [南朝鲜] 侨，1953年生）在家（兵库县西宫市 [人口42万，21市中第4] 的海边公寓）接待我后，在该书扉页写下“一个夏天的一个夜晚，且聊且吃，以此赠夏刚先生留念 小田实 1988.7.3”。他以大阪人特有的豪爽滔滔不绝地讲述最新的海外体验——1984年3月、86年6月起分别旅居中国、西柏林半年、1年半，亚洲的第3世界和欧洲的发达国家各自给他的思想、感情带来影响。回顾30年前的赴美动机是观察关联我们存亡的东、西方两大强国之一，判断当今文明演进到极致或面临停滞的这个高度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坚如磐石，对美国现代文学素有热爱也促成走出国门，但深入接触各阶层的实地生活不免生出幻灭，反过来悟到了母国的好处和作为日本人的自豪。

征服……

他暗中嘲笑地摇了摇头。不，他自语般独自想到，不，这一切已经与我无缘。我盼着来，我来了；我看遍了也弄懂了，我要走要回去了。你已经和我无缘，和我有缘分的是另一个日本。和我有缘分的，是平田和真弓的日本。

——张承志《金牧场》，第十章

进北京大学、供职首都中心国家级博物馆、专事研究后犹存内蒙古草原气息的《金牧场》主人公独在异乡为异客（其投影是作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初期起1968~72年扎根于内蒙古乌珠穆沁旗牧区，75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在新疆等西北地区进行历史学、考古学调研，改革开放后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别研究员、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4年设立的东洋学图书馆及研究所〕外籍客座研究员83年5月~84年6月在日研究中亚、北亚史，其间写就《蒙古大草原游牧志 在内蒙古自治区生活的四年》〔日文，86年朝日新闻社（1878.1.8创立）出版，梅村坦编译，朝日选书（1974.2创刊）第301册〕，在他和整个世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其靠拢、被其吸引的东京银座（位于中央区的日本最负盛名的高级繁华街）街口，最终回拒了彩灯摇滚、纸醉金迷的异香诱惑。“她就是日本的象征她又根本不是日本她是一个浓妆的妖精。”很难找出更沉静、更精彩句子，来道破这层由当代资本主义的烂熟文明隔起的“绸幕”。

我也清楚，“两个日本”的深刻结论来自“绸幕”背后的种种矛盾背反——你地处远东“汉字文化圈”，却由明治（1868~1912）中期起“脱亚入欧”的独行而跻身西方俱乐部；你那么重人情、道义、心灵、和气，却又这般无止境地追求和享用荣华富丽……。这些二重组合构成近代以来日本的弧线前进的驱力和张力，又与由此源源产出的丰富物质、复杂意识及浩繁信息混在一起，搅得人难以松弛和纯净。所以羡慕《金牧场》的主人公能从超脱的审美距离上眺望富士，而我先是不幸在7月1日例行“开山”（登山解禁）的电视报道中，看到这一灵峰顶部如死谷般荒凉的特写镜头；随后在初冬（1987.12.5）的阴天乘“光”号列车途经时，又因商业宣传的视听干扰而仅仅浮现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似凝似化的巨型冰淇淋。

在我看来，无论是跟《金牧场》的主人公无缘的花花世界，或是与他有缘的善良平民，又都和富士的整体形象及顶部近景之间反差悬殊一样，本身都各有其光伴影、实加虚的两面。我越来越觉得，即使真正看遍了日本的每个细节，恐怕也还是弄不懂层层“绸幕”后的终极（是否有终极亦不得而知）。歌手八代亚纪的拿手曲目《雨之慕情》（阿久悠词，浜圭介曲，1980）中有一段，正符合上述对日本所怀的“怪圈”情结：“又恨你，——又恋你；又恨你，——又恋你；转来转去，——现在还是恋着你。”这里不妨稍加改动，来形容破译日本之谜时的徒劳感：看透了，——看不懂；看透了，——看不懂；转来转去，——现在还是看不懂。我也注意到，张承志最终留下了一处似懂非懂的谜：

有一个巨大的电动广告逼近过来。“海上火灾”，他奇怪地读着。这岛国起火了，真是火灾，他想。

——张承志《金牧场》，第一章

面前又是那幅古怪的广告，“海上火灾”。不能理解，他想，也许不久我就会理解。

海上难道也能燃起熊熊大火么？夜都会还在展开着深不可测又艳丽迷人的怀抱。……“海上火灾”，那个奇怪的灯光广告又出现了，像是一句启示的警句。

——同上

“美人 ing”，他在心里念着，“海上火灾”。……

他最后瞟了一眼那个在夜幕上悬着的巨大灯光广告。“海上火灾”，他想，世界在燃烧。他突然有些不祥之感，他从那四个字又捕捉到一丝残酷和冷漠。但是还有“美人 ing”，他微笑了，这个汉语加英语的古怪复合词使他心情愉快。

——同上

“海上火灾”，至今我仍没有搞清那个叫海上火灾的广告的意思。大海燃烧着，大海上的这个岛国在燃烧着，在彩色的电气和透明的酒液中燃烧着。

——同上，第二章

《金牧场》作者的1年“日本滞在（居留）”经历，想必足以使他了解“海上火灾”的特定含义——起源于17世纪世界海难、火灾保险的日本财产保险（日语作“损害保险”，以下用其略称“损保”）传统名称“火灾海上保险”（张承志或是有意颠倒语序），以及其时业界的若干企业（如多年称雄和居第2、3位的东京/安田/大正火灾海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但作品中始终把这一专有名词当作“警句”处理，似乎是出于文学家特有的智睿、谐谑或浪漫。“海上火灾”确实可以作为高度凝炼的关键词汇，来勾勒兼有海洋国家和农耕民族的日本的两个侧影——“海”是生命线和屏障，“火”是能量燃烧和存在动力；“海”是永恒的赐予和周期性的安抚，“火”是持续的欲望和刹那的狂躁；“海”是天成的日常生活舞台，“火”多属人为的驾驭自然手段；“海”体现着“天”和“神”的威慑，“火”寄托着“地”和人的应战；最后，“海上”和“火灾”又组合成一个奇怪的形象：在汪洋环抱中崛起的时而乖觉温顺、时而奔放乱窜的短小精悍的火龙。

在日本命运共同体、日本气质和日本美的复杂结构中，可以发现“海”与“火”的种种互补共生原理，如“海”的散漫天性和“火”的人工凝聚力；“海”与“火”的粗放强劲和海浪泡沫与火影灰粒的纤柔虚无。《金牧场》的主人公对日本的空中观察基本没有海洋的份，“他记不清什么时候忘记了海洋”，而地面印象中尤其突出红瀑布般的光怪陆离的灯火，这种感受方式典型地反映出大陆高地人种的干燥型肌质，以及对火的高度发达形态——华丽电光产生过敏反应的农牧文化根性（作者在发表的当年改行从戎续笔〈不投笔而专事写作〉之处，却偏偏是海軍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或许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在“海”与“火”之间也更容易注重后者的点睛作用。因而上世纪末以来突入列强或“先进国”（日语，即发达国家）前锋位置的日本，在我眼

中最初有几分像是尾巴上绑着火把的猛牛,故而曾认定,“火”在日本式星期排法中居“日/月”(星期一、二)之后而列“水/木/金/土”(星期三~六)之前,象征着原始野性在日本式生存哲学中的分量仅次于适应自然(发人深省的是中国阴阳五行中“金”的魁首地位,“金”的形象似乎能够引伸出财富、兵器、权威和荣耀……)。

《金牧场》的主人公面对华灯和佳酿中燃烧的这个岛国,发出“多么快活,多么轻松,……多么放纵,又多么不负责任哪”的微辞。而我沉下一段时间后,却更多地接触到潜在深层的相反一面——尽管古来代代不熄的围炉基本上被煤气灶、电炉或空调取代,至多作为观光节目而在有限的场所(如1988年5月8日接受名南制作所[制造、销售胶合板机械的厂商,53年创业,位于爱知县大府市(人口6.8万,30市中第20)]干部、技术人员款待的“和室”[日本式房间]餐厅)保留,就像早已被电气机车排挤退役的蒸汽机车今天也会偶尔再跑上一两遭,充当满足少数人怀旧情绪或尝新欲望的旅游“眼珠商品”(拳头产品)。然而,精灵妖冶的种种文明利器还是打消不掉日本人对火的质朴情感,因此在调节流水作业般的社会生活节奏的无数“祭”(节[民间传统庆祝活动])中,虽“快活”、“放纵”却不失神秘、深沉的火和红色,依然扮演永恒主角之一对电光和杂色保持优势;所以当看到每年8月16日在夕阳落山和月亮升空之间的8时整,京都盆地附近5座山峰上分别点起“大”、“妙”、“法”字样和船形、“鸟居”(牌坊形状开的神社大门)形火堆时,市内不少霓虹灯在那火焰尽情燃烧的十数分钟内“自肃”(自我约束)关闭,现代享乐主义也会把哪怕是暂时的虔诚奉献给送走亡魂和礼赞寰宇的例行节目。

我也渐渐领悟到这火的魅力最终是在海的衬托下,在和水的融合中产生并进而升华的。日本“三大祭”之一——兴于天历5(公元951)年、每年7月25日举行的大阪天神祭,就在阴阳、动静相济的交响诗中点出了个中妙味:继3点半开始的“陆渡御”(街面轿辇游行)之后,“船渡御”及“水中祭”(河上船只游行、表演)在6点拉开序幕,从远处敲锣打鼓对向划来的“御风辇船”队接近交汇地点——天满桥(中央区)时,只见河心一艘大木船上满载的柴垛“呼”地点燃,冲天火球及其水中倒影给桥上和两岸的上万观众煽起最初的高潮;接着,越烧越旺的流火在愈发浓厚的夜色中更顽强地炫耀着自己,同时把光与热分给河面上穿梭来往的众多彩船,点缀着船上载歌载舞(“演歌”[带悲调的日本抒情歌谣]加“漫才”[相声],古装传统舞加现代光腿舞)、饮食谈笑的热闹气氛,也鼓动起忘情的人际交流——岸上观众投去喝彩和船上游客抛赠罐装啤酒(难道不怕不慎砸伤人吗?);最后,静止的“灯塔”篝火、浮动的游船灯火加上陆续升腾的多彩焰火,在水的澄澈和清凉中交织成立体的“浪花”(大阪一带古称“浪花”,亦写作“难波”,都念Naniwa)河上图,而柴垛之火的势头递减并终于熄灭,宣告着向水的秩序过渡,有如“火曜日”(星期二)递进到“水曜日”(星期三),有如飘飘洒洒的樱花绽开、散落后又要开始一大段紧凑而又空漠的平常日子。

这河上盛典的火之点睛中也有水之巧妙参与:柴火船上始终不引人注目地站着几个汉子,用长勺划着优美的弧线汲来河水,悠悠地泼向全力迸发火焰、喷洒火星的木垛,大概是为着

延续演出时间或操纵氛围温度。这纵情中的微调使人想起 NHK（日本放送 [广播] 协会 [前身为 1924 年 11 月 29 日成立的东京放送局，46 年 3 月 4 日起作现名称]）电视台（53 年 2 月 1 日正式开播，60 年 9 月 10 日继美国、古巴之后正式推出彩色节目）全天播放结束时的固定图像——蔚蓝色天幕下飘着“绸幕”般半透明的“日之丸”旗，中央象征太阳（和生命？）的鲜红圆圈被大面积纯白箍住，接着充满屏幕的地球上先以全景突出蔚蓝色的太平洋，然后才将镜头稍稍推进卷卧于一隅的日本列岛，最终又由东向西旋回归太平洋的大片蔚蓝。这基调或许和种种火祭的参加者只穿白衣的形态相近，想来白色既以淡泊反衬出火的旺盛，又兼用冷彻去镇压那份炽烈。

“娴静的激情，战斗的恬淡”，——哲学家和辻哲郎在《风土——人学的考察》（1935）中如是规定日本人的国民性。不妨套用类似的“逆说”（看似悖理的见解）句式，来概括从水火调和原理中得出的直观印象——收敛性的释放，变速跑式的松弛。我也由此理解和欣赏起当代日本人对“花火”（礼花，焰火）的享用方式来。不拘年节或平时，常见城乡儿童在自家宅院或街心公园美滋滋地放上数支，这普及不知算不算部分属于多年来生活富裕的结果。相形之下，数量的相对稀少就引人注目，——1988 年天神祭（我于 34 岁生日时前往观赏）仅发射了 2 千发烟火，便有些动摇大阪人在节俭精抠之余也舍得大手大脚地追求瞬间快感之说（起源于 1733 年的隅田川焰火晚会 [东京都墨田区] 则 10 倍于此，关东最多的数量颇合江户 [东京] 人“有钱不留到明天” [今朝有酒今朝醉] 的重体面、图痛快气质；87 年同日 [7.25] 90 万 8 千 9 百人观赏的规模，也配得上首都及世界最大都市圈 [32 年成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 2 大城市后，55 年连同周边城市而跃居全球之首]）。如今更倾向于归结为日本式的细水长流，并反过来给自己出了一道思考题：即使中国将来像日本一样囊中有余，是否就会化解眼下那种除夕夜总爆发——恨不得像掷炸弹或开魔瓶一样的大轰大嗡？在那部把地理风土分为季风、沙漠、牧场三大类的经典著作中，和辻氏将台风指为决定日本人背反性格的根本条件，而如果考虑到这个带状列岛处于地震频发的脆弱区域，还可从火祭和“花火”娱乐的姿态中发现某种“渡世”（处世）哲学——通过多批少量的良性发散实现内外平衡和自我满足。

“海上”和“火灾”似乎是日本生存舞台背景的正反两面。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几百年来把“地震、火灾、雷公、老爷子（日语为‘親父’ [oyaji]，这一熟语中本是‘大山風’ [oyamaaji] 即台风）”视为“四大畏”，至少我们的祖先要为更深刻、更广泛的“天命、大人、圣人之言”（孔子 [儒教始祖，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生于中共建政 2 千 5 百年前，卒于中共建政 2 千 4 百年前] 言君子三畏）或“天变、祖宗、人言”（王安石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生于中共建政 9 百年前] 称不足畏、不足法、不足恤）忧虑，而中共政权“国父”毛泽东则把“天、地、人”划归为与之奋斗其乐无穷的对立面。如果说播云驾雾的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华精神，那么指向日本精神原点的相应的象征性动物，当是名古屋城（日本三大名城之一，名古屋市中区，1612 年筑，1930.12.11 指定为国宝第 1 号）和松本城（长野县松本市，1504 年筑）天守阁（1936.4.20 国宝指定）屋顶上装饰、靖国神社中展放模型的“鯨”（虎头鱼身怪兽）。逆戟鲸的日语名称“鯨”之由来的这一想象中

的巨鱼多用来避邪,据称平时吸入满腔海水,一有火难便倾吐消灾。这个千島(1987年统计为6,852个)之国对火时时保持着“鯨”级戒备——电视台结束播放时会提醒闭紧煤气开关;干燥和台风、波浪等同列为气象警报范围,ABC(朝日)电视台(1956.12.1开播)还在必要时报“火之用心(防火)指数”,及火灾高险区(指数90、80等)、低险区(70、60、50……)的红、蓝色标志;干燥期常见消防队员、“町内会”(街道居民会)成员在大街小巷巡逻宣传,边敲梆子边用漆成红色的喇叭喊“各家注意防火啰!”;京都“三大奇祭”之一——逢10月22日举行的“鞍马火祭”,“高光”(日语也作为音译外来词引进的英语highlight,最精彩)场面之一即是各路街道居民手持松明从集落游行至鞍马寺(左京区)山门前,放到石阶上等快燃尽时聚到石阶下一并烧光,而团伙火团跃动闪耀的全过程中众多警察如临大敌般地阻止万余名围观者跨越安全线;在全场座席上总共10支香烟火头便足以引发顶棚自动喷水装置动作的东京银座SAISON(法语“季节”意)剧场(87年3月7日开业),舞台大幕内赫然写着斗大的“火之用心”(小心着火)……

缺乏古典兵法名著的日本假设也有自己的《孙子》,开篇宗旨恐怕会是谨慎防御的“兵者,用心也”,而有别于中国式的放胆争斗的“兵者,诡道也”。生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9年后、朝鲜战争停战翌年的我很难想象,被动性格较多的日本人会越过“海上”去挑起“火灾”。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数次“集团发狂”,社会历史学考察的总结自不待论,而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就不易解释,是和辻氏所谓的“忍从性”对立—共存的“突发反弹”,抑或“受迫害妄想症”的“过剩(过度)反应”?柔与刚、文与野、绵与针等相反相成的二重性,似乎又可以追溯到“鱼”和“虎”的异想天开的“国字”(日创汉字)组合——“鯨”。日本人就拥有这种包容和变幻的自在幅度,所以一方面把“火之用心”当成至上命令(我多时寄宿的京都大学[1897.6.18设置]国际交流会馆[左京区],为根除不安全因素而索性以电灶取代煤气灶,尽管居住者不得不为此负担更多开销),另一方面饮食店、旅馆乃至银行又常将印有地址、电话号码的火柴盒分送顾客,所以日语以“不灭”表示不朽,以“油断”表示疏忽(佛教天台宗本山——比睿山[跨京都府、滋贺县境]延历寺根本中堂[1953.3.3指定为国宝]的小油灯,据称788年该堂建成后1千2百年来历代和尚不忘续油而不曾熄灭),又以“油断大敌”来提醒预防包括火灾在内的事变;所以他们会把火神分成建设性的“荒神样”(灶王爷)和遏制破坏的“火伏神”(消防神),将对火敬而远之的矛盾心情统一起来;所以日本文学家经历战灾洗礼后依然抱有超脱爱憎的审美意识,在描写美军B-29远程轰炸机群大肆投弹、爆击烧杀时流露出对被熊熊烈火的壮观压倒的柔性(如野间宏《阴暗的图画》[中篇小说,1946]等)。

从“灾”的角度审视“海上”和“火”,可以接近日本民族的生存—文化姿态的核心——诸如海洋在平时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但又每每在台风季节露出“荒”(不安分,狂暴)的一面,正像火神具备“荒神”的凶相,这就不能不影响人的价值判断基准趋于相对化。电影《黄土地》(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1984)刻画了中国内腹干旱地带的大规模祈雨场面,那虔诚

和绝望混合的浓烈色彩潜藏着“天—人”垂直型自然观（和辻哲郎著《风土》将“支那”即中国划入“季风型”地域，似乎忽略了包括该电影舞台所在的大西部的“牧场”和“沙漠”性肌质），而日本式的人—自然观更多“内—外型”或可触性成分，其原因之一便可追溯到“天”的打击来自与生活环境处于同一平面的海，或是与该平面直接关联的地层、海底板块。这类感性差异使日本人对“天”并不走极端——或一味索求，或硬性改造，而倾向于看透天外劫波的不可抗拒性和“一过性”（短暂），在此基础上采取平时戒备、届时疏导的低姿势。1853、54年“黑船”（美国印度洋舰队）用利坚武装的威慑形象一弹不发地敲开国门，生动地显示了这个群岛国在地理和心理上对外来力量是何等缺乏回旋余地（锁国状态由此让位于文明开化，又说明这种脆弱性在不同条件下会分别呈现利弊两面）。因而在将内外距离缩至最短，将民族性暴露得最赤裸裸的极限状况——战争中，“玉碎”、“神风特攻”（海军航空兵驾机撞击美军航空母舰等以求同归于尽的自杀性突击）的直接抵销法成为日本的最后王牌；因而日本人在最终垮下来后又降服到底，其不吃眼前亏的顺民态度反使预想发生激烈抵抗、大量自尽的占领军感到意外和宽慰。

同样，即使在习惯并首肯了舍名求实、以最小牺牲避免最大损害的日本式合理主义之后，还是很难想象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的6天后（1945.8.21），内阁会议居然通过对美军实行“国营卖春”的紧急决定，很难想象用少数妇女的肉体筑起“性的防波堤”以“维护全日本妇女的纯洁”的牵头者，会是日中战争爆发（37.7.7）时、太平洋战争打响（41.12.8）前任首相的国务大臣近卫文麿（45.12.16为逃避被占领军作为战犯拘捕而自杀，成为历届首相中唯一死于自杀及最短命[54岁]者）。这苦肉缓冲计也许应当视作非常时期的特殊产物，但和“肉弹”命换命表里一体的操皮肉生涯者献身笼络征服者的日本式行为模式，使我对长城和用血肉筑起新长城之舍身精神有了更深的感受。归根结蒂，用巨大石垣遮断外部的构思和抵御灾难时百折不挠的血性，乃是“陆上”和“黄土地”的环境条件规定的思维定势。世间事物往往由合理的法则组构而成，所以日本不像中国和欧美大陆那样乐于使用砖、石建筑结构，而普遍采取既可舒缓高湿之苦，又能充分实现森林资源价值的木造方式，这简朴又给随时可能突发的火灾之后的重建预备下伏笔。就后一种意义而言，日本式的不惜速朽带有和大陆式的追求不朽殊途同归的长远眼光，日本式的弹性包含着与大陆式的刚性相对等的潜在能量。

从超越政权变动、易手的皇室的调节机制，到当代经济战争中日本的后发制人，似乎贯穿着以静待动、以不变应万变的“鯪”的柔质感觉。而龙的挥斥方遒或唯我独尊的不凡气派，中国历代王朝得以相继延续千载的强维安稳、滞缓不易（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1984]）及潜在脆性，和“红卫兵”始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校时的全国首创组织成员及命名者，其为从事1年客座研究而第2次来日的83年5月29日恰逢红卫兵在北京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呱呱坠地17周年）张承志（48.9[晚于刘1年]生于北京，回族）在内的我们这代人一再经历的理念先行的过热“跃进”，大概可以与之形成发人深省的对照。“鯪”兼有外松内紧、常备不懈的必要张力，养兵一日、用兵一时的爆发力，及火来水挡，化险为夷的

机灵性，同时“鯪”又和“海”、“火”一样具备阴阳两性，犹如日本宗教仪式中至今仍有男神官用原始燧火法打火，尔后交由巫女加以保存。日本的神社往往以纸灯笼作为装饰性象征，而这种把火的神秘性和亲近感、实用性和美感封在狭小空间的传统工艺品，使人想到日本经济起飞的顺利也借助类似的包容—转化力。在松软、多震的地基上突破常规观念建成的东京新宿（副都心 [市中心] 之一，新宿区）的超高楼群，不啻是至柔又至坚的日本式能动性的范例。从池袋（同，丰岛区）的阳光城 60（1978 年建成，地上高 240 米，至 85 年居亚洲之首）或涩谷（同，涩谷区）NHK 广播中心本馆大楼（72 年竣工，高 101 米）上眺望那堆横空出世的庞然巨物时，银灰色基调的光泽仿佛射出一个破译日本之谜的重要语汇——“柔结构”（至少有两位学者在书名中用过这一说法——考古学家、历史作家樋口清之著《柔结构的日本人》[80]，经济学家、评论家竹内宏著《柔结构的日本经济》[83]）。

隔着“绸幕”旁观对岸的超常景气，很容易被一派红火的吉相和火红的炽热吸引注意。而沉下来静听这列岛动脉的拍击声，才分辨出那高节奏进行曲的低音部稳当地伴奏着“水”的点滴。日本在一时被遏制出口的日元对美元被动升值势头中，终于反过来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再次得以逢凶化吉，绝非单靠加班加点的硬拼或削减开支的紧缩即能奏效的。毋宁说，把工作日挪到电费便宜的星期天等应变措施，同样属于“防波堤”的软软顶缓冲而不是烈性正攻。以最敏感地反映经济“瞬间风速”的股票行情为例，1987 年 10 月 19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受香港→欧洲市场的连锁撞击突发毁灭性惨跌（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决堤泄洪般流失的 22.6%，几乎是之前 1~3 位 [引发世界大恐慌的 29 年 10 月 28、29 日，11 月 6 日的 12.82，11.73，9.92%] 的平均 [11.49%] 的 2 倍），使西方以至全球多半的金融、经济大塌方。第二天从悉尼、香港、新加坡到法兰克福（西德）、伦敦等多处股市呈有史以来最大跌幅，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也不抵海啸波及而遭空前重挫（暴落 14.9% 远超出本国以往记录的 10% [斯大林病危消息传来的 53 年 3 月 5 日]），当天下午日本报纸刊载的股市行情（1 点 15 分数据）显示，东京证券交易所第 1 部的 1,106 家上市公司中 1,013 家（91.6%），第 2 部的 426 家中 356 家（83.6%）股票呈下跌不休的势头（以“ウリ”[卖] 的字样表示卖方抛售量悬殊地压倒买方需求而无法成交）。

然而在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恢复元气竞赛中，1 年后美国、英国股市代表性指数的回升只占暴跌前高峰到滑坡后谷底的幅度之 25、30% 左右，70 年代以来带动东亚雁行型（波及→追赶）经济飞跃的“升龙”日本，却和反创历史新高的“亚洲四小龙”的头两名——韩国、台湾地区等一道恢复了之前的水准。经济学者将这一奇迹归功于日本市场的特殊性，如大藏省（财政部）的行政指导、四大证券公司（野村、大和、日兴、山一 [前身分别创业于 1925.12.25/02.5.1/18.7.7/1897.4.15]）的强力统治、公司间相互持股、资金运用集中而谨慎等，而从海洋国家和农耕文化的视点看来，则更单纯地想到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安全阀作用，想到精耕细作、可分可合的水田生产模式。“柔结构”加“保险”在这里和“海上”、“火灾”一样，对急于缩短跟先进国之间悬殊差距的我们富于启示，是把畅想引向现实的清醒剂。

应当感谢《金牧场》激发了使命感——不妨空手而来，却不能空手归去；也该庆幸张承志将那个反复出现的警句式悬念保留到底，否则还要为系列作品的结构多费一番踌躇。特克尔采写的《美国梦——失落与创建》（1980。通译《美国梦寻》）起首“前任美丽皇后”（73年美国小姐，访谈时29岁）大谈幻想和幻灭，张辛欣、桑晔合著《北京人——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86）的开头“老农民”（山东临城火车道旁7、8里处村中的户主张裕喜，54岁）张口便道“毛主席那身体还在着不？让看不？”，都是篇首即主眼的成功之例。而当构思提纲挈领的点睛之笔时，“海上”和“火灾”就构成了绝妙的复合线索。《金牧场》的作者用黑体和“平常体”铅字大书特书的凡·高绘《向日葵》，以及60年代末东京大学（1877.4.12创立）学生反当局、求改革运动的最后堡垒——安田礼堂，又很自然地把选择方向引到安田火灾海上保险。

正应了“事实比小说更离奇”（200年前出生的英国诗人拜伦 [1788~1824] 语）和“无巧不成书”，该公司于《金牧场》问世（《昆仑》双月刊1987年第2期）的当月底（3.30），在伦敦拍卖行以约58亿（含手续费5亿）日元（作品价格为前世界最高记录 [17亿] 的3.4倍）购来1幅《向日葵》，而重创于“全共斗”（全学共斗 [各大学联合斗争] 会议，68.5.27 [红卫兵创建2周年的前天] 成立）、新左翼学生等持续占据半年多之后，警视厅（东京都警察行政机构）警备部机动队强攻镇压（69.1.18~19）的东大主楼，是由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捐款（当时匿名）兴建（25年落成）。这一日本头号金融财阀（起源、形成于1866、80）战败翌年奉占领军旨意解体（1946.9），20年后组织的芙蓉集团以富士银行（48.10.1由安田银行 [1880.1创业，1923.7.11组建] 改名，现为国内、外业界第3）为核心，聚合了包括安田火灾海上的旧财阀系列企业及一批非安田系企业，“东大落城（城池陷落）”20周年之前88年启动的安田礼堂全面改建即多靠该“安田帮”推动、出资。

《金牧场》的主人公抵达日本时，“感到一个宿命的神正在黑暗中凝视着他”，悄然离去时总结道：“不是我胜利了，……是支撑和引导我的那个神示胜利了。”我在采写中也常常觉到这类“神”的召唤和相助，诸如和头号重点对象之间的因缘——先是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2天（1987.7.1）向国际交流基金京都支部报到时，发现该支部恰巧位于安田火灾海上京都分社大楼的第8层；这暗示之后又接着一个明示——10月2日上午10点半应基金邀请出席京都音羽山清水寺（东山区）三重塔（66.6.11指定为重要文化财 [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解体大修完工庆典（该寺于延历24年 [805] 建成后，曾十数次遭火灾破坏，最后一次重建是宽永9年 [1632]），看完长老率众和尚在鲜朱红的塔上用扩音器念经及撒写有“祝”、“庆”、“慈”字样的红、黄、白3色的“散华”（纸制花瓣），再在香烟缭绕的本堂（1952.11.22指定为国宝）中聆听诸多来宾致辞时，只见麦克风前一精悍矮汉挺胸抬头大声道：“……鄙人是安田火灾海上总经理。鄙公司从事保险业务。换个通俗易懂的说法，最近把凡·高的《向日葵》搞到日本来的，就是鄙公司。”

等后藤康男氏回到对面折叠椅上坐定，隔着几米开外的这边厢才缓过了“平常心”。只见这位施主（赞助主）双臂抱在胸前，两腿呈70度岔开，在幽暗殿堂的肃穆气氛和众多女宾花

枝招展的映衬下，露出几分财大气粗、桀骜不驯的模样。不禁揣测，安田火灾海上对费时3年、耗资2.5亿日元的三重塔翻修的捐助数额再巨，在他的大手笔上恐怕也不过是拔一毛而已。再端详那副类似越南人相的微黑脸庞，又联想日本学者关于日本人的说法——“杂种（混血）民族”，就像稍后时在倚音羽山绝壁以木方、木板搭成的著名“清水舞台”上表演的“金刚流”能乐（日本传统演艺之一，能〔古典歌舞剧〕和狂言〔古典滑稽剧〕的总称），那木然的表情和激越的声调之奇妙组合，似乎在强调某种野生或杂交的强韧生命。

12点半开始的宴会，移至依次标着“榉”（杨桐）、“梅”、“松”、“竹”、“楠”（朴树）、“桂”、“榎”、“榿”（橡树）等标号的长桌。总经理大人夫妇鬼使神差地来到“桔”桌，于是我们又巧成了邻居。紧挨着看就更感觉到，他两鬓的丝丝华发缓和了些许脸盘的棱角及眼神的灼人。

夏：总经理，您刚才的致辞很精彩。

后藤：哪里哪里。你是记者？看你老是闷头做笔记。

夏：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来的访问学者。（掏出名片）

后藤：嗨，中国？（交换名片）日本自古受贵国影响，儒家意识、佛教精神，都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哦，本公司最近在北京开设了事务所（办事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该公司1981年10月26日发表，在北京、美国纳什维尔〔田纳西州〕、泰国曼谷开设了海难火灾保险业第2批驻外办事处。）

夏：回国后一定去见识一下。对了，我埋头做笔记，是因为在搞一项系列采访，准备找几十位各种职业、不同年龄的日本人，把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如实地传递给中国读者。

后藤：那你到我们这儿（うち，uchi）来么。（*日语的该词基本意思是家、内，也表示本单位、组织，颇有以集体为家的精神。这就不难理解，警察搜查涉嫌犯罪的企业“社屋”〔办公楼〕，也称为“家宅搜索”〔抄家〕。）

夏：太好了，真是求之不得。

后藤：让他们给你组织个座谈会。

夏：我还是更倾向于个别谈，能了解得透些。

后藤：人多面广，岂不更好吗？本公司人才如云，包你满意的。

夏：具体方式再考虑吧。请您告诉我找哪位联系呢？

后藤：你的笔借我用一下。（在名片上写下“秘书室长 平野浩志”。）找他就行，回头我打个招呼。

夏：多谢关照。顺便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后藤：说嘛。

夏：您致辞中提到，社会上对购买《向日葵》褒贬不一，您一时处境为难。还有报道称，贵公司受到当局告诫，要注意日本对外形象云云。

后藤：有这回事。是大藏省告诫的。

夏：请问花那么大价钱，动机究竟是什么？为着宣传企业形象？

后藤：纯属误解。本公司明年就迎来创业百年，买画纯属纪念活动的一环。这是大实话。

夏：是吗？换个话题：作为一流大企业的总经理，您有何抱负和梦想？

后藤：首先当然是争取事业有大发展。再就是保障职工生计，不至于有老后之忧。

夏：您责任不轻，可看上去很乐观……

后藤：主要是天生没有“サラリーマン (salaried man) 根性”（工薪生活者的秉性），不愿意受工作束缚。我主张享受人生。（* 音译英语的外来词即靠挣薪水生活的公司职工，其秉性被认为是拼命工作、唯命是从等。）

夏：您的兴趣爱好？

后藤：围棋。高尔夫球没劲。日本棋院授给我 5 段证书……（* 事后查阅的《日本经济新闻》1983 年 2 月 25 日《经济人》栏专访报道，称业余爱好是每周 1 回必不可少的高尔夫，麻将功夫也同样强，自言既然要搞就要当高手；另外围棋有 3 段证书，本人评价实力不过是初段上下。由此可见 4 年内又上了 2 层楼。又，不爱黑白分明而好界线模糊的日文中国棋段位均用汉字表示，汉语则分别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严格区分职业和业余。）

夏：当然是业余段位啰？

后藤：那不用说。其实，按实力不过 2 段，还不是看在我是财界人士的份上，哈哈哈。（* 围棋女子职业棋手比赛中档次最高的女流本因坊战有安田火灾海上赞助，1981 年创办以来每年 3 局 2 胜制决赛中 1 局在该公司总部大楼内举行，如其时预定的第 6 期第 2 局 [87.11.16]。）

夏：（[内心独白] 那棋风一定是喜好攻杀？罢了，这问题先搁下。）您倒挺爽快。

后藤：我这人不会绕弯子，干什么都直来直去。所谓“巧诈不如拙诚”嘛。

夏：是您的座右铭吧？还有什么信条？

后藤：座右铭谈不上，不过喜欢说“至诚通天”。信条是不说谎，不欺负弱者。

夏：好，就这些。谢谢。

后藤：怎么？不到 3 分钟就完了？人家来采访，至少要半个小时的。

对方的表情里流露出一丝意外，像是言未尽兴的味道。接着是互相劝酒、劝菜、劝寿司（四喜饭。日本传统食品，醋调冷饭团上放鱼、虾、蛋等，铺在紫菜片上卷起吃）、劝点心。“这个不错，你也尝尝呀”，总经理大人一边高效率地嚼咽，一边热心地指点。不一会，这两口子就像有默契似的，各自掏出一方大手帕（包袱皮？），包上分别盛着各式素菜和摆成阴阳鱼图案的红白两色米饭的双层盒斋，从容地装进提兜，起身道：“失陪了，还要赶到京都分社去训话。好，祝你成功。”望着阔步离去的背影，刚才咽下的话又升到喉咙口：我只对普通人感兴趣，您这号大人物（日语作“大物”）是要请出采写单的，因为您的自我表现机会够多，嘴头功夫够“油”

的啦，——用你们的说法：海千山千（老奸巨猾）。我没有义务给您和贵公司当宣传员，也没有自信探到您灵魂深处的真情本心。谁能断定，您的清高姿态和精炼言辞，是否暗含着虚饰乃至文过饰非？

揭露“世纪火灾海上”内“渡边弘毅董事长家天下”内情和争权丑闻的“企业小说”《广报室在沉默》（高杉良，1984），就间接地印证了上述顾虑未必多余。梦想当童话作家并声称不想表现“恶”的作者，在这部长篇中似乎又回到基于出光兴产公司（石油进口精炼企业，1940.3.30创设）原职工“内部告发”的戳穿阴暗内幕（处女作《虚构之城》，长篇，76）的原点。而尤其令人吃惊的是过于直露的影射性：作品中那个在损保业界内历史最悠久、实力居第2、拥有美术财团和纪念财团、建成于1976年夏的43层总部大楼位于东京西新宿、广报室（宣传科）和总务部在10楼、总经理办公室和秘书室在17楼……的王国，和我实地探访所见所闻的安田火灾海上，在外貌上岂非分毫不差？当然没有根据判别，作品中被“密室政变”赶下台的总经理川本健夫，是不是实在的安田火灾海上前任总经理宫武康夫？并且也不愿相信，那位“性格阴险，对人不信任”、极端讨厌媒体的副总经理（后夺取总经理之座）加藤（Kato）俊彦，即是我见到的粗犷随和、善于宣传自我形象的后藤（Goto）康男。（*《日本经济新闻》[1946.3.1创刊，国内5大报第4]83年2月5日报道，63年当上总经理的三好武夫80年转任董事长后仍以独裁作风执意继续强化营销以加速业界争霸，后任总经理宫武基于经济发展减速试图修正扩张路线而导致两派对立；三好居功仗势的肆意作为不免招来非议[如76年1月将40岁的长子武美安插到本公司当医疗顾问享受厚遇的“公私混同”，大力提拔的女婿古田幸治86年4月升至常务董事的任人唯亲]，阻挠自己聘来的安井诚[前大藏省证券局长，小说中作前银行局长安冈忠男]79年任副总经理后如约升至总经理[其人翌年7月股东大会上被架空为副董事长后10月31日愤然辞职，82年起任东邦生命保险（下述）董事长]，也得罪了顶头监管衙门而惹起敌视和报复[大藏省银行局检查部81年4月唐突地启动全面业务监察加以挑剔、刁难]，但联手后藤副总经理[妻弟，小说中作侄子]的多数势力压过对方，1月下旬后藤等策动并得到芙蓉集团首脑赞同，2月4日临时董事会决定三好、宫武、后藤分别改任名誉董事长、董事长[均无代表权而属虚职]和总经理，宫武提出的3人及冈本宏代[小说中作内田]专务董事[位居正、副总经理和常务董事之间的企业高层管理者]一并辞职的动议被否决，冈本接任副总经理。《日经》同年8月30日报道，29日董事会上除遭劝退而拒绝的宫武外21名一致决议解除其董事长职务，贬为非常勤董事并预定于翌年股东大会上全退，理由是对外公然非难后藤为首的新领导班子愈发独裁而严重损害了公司名誉。该报道回顾三好和亲自指定的后任宫武[文中误记前者（昭和）57年（1982）7月卸任总经理，与同一段落内的后者55年7月出任该职矛盾]在营业方针上的分歧，指出去年以来该公司内围绕首脑人事的纠纷即告解决。翌年7月19日的股东大会上这对冤家双双辞职，该报评述“窝里斗”总算是各打五十大板而貌似友好地最终谢幕。有趣的是宫武康夫和后藤康男名字有1字重，2字同音[Yasuo]；高杉良起名的川本健夫又和三好武夫沾边[“川”横过来写就是“三”，姓后面的2字发音同为Takeo]。又，和小16岁的后藤又是爱媛县松山市[县政府所在地，9市中最多的人口为44万]同乡的好三于1986年5月26日病逝，终年79岁。20天后宫武著《安田火灾残酷物语：前安田火灾总经理的告发手记

涉及政、財、官界的腐蝕之全貌》問世，無比憤懣的痛訴和無可奈何的哀嘆又給剪不斷、理還亂的積怨、遺恨徒增了一道抓痕。)

因而，當溫敦持重的北村必勝秘書領着參觀總部大樓時，我會隨處聯想到《廣報室在沉默》中的戲劇——來到擺滿沙發和圍棋盤的37樓OB (old boy。校友，前輩) 談話室，會浮現出“川本總經理”拉OB們造輿論反擊的場面；在秘書室外鋪着厚地毯的通道上接受女秘書殷勤招呼時，會意識到作品中總經理的女秘書中川玲子與廣報科長木戶徹太郎（主人公。上司為董事、總務部長兼廣報室長青野明，實際的首任室長由原總務部科長山崎琢磨改任）這對恋人互通情報的舞臺之一就在腳下；站在構成防震廣域（廣泛區域）避難所的空曠層面，聽介紹說“沒幾家公司捨得閑出這麼大的空間”時，會想起《中央經濟》記者福井孝一的諷刺：“我說，損保公司也太賺錢了！就看世紀火災的那座特高樓是怎么回事，不是據說還閑置着三、四層嗎？”；最後，當採訪對象數次提及趕超東京海上火災（1879年8月1日創業）的目標時，會條件反射地想到現實中的“T號作戰”（1963年三好武夫新任總經理時倡導，T是“東京”[Tokyo]的打頭字母）在高杉良筆下被處理為“D號（追擊‘大日海上火災’）作戰”（D是虛構的公司名中“大”[Dai]的打頭字母）；甚至現任總經理後藤氏滿66歲後仍在位，也會令我嘀咕：“加藤副總經理”一幫設66歲退休制來逼宮下台的情節，或許純屬虛構吧？（*作品中主流派策劃以激發活力為由在董事會上通過新設內部規定的緊急動議，據此將10月滿66歲的川本到翌年1月拉下台。原型的宮武總經理在小說場景的1982年正是66歲[16年生]，三好卸任總經理時則為73歲[07.2.27~80.7.25]。1月离职似乎意味着阳历年末/初为界线，生于1923年3月6日的后藤如按该基准，当于89年12月31日离任，本文如能跟前2次、3篇一样较快地顺利发表，则将到刊出后悬念才见分晓。又，日本以樱花时节的4月1日为财政年度、学年的起始，退休日期也有不少是过了规定年龄的生日后的该年度末，若照此办理则3月31日已到期。）但11月26日董事会采纳总经理66岁退休制的事实在前述宫武反攻倒算的声讨中有绘声绘色的详述，小说里前总经理1980年7月改任有代表权的董事长、让位给现任者是不加掩饰的对号入座，前年9月从总务部下属科独立升为室也和现实吻合（《日经》80年8月30日企业人事栏发表9月1日的这一机构改革，室长任命却于2日事后公布。至于作品中的本年1月10日配置专职科长，则因部、室以下的科级人事不上该报而无法确认）。

杯弓蛇影的副作用叫我自己都觉得好笑，然而“预防针”大概总比“玫瑰色眼镜”强。终于没去探寻作品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微妙界限，不仅是出于起码的礼貌，也因为正如“川本、加藤”们和我无缘。《金牧场》的主人公称和他有缘的是另一个日本——平田（英男，与他搭档专题研究的财团法人中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真弓（蒙古语言学者夏目教授的女儿）的日本，我有缘作为招聘外国人学者从事研究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39年8月设立，49年1月合并改组）指派的协助者，恰和前者同姓（平田由美助手[助教]，日本近现代文学专业，56年生）而平添一份巧合。本系列口述实录文学首篇采写之有缘分的对象，是吉川佳彦和谷口泰子（前者以下详述，后者在公司内、外[1988年2月24日晚6~10时]各采访1次）及奉职的日本首家火灾保

险公司。“绸幕”后的高层纠葛引不起多少兴趣，毕竟我无意寻求一尘不染的样板企业和道德家，毕竟本系列作品的前文学、亚文学、非文学任务已接近超负荷。关于那个现由后藤氏君临的安田火灾海上王国，只需从“官方”宣传册摘下若干数据，勾出一幅粗略的轮廓和流向就足够了——

明治 20 年 (1887) 东京火灾保险公司成立，翌年开始营业。（*也许是出于务实精神，公司创业日定于作为日本最早的火灾保险公司开始营业的 1888 年 10 月 1 日，而不是东京府知事高崎五六下达认可设立指令的上年 7 月 23 日。）

明治 26 年 (1893) 东京火灾归入安田财阀伞下。帝国海上保险公司成立。

昭和 16、18、19 年 (1941、1943、1944) 东京火灾先后吞并太平、东洋火灾，又与帝国海上、第一机罐合并为安田火灾海上。

昭和 28 年 (1953) 在保险业率先采用 IBM 处理系统。

昭和 38 年 (1963) 积极展开汽车保险。

昭和 42 年 (1967) 使用电脑处理业务。

昭和 50 年 (1975) 汽车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居日本首位。

昭和 63 年 (1988) 非海上保险业务规模居日本首位。

198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本金为 441 亿日元，总资产为 2.57 兆日元，保险总收入为 1.15 兆日元，职工总数为 10,329 人，国内分社、分店营业所共 492 个，在 18 个国家设有 26 所办事处。又，该公司与富士银行、丸红（综合商社，1858.5 始创，1949.12.1 设立）、日产汽车、日立制作所（电机制造企业，10.7.16 创业，20.2.1 设立）等同属芙蓉集团。

形形色色的“官方”宣传或立场公允的指南书籍，以“富有弹力（灵活性）的先见性”、“烈马”等语汇，来概括这个百年王国的基本精神和一般形象。然而比起这类不无添加成分或武断口气的表达，我还是更容易接受亲自触及的人间活剧，例如在大楼里的健康开发中心理发室，看到刚从海外出差归来的某部长双腿搭在镜台上仰头闭目悠然受用，女理发师见我欲照相就忙不迭地摇他起来，这小花絮的信服力和感染力，就大大超过两任总经理先后打出的“宗族主义”和“尊重人”旗号；又比方拍摄本文主人公吉川佳彦坐在电脑前工作的镜头时，旁边的小伙子冲他喊道：“嘿，哥们儿，神气点儿啊！要不要安上麦克？”吉川君也应声要求：“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小子也照进去啊？”听到这人味十足的戏谑，便核实了行业内和社会上关于“安田人”气质的说法——有别于东京海上火灾的“英国绅士”、“潇洒秀才”型的“杂草魂”（坚韧的生命力、精神）强的“野武士”集团。

如果说，隔在当代日本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之间的“绸幕”要归咎于信息不足，那么这种贫困不仅来自意识形态断层的人为变形，也来自传播媒介“脱水压缩处理”的简单化副作用。

正像外界往往仍然难以摆脱中国人的“蓝蚂蚁”固定形象，日本人在不少中国人的空想中大概有些像是褒贬两义的机器人，虽然巴基斯坦外长布托、欧洲委员会（欧洲共同体 [1958.1.1 成立] 的政策执行机构）发明的代名词——“经济动物”、“住家近乎免笼（形容狭窄的筒子楼）的工作中毒症者”（65.6.27 会见记者谈话，79 年初对日战略报告），在友好方针的抑制下还没有用来当作演绎根据。一位涉世不深、涉华甚浅（年轻，工龄短，职业、交往与中国、中国人不搭界）的采访对象谈完正题后冒出感想道：“啧啧，真没想到说起话来表情这么生动，我还以为你们‘共产圈’（社会主义阵营）那边，整个是麻木不仁呢……”没有追问她是否知道日本人恰恰是以刻板的无表情加机械般的微笑（“爱想笑”或“追随笑”，即表示友好或试图给人好印象的堆笑或陪笑）闻名于世，但这番纯朴的“先入观（之见）”对采写倒有肯定价值和导向意义——如果不处在连汗毛都能看见、连呼吸都能听清的至近距离上，不从观察活生生的人的表情、语气入手，穿透“绸幕”的努力多半要落空。

信息的内容和质、量及传递途径、形式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乃至左右形象—观念认识。改革开放后国内一些媒体的不免主观、偏颇的有限报道，提供了分裂的当代日本世相图：一边是创造繁荣的勤劳和智慧，一边是安泰背后的漂流和犯罪。使《金牧场》的主人公最初产生浮游感的玫瑰色彩和“红瀑布”，也正是突出极端而致的“形象沟”（仿英语“culture gap” [文化差异引起的思维分歧] 的造词）的显现。他在摆脱了空地行驶或独自漫步的远距、高速和半封闭限制之后，终于用肌体实现了跟平常状态的日本对接。我在抵日当晚受到的信息冲击之一，是接待教授荒井健先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58 岁。专业为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李贺、杜牧、李商隐诗译注等，1988 年出版合译钱钟书著长篇小说《围城》[47]，题作《结婚狂诗曲》）私家车（其女儿开车）驾驶席台上的布玩具——像熊一样直立的肥猪，那超常构思和幽默味道轻易地击碎了对“绸幕”背后的空想。出现在年表、统计数字、官方声明、学校教材和简明新闻中的日本，充其量是一种抽掉丰富过程的静态结果，是一个抹掉血水、泪水和汗水的标本展示。不妨断言，如果战后复兴的功勋吉田茂（1946.5~47.5，48.10~54.12 任首相）不用出自秀才班子之手的洗炼文笔，而是习惯地叼着雪茄烟，以夹杂着骂娘的平常腔调讲谈《激荡的百年史——我的决断和奇迹的转换》（78），相同的对象世界会更活灵活现地跃然眼前。这就是我采录集团“肉声”（亲口之言）讲述的动机——接近中观乃至微观、实在而又情节化的日本。

从明治维新后的富国强兵和脱亚入欧，到二战后的死灰复燃和经济起飞，这部激荡的百年史对外界呈现出斑斓的传奇色彩。多少专家试图依据详尽资料实证地解开日本之谜，我的关心则首先集中于直观形象领域：“日本神话”的主角是不是“神”？制造出这一“神话”的庞大机器的主体是不是“机器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日本学”名作《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类型》（1946）中，曾列举《少爷》（夏日漱石著中篇小说，06）的主人公与同事绝交前不忘偿还一份微不足道的刨冰钱的情节，来形象地说明日本人注重“人情债”的集团心态，而我从邻近文化人类学的曲径穿越“绸幕”时，类似的参考“剖片”也来自文学

世界。其中教益尤多的是城山三郎的纪实性经济小说(又称“企业小说”、“情报[信息]小说”)和历史小说,因为“经济动物”或“猛烈(拼命)战士”是被谑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的当今日本的基石(在此借用海外芸芸众生之有色眼镜中的“经济动物”时,对概念的把握并未超出“人是高级[感情、社会]动物”的常识范畴。布托首创这一译名当初其实更多中性意味[指经济细胞发达,借以对比不擅长政治],而极少贬义乃至侮辱性成分),也因为鲜有作家能够像这位名古屋人那样塑造出故乡附近的博物馆明治村(*将各地明治年代各类建筑原样拆迁复原,集于爱知县犬山市[人口6.9万,30市中第19]的1处供参观的大型游园博物馆,65.3.18开园。笔者1988年5月9日连同名古屋城一并观赏)般的全景缩图(这里不妨玩味一下日本式说法“缩图”的具象性,对比中国式说法“缩影”的虚像性)。

原名杉浦英一的他生于经营室内装潢业的商家(1927.8.18)而自然具备经济才分,就读于名古屋商业学校(1884.6.28开设)期间(1940.4~45.3)受杉本五郎中校(在山西被中国守军毙命的“军神”[立殊勋的阵亡军人],00.5.25~37.9.14)遗言集《大义》(38)感召(其影响见于首部长篇《大义的结局》[59]),毕业后即入爱知县立工业专门学校(43.2.16设立,49.5.31起为名古屋工业大学)并志愿参加海军,在将满18岁(成人基准除天皇、皇太子、皇太孙为18岁外,均作20岁)前目睹美军动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市(广岛县政府所在地)、迎来战败(8.6,15)。战后在东京商科大学(雏形1875.9诞生,前身1902.4.1成立,20.4.1改编为日本首家官办单科大学)预科(49.5.31并入一桥大学)攻读经济理论学(46.9~52.3),旋即赴爱知学艺大学(49.5.31设置,66.4.1改称爱知教育大学)任教(讲授景气论、经济原论)。而立之年携妻儿搬出老家移居名古屋市千种区城山町后以地名和月份(1957.3)取笔名,在经济企画(划)厅宣布完成战后复兴(《昭和31年度年次经济报告》[白皮书],56.7.17)的1年后以短篇《出口》(日文作《输出》)获第4届《文学界》(33.10创刊)新人奖(57年7月号载),由此著作渐丰、名声愈高而以随作家代表团访华(63.6)为契机辞职专事创作。这位日本“经济小说”之“元祖”(鼻祖)在其纪念碑或墓志铭式的作品群里保留了学者的严谨和绵密,同时又排除了书卷气、拘泥史料和“尖子意识”,因而从中不仅能看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透视,对日本近、现代文明发展的追迹,对关联民族或企业命运的风云人物的评点,对日本人的“创意”、“勤勉”、“人的力量、和的力量、道德的力量”(与出光兴业店主出光佐山对谈《日本前途并不黯淡》[1975],收录于城山三郎《商务高级人才的条件——对谈:企业的内外》[77])的礼赞,更可以直接观赏或间接体验一幕幕活生生、赤裸裸的人间戏剧。

其中有悲剧和喜剧,正剧和闹剧,滑稽剧和讽刺剧,荒诞剧和打斗剧;“残酷物语(故事)”和日常即景,“华丽的疾驰”(长篇标题,副题《搞砸了也不在乎》,1970)和“勇者不语”(同,副题《日美汽车战争现况》,82);“落日燃烧”(同,74)和“黄金时代”(同,78);“忠厚的战士们”(同)和“男子的夙愿”(同,80);群策群力和独断专行;热情和计算;霸气和柔情;“敢斗”(拼搏)猛冲和投石问路;乾坤一掷和守财如命;正义和贪欲;光荣和“耻部”(耻辱;见不得人之处);“下克上”(以下犯上)和强压弱;fair play(公平竞争)和阴谋诡计;殉职和逃脱;“辛酸”和“赋

闲”；“有血有泪”和“无血无泪”（无情无义。冷血动物）；“愤怒的靶子”（短篇，61）和“甘美的诱饵”（同，65）……一句话，有具体的真善美圣和假丑恶俗，有鲜活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因而哪怕国际共产运动导师马克思（德国革命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著《资本论》（1867~94）的若干见解或会随时代演进而衍生更多的发展余地，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杠杆——对人的原始欲望的肯定——不发生根本改变，就能跨过环境差异而触及彼岸诸相深层的灵魂，正如同于连（法国小说家司汤达著《红与黑——1830年编年史》[30]的主人公）、高老头（巴尔扎克 [同] 著同名长篇 [35] 的主人公）会得到超越时代、国境的理解。

城山三郎笔下的往昔和今日、挽歌和赞美诗、战事和商事、战争机器和经济组织、军队将士和公司干部·职工、武士道和生意经、“野人”和“经济人”、“大义”和小利、“灭私（克己）奉公”和“企业忠诚心”、绝对从属型的集体主义和大家庭式的命运共同体、孤军奋战和个人奋斗、“特攻”气概和硬汉作派、穷凶极恶和“苦学力行”……之间，似乎有着类似“虎”加“鱼”而合为“鮓”的应接关系。这种复合视点无疑来自作者的“战中派”（战争中度过青春时代的世代，相对于“战前/后派”）体验——他在18岁上作为海军特别干部候补生经历了战乱、败北，但确实不难看到，从“赤穗浪士”（1703年1月30日为故主复仇而舍命闯入仇人家将其斩杀的播磨赤穗藩 [今兵库县赤穗市一带] 的47名流浪武士，事后除失踪的1名外全被江户幕府 [江户时代的武家（武士门第。将军。武士）政权，1603~1867] 下令剖腹自杀）到（明治）维新义士，从“爆弹（炸弹）三勇士”（1932年2月22日在上海宝山县庙行镇爆破中国守军阵地铁丝网时不及撤离而炸死，战败前被美化“为军神”的3名大日本帝国陆军工兵一等兵）到“炎热商人”（作家深田祐介描写日本商社职工在菲律宾活动的长篇小说 [81，获大众文学最高荣誉——直木三十五奖（1935.1创设）] 题名，在此借指走向海外的日本“企业战士”），其间仅仅隔着一幅装饰性的“绸幕”，一道如同不少日本家宅前面的可轻易打开和跨越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矮栅栏。

评论家山本七平将“藩资本主义”作为其日本近、现代史观的核心，并指出“血缘意识形态”是这一历史延续的凝聚力（《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1969），而在从“爱国少年”成长为知名“识者”（有识之士）的城山三郎的“火的文学”和“男性文学”中，类似的近乎意志万能论的抱团意识加拼搏精神，几乎构成了不妨称之为“当代骑士道”的理想主义的信念支柱。而被比喻为“戴着（资本主义）假面的共产主义”（社会学家、评论家小室直树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撰写的宣传短语）般的日本式的“红”——那种与合理打算并存的自我牺牲，那套在学校和企业中以各种形式展开的道德情操教育，对于从强求“红”而不屑“专”到“一切向钱看”的180度转向，或许也是一条意味深长的警句。同样，极端缺少白日梦而又极端执着于具体目标的日本式气质，对于我们民族性中的毋庸讳言的弱点——好大喜功却常呈散沙状态，也是一面折射本相的明镜。

从日本文学专职研究的立场来看，城山三郎的英雄物语在转换—上升期博得人心，而在持续安定的今天不得不因阴柔美的优势相对失去市场，缘于文学的时代宿命和日本式的“水

往低处流”文化趋向。他的“人间喜剧”系列在“改革文学”热量犹存的当代中国受冷落，则是费解而又令人遗憾的。也许是因为读书界认定现实主义过时而轻视，反之推崇隔着更多层“绸幕”的川端康成等“幽玄”、“魔幻”派，或是由于“劣币驱除良币”的普遍法则和大众文化消费的广阔市场使这类“非高端产品”受排挤，但正如《金牧场》的主人公不解“海上火灾”之意所象征的，城山笔下的世界对缺乏理性和感性知识的中国读者过于生疏，包括标题中若干无法照搬的特定名词——“总会屋”（借股东大会讹诈以图牟利者。昭和 [1926~89] 初期出现的“总会”[股东大会] + 后缀“屋”[从事某种行业者] 的新词，指搞这一日本特有的智能犯罪勾当者。其手法是持若干企业的少量股票并出席股东大会，会上或滥用权利发难、纠缠以妨碍正常议事，或威吓其他股东以配合企业顺利收场，目的都在于要挟企业为消灾而破财，用咨询报酬、订购刊物等形式暗中支付“买路钱”，1981年新商法规定禁止、惩处而致锐减。“股东大会捣乱分子”的译法不能反映协助企业防乱的一面，不妨对应其零星股票及投票权称为“拿股东大会捞一票之辈”。以所谓“特殊股东”为主角的城山获直木奖作《总会屋锦城》[短篇，1959] 题中的该词可译作“讹人股东”，借“讹、恶、饿”的同音表现这类害群之马的贪婪、卑劣的欺压行径）、“乘取”（篡夺；窃取。用于使企业易主的手段多为：大量买下股票而至掌握过半数、夺得支配权；强行敌对性收购；亲属股东等发动政变罢免领导人；以伪造文件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短篇 [1960] 的该题可意译作《巧取豪夺》）、“一发屋”（平常不起眼而有时做大事的人，也指不踏实而一心想干大事者。《一发屋大六》[长篇，1965] 题可译为《孤注一掷的大六》）、“官僚”（日语中“官僚主义”等意思与汉语相同，但“官僚”一词以中性色彩指官员，尤其是对决策持影响力的高级公务员，相当于中国的国家机关准高层以上干部。长篇《官僚们的夏天》[1974年6~12月《周刊朝日》(22.2.25创刊) 连载，翌年6月出单行本时删去原题开头的“通产”] 的[台湾] 黄玉燕译本 [77] 标题意译为《官场风景》，日语“官僚”的高层形象和夏季的热烈都未能传尽），也包括与长期习惯了初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我们相距甚远的众多生动现象——用“美人计”拉外商下水的特别“工作(行动)”（《危险的椅子》，长篇，62）、企业倒闭（《一场破产》，短篇，64）、地产诈骗案（《成算在胸》，长篇，67）、向廉价销售的极限挑战（《破坏价格》，同，69）、从日用品到兵器无不经销的巨型综合商社（《白昼的单人办公室》，系列短篇集，74）；也包括在外部世界知名度高低不等的大量实在人物，如江户末期~明治初期从一介农夫演变为幕府重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实业家涩泽荣一（《雄风堂堂》，长篇，72）等。

文艺评论家篠田一土在遗作《二十世纪十大小说》(1988) 中，把茅盾的《子夜》(33) 摆在与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的《追忆似水年华》(13~27)、岛崎藤村(自然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诗人)的《黎明前》(29~35) 等公认名著长篇并列的地位上。这“墙外开花”恐怕不会受到中国同行的响应，因为《子夜》中那虚实交织的戏剧冲突无疑更切近资本主义圈的读书界。日本“战后派”文学旗手野间宏详尽调查东京证券交易所(位于有“日本的华尔街”之称的中央区兜町)的实态，写出《子夜》式的长篇小说《骰子的天空》(1958)，就是缘于该“孤岛”(日本的证券业界和股票交易所俗称“岛”)处在他试图探究的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中枢。我对

安田火灾海上发生浓厚兴趣，也正因为这类“虚业”比起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等制造、流通的实业来，更多一层尖端性和神秘性。我知道，在银行、商社等都随实业进入“严冬时代”，人寿、财产保险业的获益率也和利率一同呈下降趋势之际，隐蔽在其中小“岛”上的 dealer（经纪人、交易员）们驱使高、精、尖的“炼金术”来充当新支柱。将后现代信息生活的科学性与传统金融活动的干劲加动物本能般的直觉集于一身的这类“特殊人种”，无疑与“鲑”、日本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虚业”一样饶有兴味。

因而，我婉言谢绝了后藤总经理的善意建议——采访最能体现该企业性质和基层苦劳的“契约（合同）劝诱（推销）员”，尽管他们的故事可能包含更丰富的戏剧性和内幕成分，诸如《广报室在沉默》中提及而未经核实的“欺软怕硬”——对一般客户尽量推卸责任、杀低赔价，而在假造事故敲竹杠、发横财的恶人面前束手无策，等等（《朝日新闻》[1879年1月25日创刊，发行量居日本第2] 1989年3月9日报道：安田火灾海上有部分业务员为实现赶超东京海上火灾的任务指标，不惜自掏腰包增加合同分数；这种未经当事者同意擅自签约的做法被揭露后，广报室长竹野巖 [88.4.1 就任] 表示将“严加管教”）。我把目光转向了眼几乎撑着该公司半边天的王牌——证券及外汇运营部门，这支影子般的精兵的作战据点和总经理室等要害部门的楼层数一样，在对外宣传册上秘而不宣。“可他们在内部绝对显眼”，亚洲、中东、大洋洲部中国室长岛田裕事后特意说明道。其实我早已风闻，波及世界经济的日元升值风浪的“元凶”和“功臣”，就是此间的几家大型人寿、财产保险公司的少数“炒金”者。他们的“掷骰”既是点火，也是放水。

这场持续演变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出口型企业不得不紧急转成“内需型”以致低落、破产（人寿保险界霸主级公司的不许披露姓名、职务的某要害部门负责人 N 氏，1987年8月27日看在其妹妹 [某全国性半官半民对外交流机构工作人员] 面上接受我非正式采访时透露：“好家伙，我们一下子亏了×××个亿，——具体数字你别写，属于机密。要不是底子厚，早完了！”）；另一方面，日本在世界上的评价也由于日元坚挺而提高，诸如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仅次于瑞士而比第9的美国高出近2成，西武铁道（前身12年创业）集团（71年成立）业主堤义明87、88年连续名列世界富翁榜首。安田火灾海上公布购得《向日葵》（1987.4.8）的翌日美国《华尔街邮报》（1887.12.6创刊）登出酷评，声称日本企业动用大量日元将其掠走是对纽约、伦敦拍卖市场“动真格侵入”的开始。“军资金”（日语该词原意是军事开支，借指实行计划所需经费）的日元坚挺（成交日和6个月后 [9.30，拍卖行规定半年内无英国人愿以相同金额 [3,992万1,750美元] 购买则归中标者]，东京外汇市场收盘的美元对日元的牌价高居于1比146.20, 146.35），足有令同场叫板的对手望尘莫及而打退堂鼓的威力（结果还没等保留期间到头就一致料定绝无尘咬金半路杀出，而于7月20日 [公司成立百周年的3天前] 运抵日本）。

我按秘书室长平野浩志（1987.4.1由该室秘书升任，42年生）的安排初访公司（87.12.10，星期四）时，在北村秘书陪同下观赏了10月13日开放展示以来如愿吸引了大批观众的《向日葵》。那位荷兰后印象派画家（1853~90）于巅峰期在法国阿尔勒绘出7幅同题材作品，最大（竖

高 100.5, 横宽 76.5 公分) 的这幅 (88.12~89.1 作) 果然光彩夺目而名不虚传。诞辰 134 周年之日争得购买权的安田火灾海上在宣扬快举时, 广报室长稻富敦 (1983.6.1~88.3.31 在任) 称“也觉得贵了些, 但这个档次的名作极少出现在市场”。该系列中 6 幅由欧洲、美国的美术馆或个人收藏, 1 幅于 1920 年被棉纺织商山本顾弥太 (1886~1963) 以约 8 万法郎 (折合当今近 2 亿日元) 买下, 在美军向广岛投掷人类史上首枚实战使用原子弹之日 (45.8.6) 的 (大) 阪神 (户) 空袭中, 连同兵库县芦屋市 (西日本头号豪宅区所在地, 现人口 8.7 万, 全县 21 市中第 10) 内的第宅被烧夷弹化为灰烬。日本海军航空队机群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 (1941.12.7 [当地时间]) 之际, 用暗语呼叫“虎! 虎! 虎!” 向联合舰队指挥部报告攻击开始及成功。暗合“鯨”的字面和“火灾海上”的语义的一幕随战局扭转而致后发制人者的逆袭占上风, 日本开世界先例的反复滥炸城市 (重庆, 1938.2.18 [日军战史作 12.26] ~43.8.23)、大量杀伤居民的野蛮行径轮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美军针对木造房屋多的国情以“火” (烧夷弹) 代“雷” (炸弹) 叫玩火者落得引火烧身。众多百姓无奈卷入战火、不幸受害的悲惨结局, 促使战后日本痛定思痛而立志走非战、和平之路。空袭摧毁跟美国无冤无仇的山本宅和世上声誉高、市上价非凡赏的凡·高画, 又在不择目标的狂轰和不长眼睛的破坏中显出浩劫之深、广。

安田火灾海上挑本国独特的吉日 (缘于印度佛教始祖释迦牟尼诞辰 [原为阴历] 的“花祭”) 授权英国拍卖商公布得主, 这一“出发日” (由自“4.8”日语念法之一 [shi, hachi] 接近“出发”、“始发” [shuppatsu, shihatsu]), 往往用于新年度开学等新生活开始而符合气象一新的意图。以靖国神社内约 500 棵樱树中的标本树 (品种为染井吉野) 作基准的东京地区樱花“满开” (盛开) 日, 1981~89 年 (4.8, 3.31, 4.8·17·10·同·5·11·3) 的平均正是 4 月 8 号。元旦以来第 98 天在汉语里和“久发”相通而吉利, 但翌日的“4.9”在日本和“死、苦” (shi, ku) 谐音而带晦气。“花无百日红”的预警式谚语奇妙地显现于 1 年中第 99 天的变故: 4 月 9 日大藏省银行局长 (主管官厅部门负责人) 平泽贞昭召见后藤总经理加以严重告诫, 指责理应健全经营的保险公司有抬高美术作品行情之嫌的高价购买不妥, 迫使对方当场接受“自肃” (自觉克制) 要求而保证下不为例。当局的发声施威主要是担心地价、股价飙升之际美术作品跟进会助长通货膨胀心态, 以及本国金融机构凭借雄厚资本重金购画恐加剧对外金融摩擦。

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后藤当天傍晚借《朝日新闻》采访之机对意外的骚动喊冤, 解释事端起于自己 2 月下旬在银座画廊观看拍卖行主办的预展时被首次见识的该作品打动, 加之完成时期与本公司创业相近也感到有缘分, 又赶上正在筹办纪念创业 100 周年活动 (今秋开始), 因而为了创出对文化具有理解和“世界上有安田 (火灾海上)”的形象, 也出于义务感——7 幅《向日葵》中唯此最高杰作有 15 朵花, 其余的不过 4 朵左右 (实际上创作时期最早的 2 幅分别仅各 3、5 朵, 其余有 2、3 幅为 12、15 朵), 这次要是拿不下来就永无机会再来日本, 于是决意无论如何搞到手; 当初预计的 40 亿日元打不住时因志在必得而出到 53 亿才争得, 本公司资产 2 万亿中所占比例小, 假设这笔钱分红给 1,500 万位加入保险的客户, 每人也不过近 400 日元,

不如提供在日本欣赏名画的机会有益；明治初期和二战后日本的珍贵的美术品流到海外，现在反过来日本富了，由我们来保管大可放心，云云。头头是道、振振有辞的申辩还可引申出名画收藏、保值有望获取丰厚的声价、回报，而不容否认的是该公司和国际闻名的日本“生保”（生命 [人寿] 保险）公司同样招来红眼和白眼（宫泽喜一大藏大臣 5 月 7 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针对此事不依不饶地加重敲打，称政府发行营业执照的保险公司非纯私营企业而不能随意挥霍钱财，经营者须考虑资金过度长期固定化的当否），不过我也是沾其豪购之光而有幸瞻仰整 100 年前遥远异邦的奇人画笔下诞生的传世经典。

荷兰、德国、美国之外存于英国的这幅在收藏者病故后遗属委托出售而填补了日本的欠缺，正合了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1935.10）云“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英国《金融时报》（1881.1.9 创刊）1987 年 4 月 11 日头版载文讥讽日本的“古驰综合症”（抢购意大利服饰名牌 Gucci [21 年创业]），又挖苦该名作放在安田火灾海上东京总部内的几乎不为人知的美术馆里，和（不同于凡·高）死后仍未受高度评价的东乡青儿的画陈列在一起。西洋画家东乡（1897~1978）战后以梦幻风格的通俗美人画风靡一时，安田火灾海上因宣传册、挂历使用其作品而于总部大楼开业（76.5）2 个月后设立冠名美术馆，紧接着破顶天价（破纪录、破天荒的高价）中标又添加企业名作“安田火灾东乡青儿美术馆”（87.4）。青乡将满 32 岁时公然与中村修子重婚并在翌月和另一情妇西崎盈子情死（割颈动脉、开煤气）未遂，又与前来采访此事的作家宇野千代（1897~1996，其时有夫）姘居，其越轨丑闻、自寻短见倒是跟屡受挫折、深陷病态、35 岁上自割左耳、37 岁开枪自尽的凡·高不无共通之处。公司大楼顶层的 43 在日语中可同“资产”谐音（しさん, shisan）而算择吉，美术馆所在层数的 42 则联想“死”（死 [し] に, shini）而通常认为晦气（鲁迅《狂人日记》自述引言记“七年四月二日识”，或有曾留日 [1902.4~09.6] 的作者用和汉语“死啊”相通的形象），东乡加凡·高的并列却无意中以自残、找死的黑暗史和不祥寓意对号入座。

我面对《向日葵》本能地掏出照相机正要按快门，在后方巡视的中年男警备员（保安人员）赶来客气地轻声制止。后来（1988.5.25）在广岛由市政府专人（国际交流科职员石崎隆博）陪同参观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中区，55.8.24 开馆）时，也疏忽了规矩而落下尴尬。此际受凡·高、东乡经历触发想到“原爆（原子弹轰炸 [蒙难]）文学”代表作家原民喜（1905~51）也是自杀，再忆及读研究生和就职后曾探讨 6 位自杀的知名作家——北村透谷（1868~94）、有岛武郎（1878~1923）、芥川龙之介（1892~1927）、太宰治（1909~48）、三岛由纪夫（1925~70）、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的纯文学最高荣誉——芥川龙之介奖（1935.1 创设）以颓唐自杀者命名，首位诺贝尔文学奖（68 年）得主川端步摘取该桂冠呼声亦高的三岛之后坐突兀自尽，战后自杀的 3 人之代表作在普及度高的新潮文库（新潮社 [1896.7.10 创业, 1904.5.5 成立] 发行 [14.9.18 创刊] 的袖珍本）中，畅销（英语 best seller 音译的日语“ベスト・セラー” [besuto sera]，指某段时期内发行量最大的书籍）、“长销”（日制仿洋词“ロング [rongu]・セラー”合成英语的 long [长]、celler [卖]，指

书籍等长期多销)量突出。和情妇山崎富荣(28岁)投水而开战后名家轻生先河的颓废派小说家太宰著中篇《人间失格(丧失为人资格)》(1948)、《斜阳》(47),据称累计分别超过开煤气冲动自尽的川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之首——《雪国》(长篇,35~47)、煽动自卫队政变未果而剖腹的三岛的杰作之最——《金阁寺》(同,56)。以长篇《破戒》(1906)同名列前茅的岛崎藤村(1872~1943)生于有性丑闻、犯罪、精神病史的家族,年至不惑(40岁)时和亲侄女(二哥的次女)驹子乱伦并使其生下“背德”(不义)之子(13.8)。

美国“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1899~1961)的《老人与海》(中篇,52),法国作家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13~60)的《异邦人》(同,42),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54,57)作而总销售量在《雪国》之上。前者跟凡·高一样饮弹自毙、后者因友人超速驾驶车毁身亡都属死于非命,以其次销量大的《你好,忧愁》(长篇,1954)成名的法国才女作家萨冈(35~2004),和海明威一样曾因交通事故(分别为2次空难和1次车祸)受重伤,放纵挥霍、酗酒吸毒、违法逃税等毛病和日本文坛亦多的甘于堕落、趋向自灭的活法性质相似。《金阁寺》深掘京都鹿苑寺(北区)纵火(1950.7.2,舍利殿等国宝、重要文化财被毁)犯人(见习僧侣的大学生林承贤,21岁)的扭曲心理、厌世情绪,和肇事11年后同日苦于身心疾患而弃世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正巧组成“火灾海上”,而日本人喜好悲凉、阴暗的作品、作家的倾向也见于“长销”顶峰的《心》(夏目漱石,14)。比同处顶级的《少爷》还多的该长篇以“先生的遗书”为主线叙述大学生暗恋引发感情纠葛、友情破灭以至悲愤自杀,其血腥结局的契机是乃木希典(陆军大将,1849~1912)及妻静子在明治天皇(1852年生)大葬之日(9.13)双双用刀剑殉死(终年为62,52),为捍卫天皇制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三岛以异常的方式极端地体现了“灭亡的美学”。

报道安田火灾海上为纪念创业百年而以巨款购画并计划尽早在全国展览的《日本经济新闻》,在同版(1987年4月9日第13版[社会])刊出系列特写《工薪生活者》编外篇(每周连载的第219回之后)《富于朝气的感受力》。标题《你来运作100亿》是安田信托银行(26.12.26创业)年金(养老金)运作部的基金管理人去年年初的突发奇想,被当头一喝的山本诚一(当年24岁)因资历仅数月并限于开票据、写文件等事务而不知所措。前辈交底说资金丰富而略有亏损也无所谓,于是接受运作100亿日元债券的任务。适逢日元急剧升值引起的景气低落导致日本银行(中央银行,1882.10.10开业)2次降低央行贴现率,由此价格走高的债券“人气”(受欢迎)让他底气十足地猛买而在3个月内赚了4亿。这名新手4月调到6人组成、运作资金8千亿美元的股票小组,乘股市连创新高的一路顺风而至今未遇挫折。他目前担任总额300亿美元的股票、可转换社债(企业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债券),动辄出手上亿却没有动用大批现款的特别感受。照片上左手拿电话筒、右手捏望远镜(看远处的行情显示电光屏)的风云人物,称亏时反省但不太计较,赚时也不飘飘然。同为安田系的金融机构的“1~2年级”职员之初生牛犊不怕虎和屡战常胜不觉愁令人称奇,然而日本投资格言的“山高则谷深”又提醒人想到稳赚不赔的步步高究竟能持续多少年头。

即便我重逢故园后淡忘了“绸幕”背后的诸多细节，那岛中之“岛”——东京证券交易所内万头攒动、众指比划的光景，依然会作为世界经济“亚军”——日本的 highlight（高光、精彩）写照永存在记忆残像里。日本最早的东京股票交易所（1878.5.15 创设，1947.4 解散）的后身——东证（49.4.1 成立，5.16 开张），规模已凌驾于历史更久的伦敦、纽约证券交易所（分别设立于 1801.3.3, 17.3.8）之上而居世界之最，相对纽证上市股票的市（场）价（日语作“时价”）总额从 85 年的 1 比 1.28 转少为多到 88 年的 1.27 比 1；88 年成交量、额双创新高（273 个营业日的平均“株”[股]数、金额分别突破 10 亿、1 兆日元）、成交额超出纽证 6 成而跃居全球第 1，展示着被命名为“内需景气”、“高天原（日本神话中的天上国家）景气”或“昭和·平成（89.1.7 宣告改元，翌日实施）景气”的战后第 10 轮经济周期的巅峰状态，也显露出这个水几乎唯一的无尽资源的风土国情所决定的根性——在既定条件的制约之下和之外，竭力开发一本万利、变本加利的可能性。

与那巨型“魔方”或“电子游戏”相重迭的另一幅光景，是日本独特的智能娱乐——夺牌（抢抓纸牌）。1955/57 年起每逢 1 月上旬在滋贺县大津市近江神宫举行的《小仓百人一首》和歌牌全国锦标赛男 / 女冠军决赛（名人 [顶级高手] / 女王 [queen] 位决定战），在渗出日本气息的榻榻米（传统的家居用品，铺在地板上的草席、草垫）上双方面前各散摊着 25 张纸牌，摆开斗鸡架势的一对选手近乎头顶头地伏在上方，牢牢记住、死死盯着牌面上分别印制的《百人一首》（从 100 位和歌 [日本传统定型诗，一般指 31 音构成的短歌] 诗人作品中各选 1 首的集锦，多种选本中“歌人”[和歌诗人] 藤原定家 [1162~1241] 辑《小仓百人一首》最著称）诗句，一俟专人（另设裁判）抑扬顿挫地高声慢调吟咏出随机的 1 张的上半首，就像雷达屏幕上捕捉目标光点一样紧张地来回搜寻，然后电光石火般地出手抢下，转瞬之间即见分晓的若干回合往往形成拉锯战，5 局 3 胜制比赛一般长达 1 个半小时（包括开头记忆放牌位置的 15 分钟）。力争优势的斗志、以佯攻诱对方失误的斗智和被占先后懊丧拍头等情景、花絮都是看点，我又觉得这活用古诗名句、捕捉刹那机会的游戏体现了非凡民族的野性和风雅、智慧和爆发力。

因此，当我在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 1988 年招聘指南《SYNERGY》（相辅相成）上看到这一组图文——有价证券部有价证券第三科主任吉川佳彦的经验谈《先看一步，再行一步》，同一部门事务员谷口泰子的观察记《生龙活虎，无微不至》时，不禁直觉到这是一条理想的采访线索。嘴角挂着微笑而金丝边眼镜后的细长眼睛里看不出多少表情的吉川君，俨然一副抢“生死牌”的高级选手形象，而他的魔法也确实同样要求高度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非凡的敏锐和沉着。协助汇总交易结果的谷口小姐大谈感激吉川君在百忙中不忘抽空指点，使我想到了当代日本特产“工蜂”（辛勤 [乃至过度] 劳动者）在 8 小时内的普遍姿态，桥本邦卫教授（日本大学 [1889.10.4 前身创立，1920.4.1 组建]，生理学专业）所称的“phase 3”（第 3 种状态。转引自柳田邦男 [纪实文学作家、评论家] 著《phase 3 之眼》[1984]。Phase 0、1、2、4 分别为睡眠或昏睡；疲倦或呆滞；例行公事或松弛；激动或惊恐）——精神饱满；反应机敏；判断明快；注意力集中；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适度紧张，高效率。吉川君的刚柔并济和“phase 3”的“适度紧张”，似乎又在重奏着“虎”和“鱼”，“海上”和“火灾”的混合旋律。这对“猛烈社员”加“新生代社员”、“能面秀郎”（造语，形容脸庞如能乐的假面那样无表情或端庄的聪明、优秀的男子）加“美人ing”（ing是英语进行时的后缀词，《金牧场》中这一东京某美容店的名称之趣意，本系列另章将详述）的搭配，也有几分“神官”（或“名人”）点火、“女巫”（或queen [女王]）接力的妙味。当然最使人动心的还是他们跨越“海上”的工作性质——在电视新闻普遍把海内外日元、外汇、股票行情固定在天气预报之前播放的当今，日本已经不再是“绸幕”密封的孤岛了。

我当然没有把吉川君想象成三头六臂，因为宣传册必定要对脚色（角色）进行虚饰处理，——日语中“脚色”作动词、名词即有“添枝加叶”之意。同样，《官僚们的夏天》中通商产业省的“民族派”、“国际派”的政策对立、权力暗斗等也基于史实（虚构姓名的9位大臣——池内信人、竹桥、岩井浩一郎、须藤惠作、古井、梅石、九鬼、堂原、田河 [6人只写姓]，明显地投射着池田勇人 [1950, 52, 59~60年在任]、石桥湛三 [54~56]、石井光次郎 [60]、佐藤荣作 [61~62]、福田一 [62~64]、樱内义雄 [64~65]、三木武夫 [65~66]、大平正芳 [68~70]、田中角荣 [71~72] 的身影），然而主人公风越信吾的模特儿——原通产省事务次官（各部及以国务大臣为长的厅的业务、管理负责人，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部、委员会的第1副部长、副主任，居3把手的政务次官之上）佐桥滋的自传和证言中，可以发现与城山三郎的拔高、性虚构之间有较大形象差。

这位出身于照相馆经营者家庭，从小爱掰腕子、相扑（海外传来日本并成为“国技”[本国有代表性的竞赛项目]的一种摔跤运动）和淘气的“野孩子”，这位为高考硬背收录1万2千词条的德日词典，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法律系）强迫自己每天读100页书的“勉强家”（用功者），这位在华中战场参加过“扫讨（荡）战”、战后又曾以商工省（兼管商业、工业、矿业、地质、交易等）劳动组合（工会）委员长身份挥舞赤旗与官方斗争的传奇人物，这位一度屈任清水衙门——特许（专利）厅的长官后复归老巢居1人之下、众人之上，退休后又去主持毫无油水的休假研究中心的“异色（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的）官僚”，这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不背信弃义”为座右铭、自称不擅处世的“正义派”和“粗人”，这位重“真心、纯心、童心”的“自我满足型”的“命运享受者”，这位每天睡眠总保持8小时以上的“天生的闲散人”，对作品中那个经过提炼、拔高的虚像报以苦笑：“本人可不像‘香车’（日本象棋棋子的一种，类似中国象棋的‘车’）那样一味直进。我这个棋子的动作，还要更复杂。”（与城山的对话，转引自评论家佐高信著《公司人学入门》[1986]）

佐桥氏举出fleible（柔软性）作为其竭力报效的通产省的长处，并以此针砭“明治以来一成不变”的大藏省和其它政府部门的僵硬（与城山的对话，转引自佐高信著《经济小说读解》[1986]）。这位“通产省先生（代表性的头面人物）”在《对日本的直言》（1972）中归纳的战后高速发展的秘密，也隐隐地贯穿着“全力投球”（全力以赴）表象下的fleible：（1）日本人对新事物不拘好

坏而都具有超常的关心和摄取能力；(2) 战灾破坏反而有利于新设备建设；(3) 日本独特的金融体制鼓励民间设备投资；(4) 资金贫乏和环海的自然条件，反而有利于以低代价从国外获取原料；(5) 日本人智能水准高，拼搏精神旺盛，劳动力廉价；(6) 政府（尤其是通产省）扶植民族工业，对开放市场和吸引投资持慎重态度。他的自画像里尤其感人的毋宁也是刚中之柔的一面，诸如对上司敢于坚持己见甚至不惜“攢纱帽”，而对机关小车司机和家中佣人从不发火；又比方既不隐瞒对雷厉风行作风的自负，也不忌讳多少有损形象的出丑——如以“擅长英语”被选入海外考察团，不料在出访地的旅馆用英语报房号“108”时，出了一身汗还是没表达明白，等等。《异色官僚》（佐桥滋回忆录，1967）和《官僚的夏天》的共同主人公的性格组合，仿佛又是日语中“天衣无缝”一词的双重意味——①不露痕迹的完美（来自汉语）；②天真烂漫（和制〔日本独创〕语义）——的例解。

我想在现实生活中领略“天衣无缝”的两个侧面，因而点名要求采访吉川佳彦和谷口泰子。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一上来就展示了“无缝”和“有缝”：先是“无缝”——声称要等在外地的专务董事回来后方能定夺，使我在场外着实等了一阵；接着是“有缝”——获准后秘书室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关照采访前夜再确认时，忘记告知下班后继续使用的直通电话号码，以致被 03-349-3911 总机不冷不热的录音电话挡了驾：“感谢您平时多加关照。这里是安田火灾海上。本公司营业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请改在明日营业时间内联系。有急事可拨免费电话 0120-11-3101……”；继而又“无缝”：0120-11-3101 的值班男子彬彬（冰冰）有礼地回复道：“这里是安田火灾海上东京地区事故联络中心。很抱歉，我们不负责转告，也无可奉告秘书室直拨电话。”第二天一早，北村秘书先是在电话、后是在照面时，同样彬彬（但不冰冰）有礼地为那疏忽连声道歉。我倒觉得这千虑一失是个好兆头：提前看到了“天衣无缝”或“光环”后的常态。

首轮采访在总部摩天楼顶层贵宾餐厅进行。遵照公司方面的安排，我们边享用着精致的日本式饭菜边交谈。也许是初次相见的拘谨、场所气氛的雅静，外加谷口小姐同席之故，吉川君的自述有几分照本宣科的味道。他那副诚恳的表情足以使人相信，这份“模范报告”的流畅并非有意用玫瑰色掩盖杂色，而是来自对重要内容即本职工作的熟练和执着。不过还是遗憾仅仅触及了按部就班的 salaried man 的一面，未能得到一幅带电脑的强击机或风云儿加凡人的图像。于是，我在第 2 次走访（1988.3.4）时第 1 条便要求取消“贵宾”待遇。赶上忙季、接近，周末（星期五，每月第 1、4 星期六上班）也不巧使吉川君抽不出工作间接待，这样，我们在 3 楼职工大食堂排队各买了 1 份饭，在 2、3 百名西装革履的男职工和紅白竖纹制服的女职工混杂的就餐交谈声中，边吃着随他点的炸鸡块、炸土豆块和米饭，边继续着 4 个月前的话头。财政年度末的决算、预算业务的重担令他有点心不在焉，虽然语气和举止在谦恭之外多了几分松弛。当满打满算的 75 分钟预定（含移动等的 11:45~13:00）将近用完之际，为着将来的定稿又预约了时机未定的追加采访。

转眼之间时光就流逝了10个月。其间，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人，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事。利库路特事件（信息产业新军利库路特公司 [1963.8.26 创办] 向政、财、官界要人巨额行贿事件，88年6月18日《朝日新闻》播出后导致多人下台乃至首相、内阁集体辞职）。天皇病重（同年9月19日吐血后持续恶化）。日本列岛异变。日元比值微动。然后，太阳照样升起，地球照转不休，日本人照活不误。

在顾忌天皇病情而娱乐“自肃”的沉闷气氛中迎来的1989年，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100周年（1889.2.11公布，翌年11.29施行）。东亚首部现代宪法诞生的100年前，世界首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生效（1789.3.4，上年6.21批准），其后华盛顿就任美国首届总统，法国大革命爆发（4.30，7.14）。再上个100年前的英国《国民权利及自由与王位继承宣言》（通称《权利法案》）签署（1689.12.16），构成现代宪法的“祖型”（原始雏形）和基石。

西历最后2位数为89的年份连续几个世纪出现世界史上须大书特书的转折点，而眼下的日本可预见的巨变无非是天皇“玉体”衰竭难以苦撑到90年代来临而致改朝换代。至于利库路特丑闻危及首相、内阁存续，则因自由民主党（1955.11.15成立）执政下不乏政权易手而非惊天动地。这个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和平国家正安然享受着高速发展的丰厚红利，很难想象新一轮变局中会有带动亚洲或推动全球的霸气及能量，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冲绳的列岛弧形联想的睡如弓或泡温泉般的姿态，也符合沉浸于“微温汤”（温吞水）的安逸佳境。

世界史年轮上一再成为激荡的百年的标志节点的89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在爱知县西尾市上永良町（市之下、村之上的行政单位）的3世同堂之家和主人一道观看HNK红白歌合战（1951年1月3日、53年12月31日分别在广播、电视首播的男女歌手对抗赛，相当于1/3世纪后的83～84年之交开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 [前身之北京电视台58.5.1成立，9.2正式开播，73.10.1正式播放彩色节目，78.5.1改称] 春节联欢晚会）。多亏天皇尚未病危而不致流产的歌星竞演及评判从晚9点到11点45分直播，双方交替登台的高潮以52岁、第25次出演（1963年起连续23回后上年因被曝出与暴力团交往而临时辞退）的北岛三郎高唱新歌《年轮》（关根继一词，原让二曲）收尾，评审委员（东京会场、地方各11、16名）和在场（NHK礼堂 [73.6.20开馆]）观众投票结果为白组（男子21人 / 队）获胜。

全民喜爱的辞岁盛典的本届（第39）平均收视率在关东降到历代最低（53.9%），关西则或因华美歌舞遭“软禁”（非硬性限制）过百天的压抑而反弹（由上届的47.8%增至54.9%），位于往往彼此志不同、道不合的关东、关西之间的名古屋地区则在高位上微增至超出6成（59.8→61.2%）。请我作客的福冈义兴先生（在名南制作所供职已19年的技术人员）、夫人（小学教师）及其父母和姨母（均务农）、子女（9岁的儿子和7、3岁的女儿），也在热热闹闹地捣年糕（岁末制成供神及新年享用），津津有味地吃完过年荞麦面条（多数日本人为图吉利而年夜饭有此习惯，有

因易断而象征切割灾厄之说和如面条伸长而祈望长寿之说，后者与中国有而日本无的过生日吃长寿面的习俗同理)后，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

紧接着的《旧年去 新年来》(日文《ゆく年くる年》如1955→56年的《逝く年，来る年》[翌年删去间隔标点]所用汉字，吻合“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前身是1927年东京放送局(现NHK)开播的《除夜钟声》。NHK广报室的K(汉字的日语读音罗马字标记的打头字母)先生答我电话询问时如数家珍地称是日本历史最久的现存娱乐节目，更长的现存节目只有居世界之首的《股市行情》(始于日本无线电广播首播次日的1925.3.23)。跨0点前后各15分钟的辞旧迎新节目聚焦各地寺院隆重撞钟、大众初拜神社，为——消除心中烦恼而敲108下的惯例也使人再次领会佛教在日本影响普遍高于中国。

元旦上午随主人去附近的神明社(贞观年间[859~77]建成，有1932年国家指定为天然纪念物的石碑，及树龄千年[县内最长]的古树)，拜佛、祈愿、撞钟(没有抽、购预言本年运气的从上上“大吉”到下下“大凶”算命签，上年1月2日已在主祭“学问之神”——平安时代[794~1185]政治家、学者菅原道真[845~903]的京都上京区北野神社体验过)，回味起难怪日本人对“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中唐[766~826]诗人张继[生卒年不详]《七绝·枫桥夜泊》)情有独钟，联想形容得过且过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暗笑自己没当1天和尚却撞了1日(到此1日游的元月1日)钟。接着参观了传统工艺品作家松田克己制作西尾特产的吉良云母土铃，初次采访了福冈先生的岳母——野泽节子老太太。

下午去相邻的冈崎市(人口31万，该县30市中第4位)桂町，走访吉村医院(日语的“医院”指医生个人开业的诊疗所，规模比相当于汉语该词的“病院”小)，听吉村正院长(医学博士，1932年生)介绍62年开业以来的历史，见识了87年刊合编著《生孩子是件快乐的事》宣传的独创安产法——75年在后院建起别处拆迁来的江户时代的古老民宅供待产孕妇住，让做下蹲运动、劈柴等以维持体力、自然分娩，可惜时间不对而未看到其“黎明即起，洒扫庭除”(300年前去世的清初理学家朱用纯[号柏庐，1617~88]撰《朱子治家格言》，连同这一首都意外地没能在古来吸取汉典、重视家训的日本流传开)。

然后途经初到西尾时下车的无人(因客流量少而为节约成本不设专人管理)电车站返回，到附近的规模及带旋转彩灯的气氛可比国内新近涌现的夜总会的卡拉OK歌舞厅散心，再次惊讶人口15万(该县第15)的小城多农田、较偏远而呈与穷山僻壤的“贫(寒酸)相”相反的富态。此处感受到的发展差距首先是领先中国农村平均水平1/3世纪以上，不知再过30余年国内多少乡镇能达到丰衣足食并带动文化生活充裕的理想，但愿日本城乡当今的繁盛在下世纪20年初(适逢中共建党百年)化作中国的现实。

我离开生长17年的上海“上山下乡”的首站(黑龙江伊春市南岔区威岭营林所，1972.1~73.12)自不待言，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命给日本小说家山崎丰子(24年生)采写长篇《大地之子》(87年4月起连载于《文艺春秋》月刊[22.12发刊])当近全程翻译期间，陪到河北新城县(接

近北京南郊房山县,距首都中心不过60来公里)乡村与日本战争遗孤座谈并体验住宿(85.5.29~31)时,对无法掩盖的捉襟见肘的窘困(1家5口无耕牛而光着脚用绳子拉犁代犁耕地,2公分浅的1盆洗脸水全家共用,缺电靠蜡烛等)瞠目结舌。

山崎3次单独会见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1984.11.29,85.12.7,86.10.23)时我兼任双方传译,胡初见时坦言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鼓励她不要只写光明面,中国的经营管理、技术落后也可以写(次日《人民日报》披露)。该社会派文学旗手的《华丽家族》(长篇,1973,题亦译作《浮华世家》。翌年改编的电影吸引了数千万中国观众)也是经济小说杰作(陪同出席国庆36周年招待会时引见给李鹏总理,她当面被赞该作品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活教科书而甚为欣喜),一贯犀利地剖析负面的她这回毫无忌讳地倾诉中国专家称在全国属于中上水平的该地区之贫困,胡表示吃惊并称从直升飞机上视察的印象是水渠少但不算最穷。由此对比离东京230公里、位于名古屋(相当于中国省会的县厅[政府机关]所在地)以南40公里的爱知南端近海地区的农村,虽知无法单纯比较也不禁唏嘘一番。

我初探日本农村是承蒙笔友(大学期间由日中友好团体牵线通信以促进语言能力及文化理解)小泽美代子引路,幸运的是她丈夫供职于邓小平领悟现代化之地——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于是来日当年应邀到她家(座间市)小住(1987.12.16~18)时参观了这一日本向国宾展示产业实力的橱窗。年过半百的两口子为协助采访而在孟兰盆休假(8月中旬)的“民族大移动”(类似中国的春节探亲往返客运)前开车领我赴新泻县东颈城郡探望儿女亲家,于是借助“工农联盟”的纽带结识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妇(结婚33年的近藤敏行、か[佳/嘉/加/贺/可/香]津子),在不折不扣的农家体验了起居生活并下地帮忙摘收茄子等(1988.8.9~10)。

女主人忙完做饭、上菜后搬出大正琴(大正[明治、昭和间]年代发明的2弦琴,现为5弦)露了一手,却在接受完录音采访后腼腆地死活不让拍照和报道。千里迢迢(来回500公里)的奔波和3小时的口舌遭此变故险些化作“无花果”(好在丈夫允许发表自己的那份言谈),但亲临出好米、佳酿的北陆4县中的该县(另有福井、石川、富山)之一隅,也因难得一遇纯朴无华的“田舍”(日语意为乡下或家乡)深处而不虚此行。对比工业发达(有丰田汽车公司发祥地、大本营——丰田市[人口32万,全县30市中第3])、拥有除东京都外的第3大都市(人口214万)——名古屋(包括当地人气质在内的多方面类似天津)的爱知县的农村,便体会到“表日本/里日本”(面对太平洋/日本海的狭长地带)在现代化进程、成果上的领先和滞后之差。我在“读书无用”时代的中学集体赴上海奉贤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来初次干农活,为跳出“上山下乡”苦海后到旧日敌国和在往昔中国恐怕要算“黑五类”的富农(?)打成一片忍俊不禁。

新年3连休的最后1天,去年是到神户县宝塚市(以拥有宝塚歌舞团及其据点的大剧院、多高级住宅区闻名,全县21市中第7位的人口近20万)的荒井健教授家做客,今年则在千叶县八千代市(人口近15万,县内28市中第7位)专访片山和子(POLA[谐音美称“宝丽”]化妆品公司推销员,45岁),她和丈夫片山日出男(美资航空公司干部,同龄)及3个女儿热情接待并留宿(访谈详载

于上月脱稿待发的另章，题为《根性·匠心·敏腕·柔肠——一位快活的“美容参谋”的生意经和儿女情》。和头2次走访安田火灾海上时期相近的前3回寄宿采访（1987.12.6~7, 12, 88.1.9~11）之后，先于吉川佳彦2天而同为第3次的采录终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4日赴东京都武藏野市（人口14万，都辖26市中第10位）吉祥寺（都内23区之外和八王子、町田、立川[3处均为市名，人口排第1、2、8]并列四大繁华街），在小说家、评论家埴谷雄高（79岁）家中请教有关他和战后文学的若干问题。有幸拜见以思想高深、文风晦涩、性情孤高著称的文坛、知识界巨匠，得益于硕士论文《通向成熟之路——论野间宏》（1984.7，修订后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文学集刊》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8.1]）。来日后凭此“敲门砖”约见该“第1次战后派文学”旗手（1988.2.27，在东京文京区的家中四壁堆满书的书斋），并引见给战后初期活跃的同派的埴谷和志向接近的后辈井上光晴、小田实等。

6位“第1次战后派”代表作家中，继梅崎春生因嗜酒成性所致肝硬化而于“知天命”之年早逝（1915.2.15~65.7.15），椎名麟三年过花甲不久后脑溢血身亡（11.10.1~73.3.28），武田泰淳糖尿病引发脑血栓半身麻痹后被胃、肝癌夺去生命（12.2.12~76.10.5），大冈升平在昭和改元63周年之日死于脑梗塞（09.3.6~88.12.25）。野间宏在写随想录《时空》（文学月刊《海燕》[1982.1创刊]86年新年号起连载）过程中，担忧经济高速增长有损环境保全、人类生存及股市、地价狂涨加日元汇率激变带来阴暗前景（第3回《播磨滩·室津》后记称年初致年轻朋友的贺年片中预测近期日元对美元从150比1升至145比1，昨天[1.15]在纽约、伦敦却降到152、153比1；过于急速的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恐会逼出美国的通货膨胀，映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光景。此后也不时记载日元对美元汇率并加以分析），其间几次半夜来电话谈新近感受并要我对照中国的现状及传统发表感想。年底的这次则沉痛地说大冈已答应适当时机见我却又突然离世，并通知我埴谷希望安排在下周三下午2~5点之间。

我千谢万谢之余暗暗祈祷和大冈同龄（12月19日生）的埴谷千万不要再出三长两短，因而如约登门敲响电铃时心中可笑地油然泛起《黄河船夫曲》尾声的歌词——“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行笔至此又想到这《黄河大合唱》（光未然[张光年]词，冼星海曲）第1段的起首朗诵词——“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投射于本章开篇的“朋友，您可曾在空中俯瞰过当代中国的核心——北京？”1939年3月诞生的抗日战歌半个世纪后在此访日纪实采写中发出回声，可见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烙印对我亲近达到成人年龄的66天后邦交正常化的日本时仍有微妙影响。然而日本的作家、学者对我的兴趣或期待恰恰是不被他们同化的中国特色，没到过这岛国的中国读者如能对本作品产生共鸣也要部分归于和作者感性相通。

埴谷参加共产党的第2年（1932）入狱后，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康德（尤其是这位德国哲学家著“三大批判”的首部《纯粹理性批判》[1781]）影响而“转向”（放弃左翼革命的变节）。战败翌年初开始发表的系列小说《死魂灵》充满思辨，以抽象议论揭示存在及大宇宙之奥秘的观念

文学,属于正视战争伤痕的“第1次战后派”的另类和世界文学中的特异。预定共12章(无意中与全年月份、地支数等对应)的毕生巨著尚未完结(已出《在疯人院》、《死的理论》、《阁楼》、《雾中》、《梦魔的世界》、《忧愁的王》、《最后的审判》、《月光中》8章[1946, 47, 47~48, 48~49(因病中断), 75, 81, 84, 86]),他称计划总共写5天的事而第2天以后还没铺开,如能写完则自认为可与歌德的《浮士德》(1774~183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80)相提并论(坦言后者无趣而几次都没看完),但缺乏信心在有生之年划上句号,不得不佩服精力充沛的野间宏坚持写就5卷大作《青年之环》(1949~50, 66, 68, 71)。

埴谷回顾所经历的匪夷所思的时代——日本接连打赢日清、日俄战争(1894.7.25~95.4.17, 1904.2.6~05.9.5)后又侵略中国、挑衅美国,自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翌日(41.12.9)再次被捕,以为非得被整死不可,不少文学家觉得这下完了。他断言昭和不及明治的重要一点,是越来越不知道人的痛苦。他自言生长在父亲供职的台湾(12岁上在关东大地震[1923.9.1, 10.5万人死亡]前回到东京),目睹坐人力车的日本人恶狠狠地踢车夫的脑袋,纯朴的心灵容不得人欺负人,不由得暗骂“此畜生!”(这个混账王八蛋!真他妈的!),从此厌恶大人的世界和日本式的感性,这就是先投身日共、后转向从文的动机。他称日本临近战败才遭美军攻进冲绳,本土受到空袭破坏也比不上亚洲、欧洲的千千万万生灵涂炭;战争是叫人良心发现的良机,可惜日本人依旧浑浑噩噩。

埴谷对照曾和自己一样入日共(1931)、遭监禁(同)、变节(33年,契机为狱中读德国哲学家尼采著自传《看!这个人》[1888]所得启示)、受陀氏影响(1938年读《群魔》[1872.日译题《恶灵》]受震撼而走上文学之路)的椎名麟三皈依基督教(1950),感觉现有的各类神多被污染,宗教规矩严格、等级分明,自己不以为然而要独创神;认定19世纪文学注重战争和革命,20世纪文学应着眼人和宇宙的生存,自己是杂文家、思想评论家而算不上小说家,为说服自己写的文字难以说服读者而基本是失败的尝试;苦于写不下去而期待读者受刺激后自行思考(其它涉及构思梦幻、借尸[死者]还魂等技法的玄妙阐述,对非文学专业者想必是和者盖寡的阳春白雪或味如嚼蜡的“天书”宣讲而割爱)。此外还表达了对物质文明烂熟诱发颓废、技术进步有助杀戮的忧虑,关于中国则主张最好让工农大众去海外开展国际交流,又希望改掉公款吃喝、强迫干杯等陋习。

他根据武田泰淳等好友的见闻针砭中国人宴请外宾时不管对方嗜好、酒量而硬灌,但双方刚盘腿坐定到榻榻米上后就拉过备好的葡萄酒各倒1杯塞到手上,野间宏、井上光晴也像是白日放谈须纵酒而分别以啤酒、日本酒代茶。丧妻7年后生活基本自理的“老大家”(老权威)低语独白和红酒下肚都量不小,转眼间1瓶喝光、2小时过去而不知不觉的感受,多因其健谈的内容也似作品令人如陷梦境。唯一扫兴的是途中有不按日本规矩主动自报家门的男子打来确认姓名即挂断的电话,埴谷苦笑的说偶有读者出于好奇来打搅(陪同山崎丰子在华采访时结识的《别册文艺春秋》[文学双月刊,1946.12创刊]主编中井胜[战史研究家、纪实文学作家(笔名森史朗),41年生]所赠该社发行[定价870日元]的《文艺手帖[袖珍记事本]》88年版,附录《寄稿家[撰稿人]住所

录抄 [摘录]》刊载包括埴谷的 856 位文学家、学者等的地址，其中仅 39 人不公开电话号码 [除在海外无须公布者外的 37 人中，有本篇提及的城山三郎、大冈升平、竹内实、黑井千次，及发表于《中外文学》双月刊 88 年第 6 (11 月) 期的本系列中另篇《青春的墓标》之 1《从“鹰”到“鸽”：一位日本“老造反” YUPPIE 追忆流水年华》中引其小说片段作借景的柴田翔]，可见天下太平而不怕被人捣蛋或引狼入室)，抱怨真无聊 (对日本人的随大流和日本的“私小说” [作者叙述自身体验、披露内心世界的作品] 等也如是恶评)。或许是为回报我不时发问、不住笔录的热心，最后起身拿来《死魂灵》新篇和得意之作《暗中的黑马——关于梦的九个短篇》(1970)，以及有益于我研究的作家论《战后的文学家们》(76)、《战后的先行者们——同时代追悼文集》(84)，还加上《埴谷雄高作品集》第 2、6 卷 (短篇小说集、随想集，71、72)，用细芯圆珠笔和端庄的大字一丝不苟地签名留念 (野间宏则在我名片反面写简略的引见介绍信时用粗钢笔、字迹潦草)。

我经社科院外事局批准出国深造前完成的最后 1 件任务，是给外文所计划编写的《日本战后文学史》执笔《野间宏·井上光晴》章。相差 11 岁 (分别生于 1915 年 2 月 23 日、26 年 5 月 15 日) 的二者，成名处女作间隔也有 10 年 (46 年 [前出]，56 年 [短篇《未写的一章》])，后者在 3 次“战后派”浪潮过后崭露头角而不属同一文学世代。战败后参加日共而先后被主流派开除 (井上 1947 → 50 年，野间 46 → 64 年) 不知是否主编依据的共同点，而井上交往最密的埴谷在“第 1 次战后派”中恰和野间思想、风格相近。阴差阳错的“拉郎配”倒使我得以探访这位“浑身 (‘全身全灵’ [全心全意]、彻头彻尾) 的小说家” (埴谷赞语)。那天 (1988.4.27) 在他家 (东京都调布市 [人口 19.4 万，26 市中第 4]) 的访谈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凑巧满足了我跟日本作家手谈一番 (日语该词也指 1 局) 的意愿。

胡耀邦对山崎丰子谦称自己的“粗人”也适用于这位出身贫寒、当过矿工、性情粗犷的男子汉，他对包括自身作品的文学方面的提问不像其他作家那样认真、细致地解答，而是嘻嘻哈哈地海阔天空摆龙门阵般扯一通亲历轶事等。途中反过来问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风土人情和我个人经历、研究、爱好等情况，当我提到“文革”的“焚书坑儒” (消灭文化，坑害良知) 中无作品可看而迷上围棋，因此唯一的日文长篇小说译作就是川端康成的《名人》 (描绘世袭制末代围棋本因坊名人 [两大顶级头衔] 秀哉 [1874~1940] 引退对局 [38.6.26~12.4] 的纪实性作品，42~54。用笔名“求道”的拙译收于川端小说选集《花的圆舞曲》 [湖南人民出版社，85.4])，此公骤然兴冲冲地搬来本体及 4 条脚各高十来公分的高级棋盘 (中国人讲究棋子，日本人讲究棋盘)，以顽童的腔调高呼来两盘自封的“日中超级围棋 (大赛)” (84 年开始、从堪称“中国围棋中兴元年”的 85 年起中国连胜第 1~3 届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日方名称，还附冠赞助企业名的“NEC 杯”)。

埴谷在我告辞之际说，井上告诉过我时下了棋并判断我跟自己棋力接近而属够得上业余段位的水平，然后略含歉意地称今天因精力不够就不能以棋会友了。我知道他往昔棋瘾不小 (1966 年和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竹内好 [10~77] 发起“新围棋会” [通称“一日会”])，也在一群棋迷作家举办的文坛本因坊战的报道中见过梅崎春生、大冈升平 (据各自全集 [新潮社 66~67

年刊7卷+冲积舍〈73年设立〉88年刊别卷1册/中央公论社〈1886.4创业,1914.1改称〉73~76年刊15卷,岩波书店〈13.8.5创业〉82~84年刊18卷。日本生前全集也无妨,不像中国据说“文革”时代有敬仰领袖的青年希望出毛泽东全集而被打成蓄意咒死的“现行反革命”]收录随笔中有关实力的最终自述,二者56、57年均均为业余2段)显身手(姓在汉语中和其爱好同音的尾崎一雄[小说家,1899~1983]在《[下棋时]嘟嘟囔囔的大冈》[57]中,提及棋力为“日本第2弱的[业余]初段”的自己参加的文坛本因坊战同年已举办到第5届。大冈在同年的《乌鹭[以黑白之对表示围棋的雅称]之辩》中称尾崎为2段,梅崎病逝5天后的《梅崎春生之死》回顾彼此走上文坛后通过围棋结识。井上在《何谓臭棋》(《棋道》[日本棋院1924年7月17日成立后10月1日创办的机关刊物]88年7月号)中,从受武宫正树本因坊让8子(对应实力差异而开局前让弱者)在8处要点摆子,形成有利阵势)指导对局,写到埴谷胜远藤周作(继“第1、2次战后派”的“第3批新人”作家,23年生)的对局(载于商务杂志《总统》[63.4创刊]6月号)。

《本因坊战全集 别卷 吴清源特别棋战》(每日新闻[1872.3.29前身创刊,43.1.1改称,发行量为国内第3]社[1872.2.21(日本最早),1918.12.21成立],71)上、下2卷48局中,13位作家撰写的35局观战记(其时连载于主办者的报纸)有5局是梅崎春生执笔。旧书店淘来的这套线装豪华版旨在纪念实力制本因坊位(职业围棋最高位,随1961、76年名人战、棋圣战创设而依次降至排榜第2、3)争夺战30周年,川端也在那次新旧交替仪式性质的秀哉引退局之外多次临场观察、记述,本书收录了其妙笔生花的吴(旅日后由“神童”进化为“棋神”)对木谷实(同为33~34年“新布局革命”旗手,通过选拔赛出任秀哉引退局的对手并获胜的一代棋豪)之战。棋迷以特约记者身份观战并将亲临其境的评述报道升华为本人钟爱的纪实小说者,不妨断言今后不会再出现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

明治100年、日本升至世界第2经济大国之年获世界文学王冠的川端,1971年日本棋院日本棋院新会馆(东京都千代田区)落成(11.22)之际为装饰特别对局室而书赠“深奥幽玄”挂轴。令人忍俊不禁的无伤大雅的白璧微瑕是落款印章的第1枚上下颠倒,挥毫者居然不另写1幅而接着在上面盖上调向转正的第2枚。棋院奉为至宝堂而皇之地挂在“幽玄间”当重要对局的点缀,倒也符合手谈双方对坐的光景和高手亦难免出错的常情。翌年川端自杀后仍不嫌晦气而一如既往,则可解释为和芥川龙之介奖成文坛殊勋相通的并非忌讳或煞风景。《吴清源特别棋战》中有3局观战记的小说家火野葺平(上述尾崎一雄随笔称之为[业余]4段,比川端高1段)应征侵华(1937.10~39.11,转战杭州、徐州、广东)期间以《屎尿谭》获该奖(第6届,38.2),战后被视作为虎作伥的“战犯作家”而遭“公职追放(开除)”(48.5~50.10),处分解除后终因类似芥川末期的漠然不安而在53岁生日的前夜同样服过量安眠药猝然辞世(07.1.25~60.1.24),让人惊诧的是遗属在13回忌时突兀地揭秘是自尽而非当初发表、未受质疑的病故(72.3.1)。

《广辞苑》(知名度最高的中型语文词典兼小百科辞典)第1版(1955)的【芥川龙之介】写明“自杀”,第2版(69)补订版(76)的【川端康成】作同样追记。现行的第3版(1983,唯一的编

者仍作已故的首任——语言学家新村出 [1876.10.4~1967.10.4] 首次纳入的【三島由紀夫】也有“自裁”，第2版已收录的【火野葦平】依旧慎重地未加该词，而不讳言名士轻生的编写方针与“文革”受迫害自杀被模糊处理为“含冤去世”等的中国式做法迥然不同。更难以理喻的是三島→川端的自尽连锁卷进了后者的挚友瀨越完作（日本棋院名誉九段），他不堪衰老病弱而在川端自毙（1972.4.16）102天后（7.27）骇人听闻地活活扼死自己。仅有的3个弟子建树杰出（桥本宇太郎在本因坊为最高位时代得过3届，并于1950年另立关西棋院任首领；吴清源40~50年代称雄日本棋坛；曹薰铉82年晋级韩国棋院 [55.9.5成立] 首名九段，今年4月25日起与同年成为中国首批九段排行第1、去年3月26日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国内前无古人的“棋圣”荣誉称号的聂卫平争夺第2个全球王冠——首届应昌期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冠军），使得悲怆的末路无损于超级伯乐的名誉，然而又可感到东瀛元老的自灭和日本棋手形势不利时轻易认输都带某种脆弱性。

瀨越为引进“世纪的大天才”吴清源而奔波求助政界、财界要人时，慨然称他们担心的本国棋手被扫平正是他指望吴发挥的激励作用。从吴来日（1928.10.18）到世界围棋锦标赛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大赛第1号）决赛、应氏杯半决赛（88.9.3, 11.20·22）的60年里，先是吴把顶级高手逐一击败到低于自己1~2档次（一~二段实力差），在他因车祸（61.8.16）后遗症遭名人战循环赛8局全败的65年，其唯一的弟子林海峰（42.5.6生于上海，52年由吴自台湾招来）从年长22岁的坂田荣男（继吴6年后为日本棋院第3位九段）手中夺走本因坊位，3年后又挑战坂田名人成功而取代实力制本因坊名人（第2任）。富士通杯亚军、应氏杯并列季军及两赛前4名中仅他和聂都打进的不凡战绩，归根寻源也有赖于瀨越独具慧眼发掘了增值余地无限的“金娃娃”。

30年代中期和吴清源共领风骚的木谷实在川端康成的实录小说《名人》中化名“大竹五段”，有缘三大头衔的弟子中最年长（入门顺序第18）、荣获及卫冕4届师傅未果的名人者恰叫大竹英雄。他和出生早6天的林海峰被吴命名为“竹林”，而跟瀨越生日相同（1889、1951年的元旦）的武宫正树（木谷门下第40号），富士通杯第3、4名的聂卫平（52.8.17生）、小林光一（早武宫1个月拜师的木谷弟子第39号，52.9.10生），应氏杯半决赛2比0击退林的曹薰铉（53.3.10生），像是天授围棋形象代演人（下棋不动口而雅称“手谈”，故谐“代言人”音创此语）一般，集中诞生于史册首载围棋纪事（《左氏春秋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公元前548年的“不如弈棋，……弈者举棋不定”）的2,500年后一带。

富士通杯第3名决定战的赢家与冠、亚军构成日本、旅日中国本土·台湾地区、中国3方，应氏杯半决赛的聂卫平对藤泽秀行、林海峰对曹薰铉更如天意似的分布在围棋发达的3国4方。聂对藤泽的第1局恰逢首届中日擂台赛主帅决战3周年，当年央视首次转播围棋对局之日的胜利掀起“聂旋风”、围棋热。再度吞下苦果的名誉棋圣（第1~6届蝉联）在国内7大棋战中3度率先夺魁（名人、王座、棋圣），数次新棋战上劈头一冲到顶的“常先尝鲜”在外战中却未如愿以偿。他首届棋圣战决赛压倒老将桥本宇太郎（69岁），第7届的防卫则被赵治勋（1956.6.20

生，韩国籍，第36号木谷弟子）负3局后连扳4局。战功赫赫（名人4连霸，本因坊、天元、小棋圣、十段各2届，王座1届）的赵蝉联3届后，被小林光一（名人、天元、小棋圣、十段各2、3、1、3届）夺冠并坚守至今，但先后君临日本的3人在2大世界战中都未得一决雌雄问鼎的机会。

藤泽以辉煌的战绩、磊落的性情和奔放的棋风在国内外有众多崇拜者，另一方面又是酒色财气“四毒”俱全（酗酒至难以自拔而影响比赛的酒精依赖症；有若干外遇及私生子；经营房地产等失败而负高利债累累；对局中会被强硬挑衅激怒而失去冷静，或因出漏失而自暴自弃）。几年前我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听过他大盘讲解并请他在《围棋》月刊封面签字（署名“棋圣 藤泽秀行”），又得知他1981年起每年率青壮年“军团”自费访华交流以促进双方提高，比不怕赶超的濂越更进一步地向中国棋手传授技艺而不在于被同行说是愚蠢的利敌。这使我不由自主地套用曾被印进脑中、挂在口头、融入血里、落到行动的“他老人家”感言（《纪念白求恩》，1939.12.21），来称赞这位年过60（毛泽东颂扬那位受本国及美国的共产党委托不远万里来华援助抗日的加拿大医生的“五十多岁”，是指殉职时的虚岁 [1890.3.4~39.11.12]，藤泽 [25.6.14生] 首次率团来时已在其上）仍不远千里前来仗义助阵者的美德——国际主义精神和极端的对工作负责、对人热忱，认为只要有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动机和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和濂越成双璧的名伯乐木谷实不敌小5岁的吴清源而乏丰功（升九段晚7年，未得主要棋赛冠军），积劳成疾（1954，63，73年3次脑溢血）而和吴同时淡出棋战10年后病逝（09.1.25~75.12.19）。从各地严选的少年弟子寄宿特训的自办道场（新宿区四谷三荣町，1961.5~74.1）飞出一批“金凤凰”，66年随第6次日本围棋使节团访华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四段（分别生于48.8.15、47.3.15，57、59年入门，第26、28号）和武宫正树二段，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势头（5胜1和，5胜1败，4胜2败）赢得“黄金 trio（意大利语，指三重奏、三人帮）”、“木谷（门下）三羽乌（三鸦）”的美称（日本人用和中国人同样感觉叫声不吉利的乌鸦形容门派、领域之3杰，由此更理解对《夜泊枫桥》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之爱屋及乌 [?])。1985年起至今7大棋战由木谷门生独占鳌头而成昭和黄金期的完美收官，但第1~3届中日擂台赛无人攻破“守护神”聂卫平的铁门（第6上阵的小林光一及其后的副将加藤、副·主将加藤·大竹英雄、同武宫·加藤皆败，以7比8和2次8比9告负）。

日本将中国传来的围棋发展为艺道并在江户、昭和时代打造出世界棋史第1、2个黄金期，而1988年2项世界职业棋战相继首创（4.2，8.20开赛）迎来的第3黄金期——国际化时代中，却保不住有朝一日被逆转回归或后来居上而失去400年来稳坐的盟主地位。本因坊“连霸”（蝉联）3届后将卫冕战的武宫荣获第1位世界冠军的2周前，于应氏杯第1轮倒在同为九段的江铸久（七段时代在首届擂台赛继先锋后出场，连斩5将的“抗日英雄”）手下，第2轮（1/4决赛，8.22）赵治勋屈于之前2度击败（1984.5.24，26）的聂卫平而在晚宴上泣不成声，在旁安慰他的同胞曹薰铉作为16人中唯一的韩国选手（其余有5名日本 [含关西棋院1名]，4名中国，3名台湾

[属日本棋院]，美国 [同]、澳大利亚 [移居当地的中国首批九段3人中末位的吴淞笙] 各1名)，第2轮对富士通杯首轮淘汰自己的小林光一报了一箭之仇，无论和聂角逐鹿死谁手都足以预示既往的1强独霸渐趋3强鼎立。

中日职业围棋团体对抗始于1960年瀚越究作率坂田荣男、桥本宇太郎等使节共5人访华，32胜2负1和的悬殊比分使翌年派遣降格至八、七、五段各1名加业余强手2名。但东道国遭5胜34负1和的惨败并蒙受了国耻——迎战伊藤友惠五段的8局被剃光头，众高手悉数栽在“老太太”（中方的尊称，其时的52岁 [1907.12.10~87.1.21] 算“老”在日本属失礼）脚下，令中方羞愧之余痛定思痛、卧薪尝胆而在连战连败和“文革”停滞，于76年访日团的总分逆转（27胜24负5平）和首胜本因坊（石田芳夫）、天元（藤泽秀行）总算跟上。按“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变易道理则可能在其30年后有望优劣对调，然而中国即使光复了发祥地应有的声誉也不能忘记邻邦先辈的掘井、哺育之恩。

1967~72年中断后的第4次对抗赛上一举击败2位主要棋战头衔保持者的聂卫平，9年后起在NEC（制造通讯机器的日本电气，1898.8前身创业，99.7.17成立 [日本最早的合资企业，与美资合作]）赞助的擂台赛上头3届对日强将9连胜，接着又有赖于日本企业（制造电机、半导体的富士通，1923.8.29前身创业，35.6.20设立）和台湾实业家（17.10.23生）提供舞台方能朝世界顶峰攀登。那位浙江宁波出身的富豪创立使用自制记点制的“围棋奥运会”（夏季奥运会之年举行），优胜奖金40万美元令人乍舌（按开幕时的汇率 [1美元约等于133.5日元] 折合5,340万日元，比第11期棋圣战 [同年2.25结束] 的2,600万高出1倍，相当于富士通杯 [1,500万] 的3.56倍。4年1届的应氏杯奖金按年平均不及逐年举行的该2棋战，但1次发放金额的世界纪录也许几十年都难打破，尽管日本最高的奖金在第12期 [1989.3.2决出雌雄] 提高到3千万）。联想上年安田火灾海上巨资购买凡·高《向日葵》和多年赞助女流（日语该词无轻蔑意）本因坊战，又遐想说不定中国将来也会出现兴趣浓重、财力雄厚的企业或老板解囊举办世界大赛，若真有这天则中国围棋复兴的点火者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元帅，中国围棋协会首任名誉主席 [1962.11.11~72.1.6逝世]），当在九泉之下欣慰印证了国难当头、棋坛低落时（61.6）在“围棋之都”上海的断言——“国运盛，棋运亦盛；国运衰，棋运亦衰”。

当代中国围棋的“抗日”基因和欲与霸主争天下的气概，不乏新四军时代受陈毅军长影响迷上围棋的耍人添柴助势。通过历任冶金工业、石油工业部部长（1977~82，~85）期间结缘的稻山嘉宽（新日本制铁 [34.1.29前身创业，70.3.31成立] 首任总经理、董事长 [73~81]，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46.8.16成立] 会长 [82~86]，日本棋院总裁 [82~87逝世]）向新日铁等131家日本企业化缘2亿日元建设中日围棋友好会馆（86.7.19落成）的唐克，老同志棋战中出众、显眼的交通部长、海军政委、司令（75~79，~80，~82）叶飞、军旅作家吴强等都属这一人脉。日本则在政治家、企业家之外以川端康成为象征的文学家棋迷能量超出中国，记者或棋手、作家等撰写的对局观战记成为全国、地方报纸每天连载的专栏，和源于中国的琴棋书画“四艺”之

一的围棋的普及率、识字率及报纸订阅率之高一一道显现着日本的文化底蕴。当今发行量居日本之最、世界顶级的《读卖新闻》(1874.11.2 创刊)本世纪 30 年代靠主办、报道吴清源对秀哉“名人胜负赛”(1933.10.16~34.1.29)等大赛的洛阳纸贵、销量猛增而摆脱经营危机、三流地位,传统悠久的报载棋谱(初为 1878 年《邮便[邮政]报知新闻》[72 年创刊])及观战记的固定常设(围棋栏仅在战败前后的 45 年 6~10 月消失),按实情想来远非两国社会发展差距的 1/3 世纪(甚至其 2~3 倍时间)后能在中国达到。

埴谷雄高自述在每月 1 日的同好棋会里始终居最下位而毫无长进,和并列最低的黑井千次(小说家,1932 年生)交手就有忘我、忘盘、忘现实的飘飘欲仙感(《中央公论》[1887.8 前身发刊,99.1 改称]1987 年 9 月号载《最低的不可思议性》)。我故意问他棋风是否和思想、作品相称的“宇宙流”(4 个月摘取首个全球王冠的武宫正树爱用的手法,重视中腹势力而不拘泥边角实利),他笑着自称是没有章法的“自己流”(随心所欲流),又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以为我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其实是通人情、懂世故的俗物,下起棋来也是俗手、臭着不少;最让同行意外的是因为战前曾从事分析经济信息、主编商务刊物而熟悉股市,这点和既会沉湎于观念思索又关注凡人财欲的野间宏类似。听了这番剖白就感到此次拜会和翌日最终采访安田火灾海上保险的“炼金师”之间,仿佛有一条和“金项链”同音的“紧相连”的奇妙关联。

东京证券交易所的 1989 年营业始于 1 月 4 日“大发会”(新年首日仪式及交易,上午 2 小时),站满数百名交易员等的大厅内因天皇病重“自肃”而前排不见往年业界各方特派的妙龄群芳,后面偶有穿长袖(直立时垂到脚面)和服(未婚女性礼服)者也不按惯例呈色彩艳丽、俊俏争春。相对于年末最终营业“大纳会”的迎新开张日“大发”和中国人新年贺词的“恭喜发财”相通,“花姑娘”盛装锦上添花可联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战国末思想家、法家代表]《五蠹》引鄙谚)。开盘 2 分钟后大量投资者询问行情的电话打爆而致 1,540 种股票的电脑交易中中断 2 分钟,“金满”(钱多。富足)国家之鬼神难傍的旺势推动本日创新高(日经平均股价收盘 30,243.66 日元)。然而不可忘记往昔数次蛇年多动荡而带不祥之兆——1929 年世界股市崩盘引发经济恐慌、41 年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53 年斯大林暴毙、65 年山一证券濒临困境而由政府救助、77 年日元升值导致不景气。

5 日,星期四。东京地区最高气温 9.5℃,低于平年(近 30 年来平均) 0.4℃。2 日以来连续的第 4 个晴天,和新年 3 连体的最终日同为“快晴”(晴空万里)。随着匆促的人群走出迷宫般的新宿站(各路列车上下人数居日本第 1 及世界顶级)西口,抬眼望见对面一座大楼顶上,CITIZEN(意为“市民”的英语,汉语音译“西铁城”)手表(西铁城钟表公司[1930.5.28 创业]产)广告牌以黄色电光字幕醒目地倒计时日期——“离 21 世纪还有 4379 天”。

看了不觉心中怦然一动:43 正合安田火灾海上总部大楼的地上层数,79 恰是 10 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自创概念)的阳历后 2 位数;这 4 个数字又含 94、51、39 年前的甲午

战争爆发、卢沟桥事变和中共政权建立的年份 94、37、49；反之的 97 为 8 年后的香港从英国治下归还中国的期限，34 逢我当今年龄也算好兆头；93 是 95 年前的毛泽东降生之年，74 是 14 年前的《通产官僚们的夏天》问世之年。4379，94-37-49，97-34，93，74……

日本式的精确癖和深刻癖。日本式的强迫观念和紧凑感。有催人跑的意思。争先恐后。合理冲撞。瞬间时速。分秒不误。疾驰。眩晕。物质感。电子游戏机。原色光点。暗色基调。广告招贴。绸幕。煽情。别扭。古怪。新奇。玫瑰梦。平常心。落差。历史嘲弄。神话。样板。暴发的弟弟。得天独厚的邻人。小妖精。一寸法师。灵峰。冰淇淋。海上火灾。美人 ing。火龙。仙鹤。光与热。紧张与空漠。狂躁。温顺。炽烈。冷彻。放纵。微调。娴静的激情。战斗的恬淡。收敛性的释放。变速跑式的松弛。瞬间爆发。细水长流。“鯨”级戒备。火之用心。不灭。油断大敌。玉碎。防波堤。乱暴。温存。柔结构。随机应变。外松内紧。后发制人。攻击性渗透。全力投球。警句。激荡的百年史。“杂种”（混血）民族。“野武士”集团。精耕细作。烈马。安全阀。经济动物。无表情微笑。兔笼里的工作中毒症。直立的布肥猪。机器人。第 3 种状态。“猛勉强”（拼命学习）。适度紧张。工蜂。大家庭。带电脑的强击机。按部就班的 salaried man。天衣无缝。千虑一失。孤岛。炒金。抢生死牌。《百人一首》。名人。queen。神官。女巫。先看一步，先行一步。生龙活虎，无微不至……

这回约定的时间是上午 11 点整。公司方面似乎已经“疲”了，指示直接通过底层警卫关。自乘电梯到国际金融部（1988.4.1 新设）第二科，略去了引见寒暄或采访对象迎候。长桌和文件、电脑和人头组成的巨大办公室气派十足，除了偶尔飘来的“你那边有什么变动，打个招呼……”之类的简短低语，安静得难以想象此处随时有天文数字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滚动，尽管早已见识过那大型电脑屏幕上绿色数字的点灭，以及“魔术师”手头不离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数据资料。从一排电脑后应声探出一张白皙的脸，熟悉的金边镜和日本式的微笑。一个潇洒的手势——请等一会儿。

一位眉清目秀、神态拘谨的年轻女职员前来引到边上的会客室，用托盘端上现沏的 1 小杯碧绿、微温的日本茶，便无声地浅浅鞠了一躬退出。只有 1 张长条茶几和 2 张长沙发，外加墙上的挂钟和静物画。玻璃窗外是异样人工化的摩天楼群和大东京。海上火灾。火灾海上……

和我一样身高 1 米 73 的吉川君悄然推门进来，略微点了下头。白衬衫，蓝底白 X 图案的领带——由两根交叉的“鸢口”（消防钩）加 INSURANCE（保险）的打头字母 I 组成“水”字的 X，是安田火灾海上成立翌年制定的公司标记。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无拘束。吉川君这次一改正襟危坐、非礼勿动的姿态，随随便便地往沙发上一仰，右臂自然地搭到扶肘上，视线也微微冲上，不时冒出几句关西方言，这和他本来就稍稍漏风的说话腔调合在一起，多出了几分“天衣无缝”的凡人味道。

凡是上班的日子，我总是把闹钟定到早上6点20。闹钟一响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看东京电视台的商业信息。这个节目6点开播，主要面对我这样搞经济的。其实这时候还迷迷糊糊的，(笑)——其他人也都彼此彼此，——可是一边洗脸刷牙，一边听着飞快地播报我们睡觉时间里的海外金融行情，脑子就高度兴奋起来，睡意也一下子全消了。这大概可以算是职业病吧，我们家里那位也这么说。(笑)

7点出门，路上大约要1个小时，是坐电车(*电动列车)。公司没有通勤车，要是有的就好了。主要因为汽车不准点，日本企业都这样，幼儿园倒是有的。(笑)车上接着看《日本经济新闻》，当然侧重研究经济版。一目十行地浏览，同时心里盘算着今天的市场动向，还有相应的对策。生活版也略扫上两眼，不过没多大兴趣，本来这家报纸的社会、文艺、生活版面就有限。政治吗？不关心。谁上台，谁怎么干，对我们来说都一样。

上班的途中，周围那些挤来挤去的人，仿佛跟我离得很远，——被经济信息隔开了。对，可以这么说，从早到晚，除了经济信息之外，其它方面的信息，我基本上概不接受。(笑)所以对什么明星之类的，几乎是一无所知。

不，一点也不枯燥。数字和信息对外行是死的，可我能看到那后面有活生生的现实。数字和信息对我来说，在眼里会动起来。这，恐怕也算是职业病之一吧。(笑)无论什么数字，都会不由自主地转换成行情变动。到什么地步呢？……举个不太“谨慎”(检点)的例子吧，最近天皇陛下不是病情不好吗？每天公布的体温、血压、脉搏和……哦，呼吸次数，马上就会在头脑中描成一幅图表，而且有几条杠，比如低压降到48，就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要是降到40以下就危险了，等等。当然，这话大庭广众之下不便说。(笑)反正对数字有特殊兴趣，敏感。

以往的长期习惯，是在新宿站下车之后，买上1份三明治，带到公司里，边吃早点，边看电传信息，主要是有关欧美市场的内幕情报和分析。单凭数字，毕竟还难以准确把握全局。我分管美元“圈”(地区)外汇、债券，必须吃透纽约、巴黎等地的动向。

哦，还不至于边走边吃，日本人没这习惯。现在好了，有人给做。(笑)有时候是“洋食”(西餐)——面包、鸡蛋、沙拉和水果，有时候是“和食”(日本料理)——米饭、酱汤、生鸡蛋(*浇在饭上吃)。我爱吃和式的。单身那阵，我总觉得早上还用吃什么正经饭么，啃两口三明治不就得了，现在结了婚，想法就变过来了。以前光吃三明治，问题倒也不大，毕竟不是干体力活。我这人不擅长“短跑”，不过要论悠着劲“长跑”，还是有自信的。

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无非是抛出或盘进美元、日元。这10年来，日本银行利率很低，始终在5%以下，保险公司单靠客户交的保险费生息，就没多大赚头。美国不是利率高吗？所以要在外汇市场上动脑筋，抛售美元，在美国投资周转；但同时又要提防美元贬值而吃亏，得时时卖出。其中的平衡关系和时机把握相当微妙，需要高度技巧。

8点10分开碰头会，由科长主持。大家围坐在一起，先简单汇总前一天的工作，然

后核实信息，分析形势，各自提出方案，看今天该按什么牌价吃进多少，抛出多少。三言两语解决问题。比方说你那头先稳住，我这里动一下之类的，彼此就领会了。科长手下，连我是6个人，各把一摊，坐在我旁边的科员分管欧洲货币，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分管日元债券。

当上掌握人事权的（*通产大臣官房[*办公厅]秘书科）科长，如今还即将连任，风越（*信吾）摆起卡片（*上面手写着堪任要职者的姓名，供构思调配）来就更劲头十足。每出一把，现实中就有人换位。结果有的东山再起，有的被打入冷宫……

说不上是瘆人的阴气（*原文为形容阴森恐怖的“鬼气”），或是内心的战栗袭来，当风越开始发牌（*表现摆卡片的“カード”[*意为卡、纸牌等的英语 card 的音译，念 kado] 配り [*分发。配置]”本指发牌，在此借喻如洗牌打乱原顺序后进入新一轮前重新组合）时，秘书科里鸦雀无声。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新潮社，1975），第一章《人事卡片》

议论声此起彼伏，愈发激扬。它叫风越感到犹如巨大列车震撼大地的轰鸣。那是牵引日本经济这一重型大编队的货车前行的声响。

——同上

8点30分开完会，各就各位。这时，日本外汇市场和美国国债东京市场开始动起来。东京外汇市场跟东京股票交易所不一样，是和海外连成一片的。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澳大利亚外汇市场已经在运转。按时差序列，新西兰开盘更早些。因为时差，日本的星期一是美国的星期天，所以我们星期一就要根据上周末美国市场的情况行动，然后伦敦、纽约市场再看东京市场的动向运作。

碰头会上大致定一个总框架，但一天时间是漫长的，牌价起落瞬息万变，未必按主观设想发展，所以不能不从实际出发，随机应变。日本企业大多实行“稟议（书面请示）制”，一个方案要经层层传阅，往往要部长一级点头才算数。我们公司在表面上，倒也是这么规定的。按理说，我在买进卖出之前，本应请示科长、部长的，可是市场不等人，只能先斩后奏。上头也清楚这一点，反正以赢利为重，不拘形式。其它保险、金融机构也大同小异，可听说有不少厂家还让制度圈着，做不到当机立断，这两年在外汇行情大变动中，白白浪费了不少宝贵时间，吃了不少亏。

所以全靠单兵作战，独立判断，独立处理，事后再交部长核准。上午通常到11点为止，是最紧张、最关键的时段。11点15分，东京外汇市场休息，这时再把处理情况简单记录下来，复印之后，交给谷口（*泰子）小姐所在的小组，由他们做出精确的票据，——我只写个大概数目，——然后再转给资金部。和其它部门、其它公司的事务联系，

就跟我无关了。

12点到3楼大食堂就餐。都是大众化份饭,便宜。还有面条、豆腐之类的,都不到100日元。一顿饭撑死也就500日元。不过质和量都一般,老吃对身体不好。(笑)然而没功夫上外边吃,只好匆匆打发了。您也看到了,一到开饭时间,人都挤到一起来,得排队。其实最好是按部门岔开就餐时间……

12点半回到办公室,歇一阵。午休时间不宽裕,连下盘“将棋”(日本象棋)的快棋都不够,也就是聊聊天,翻几页书就到头了。我们部门的人聊天,有家口的爱谈孩子,年轻人爱谈朋友。过去我常跟其它部门的人闲谈,主要是相互请教对方的工作内容,比方人家问我股票行情,我问人家汽车保险业务,这样好长点学问,毕竟公司太大了。最近不怎么去了,太累,得养养神。干这一行,体力上也不轻松。以前还不太觉得,从去年起,常感到肩部酸痛。

1点接着上班。东京外汇市场从1点半开始业务。我们下午的工作,内容和上午一样。当然不可能持续高度紧张,市场虽说千变万化,毕竟起落有一定节奏。相对平静的期间,自己就稍微松弛一下,当然看上去也是在干,不过神经并不是绷得那么紧的。

我们科上班要比其它部门早1个小时,所以下班时间也提前到5点。不过经常加班,往往干到8、9点钟。没办法,工作量太大,总干不完,拖到第二天,还是自己的负担。再说,因为日本地处远东,时间上就先亏了一截,人家欧美交易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这头还在睡觉,所以要尽可能补上时差损失,能捞一票就捞一票。凡是有加班,晚饭就上外边吃点像样的饭菜,不吃职工食堂的面条。(笑)还可以喝上一杯,这种场合,上头也不怎么管的。

您别看公司的对外宣传册上写着“每星期三杜绝加班”,实际上可没这回事,比方我们就得随市场而动。加班确实多了一点,有的也未必合理,只能说8小时内抓得还不够紧,包括我们科在内。工会特意来调查过,准备和公司方面交涉,争取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可大伙都不抱太大希望,说改也有限。工会吗?我们公司但凡不是大小头头的职工,全都加入的,我当然也是会员。将来进入管理阶层,就得退出了。还差两大步——副科长和科长代理,然后才是科长,早着呢。一般升1级要5年。

都说日本人太玩命,其实说心里话,我们又何尝乐意呢?明摆着,给公司干,自己的时间就没了。可习惯成自然,不这么卖力,回头想想这一天,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就说加班吧,我虽说只比普通职工高1级,可大小算个主任,所以加多少班也是白干,——凡带职务的都这样。明知不给报酬,还总惦记着趁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为公司赚它一笔,都已经上瘾了,典型的“工作中毒”。可又不明白为什么非上瘾不可,也说不清这瘾头是好是坏。这,也是日本人的可悲之处吧。

人流在增加，唯一上坡去的风越，好几次迎面和男男女女相撞。都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仅从通产省，也从文部省（*文化教育部），从大藏省，络绎不绝地蜂拥而出。下班后匆匆踏上归途的人们，或是掐着点走，或是到点后稍待片刻。这些赶紧回家的人把机关仅仅当作铁饭碗，在群体中占相当多数，他们永远也上不了风越的人事卡片。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一章《人事卡片》

庭野（*大臣秘书官）目光投向（*电车里的）吊环上，说道：“听说片山（*泰介，驻加拿大使馆通商事务秘书）这人，总是悠着劲儿生活啊。”他照搬风越常说的活法，然后扭过头来，紧盯着小糸（*通产省贸易振兴局出口保险科职员）微胖的脸发问：“怎么样，那种活法，你觉得好吗？”

“冷不防说起这个嘛，……”小糸阴沉着脸。庭野从表情上感受到，对方心情上更远离自己而倾向于片山。于是暗想多嘴了，然而“木炭汽车”一旦跑起来，就刹不住了。

……

就着街灯一看表，八点半。……对于庭野，这么早回家真稀奇，就好像新年意外地到来一样。

……

庭野舒了口气，却又感到不过瘾。耳边再次响起重工业局屋里传来的话语，以及风越的歌声——“是男子汉，是男子汉，就得干……”

——同上，第三章《对立》

除了加班之外，还有各种应酬。我们工作主要是用电话交易，但是如果完全不接触人，就会只知道眼前的流向，而吃不准中期——比方年度——的大趋势，这就需要到处去摸底。有时候行情大变，又不明原因，假若单凭主观想象，往往会坏事，这也需要走出去抓信息。再就是业务上的——按日式说法——“接待”（招待、应酬）和受“接待”。也有科长带我去开辟信息渠道的，这就是我们请对方的客，更多的是客户请我们吃饭。也有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好感，彼此觉得对方人不错，逐渐发展到私交，撇开业务关系，喝起酒来也是平摊。成天在电话里打交道，天长日久，都很想见见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一天折腾下来，回家路上就开始打起瞌睡来。（笑）这可是唯一能让脑子闲下来发呆的时间，得好好享用。所以您提到给老人让座的问题，确实年轻人很少有主动让座的，所以车上才设老弱病残、孕妇优先席，这风气怎么解释呢？（想了许久）是不是有这样的潜意识在起作用——我们这些有工作的，乘车无非是一早一晚，上年纪的人嘛，本来不用非赶这段时间不可，偶尔有乘上来的，又偏巧站在自己面前，人就会这样想，干嘛该着我站起来让你？我自己都累得要死呢。我吗？让的时候多，不让的时候也不少，毕竟

不是完人嘛。何况我自己往往也捞不到座，恨不得有人给我腾个座呢。(笑)

这样，回到家里——以前是公司的独身宿舍，已经筋疲力尽，什么事都干不成。好在现在有人给做好饭，备好洗澡水，还能松快些。在家里的这段时间，主观上是想忘掉工作的，可是总办不到。因为外国债券市场有时差关系，晚上也很要紧，所以还得从家里给人打电话，人家也会来电话，互通情报。最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临睡前看电视报道经济信息，时间在晚 11 点半到 12 点之间。

池内 (* 信人，通产大臣) 蹭膝 (* 在盘腿或跪坐的榻榻米上前移) 探身道：“有意思。给我细细讲来。”

接二连三地喝下不止一种酒，结果一下子就醉了起来。这时候要搬出费解的经济学，非得睁不开眼、倒下不可。

“大臣，那酒喝起来就没味道了。回头写成报告，请您过目。”

……

“那，报告快交上来。明天能交不？”

庭野本想说“岂有此理”，可池内雪亮的眼光分明在说：“秘书官就得无定量、无限度地干。”于是认输了。

他自暴自弃地应道：“好的，尽量争取吧……”

……

回到家，已是凌晨一点。他强压着醉意和睡意，花了两个小时，为池内赶写出……报告。睡眠时间结果只有三个多小时。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二章《大臣秘书官》

这就是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全部生活。星期六，和银行等金融机关一样，每月逢第 1、4 周六上班，逢 2、3 周六休息。我们部门人多，就有这点好处，休假日轮流值班，1 年也就摊上 2 回到头。有的分社人少，比方只有 2 个人，很快就轮到了。

我担负的外债、外汇运作，在全公司的投资事业中是重要的一环。整个运作部门的收益对公司的贡献，准确数字不清楚，感觉上大致占 8 成吧。其实营业部门的工作才是正业，可是从昭和 40 年代 (* 1965~74) 起，光靠保险费已经没多少赚头，他们那边的贡献度，就渐渐不比以前了。这话怎么讲呢？我不愿意说自己是尖子，我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干这工作的人确实为数不多，100 个人里也就这么几个，其他 90 多个人都在营业部门。

就工作性质而言，我的责任自然要比营业部门重。我们部门实行权力下放，部长毕竟不可能一一参与交易，实际上是全放给我们的。噢，您也知道“本”(* 日语的该量词有

条、根、回等意，作为金融交易用语在此指100万美元单位)的说法呀，我们交易权限大致是20“本”，也就是2千万美元以内，当然还算不上天文数字。至于手头流来流去的钱，数都数不清。从去年4月到现在，大概已经上1千3百亿美元了吧，具体数字要问谷口小姐他们。好在年度赢利指标历来是完成的，所以上头对我还算满意。

这工作最头痛的就在于，不是单靠努力就能获取收益的，有时候越使劲越吃亏。我就吃过不少次亏，有小亏，也有大亏。嗨，人毕竟不是神仙，不可能百发百中，就是神仙来了，怕也一样。可是反过来说，肩头担子固然不轻，但也有不少乐趣。只要能说服上头，自己的方案基本上都得以付诸实现，——当然也有被否掉的。而营业部门就不行，听被分配干营业工作的“同期”(*同年入学、毕业或进工作单位者)说，他们的硬指标压得紧，比方每月要征得多少火灾保险，多少车祸保险，每天都为完成眼前的数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自由发挥创造的余地。对，我们“同期”之间不论分工，感情上很团结。

我不明白您问的“打杂”是什么意思，指类似银行打发新来的业务员先点钞票、跑腿拉客户吗？那我们公司以前也一样的，总是让你从最基本、最苦的差事干起，比方派到支店去征收保险费。不过从我参加工作的那阵起，公司的指导思想变了，意识到不能指望那份死资产，要大力加强运作部门，否则就没有前途。我正赶上这个转折，所以是从头培训搞运作的。

其实我以前对经济一窍不通，对这份工作一无所知。从电视上倒是看到过外汇交易的场面，什么印象呢？瞎忙一气。(笑)我老家是兵库县明石市(*人口27万，21市中第5)，紧挨着神户，所以考了神户大学(*前身1902.3成立[开校的5.15为创立纪念日]，49.5.31改作现名及编制，设置国内首个经营系)，不过专业跟金融无关——法学。其他同事也差不多，没几个金融专业出身的。最近来的新人不少是理科出身，原先想当工程师之类的，那也比我强，数学知识在交易中大有用场。我当时要是学经济就好了，学法律一点都用不上，所以进了公司之后，得从头学起。

新人培训一共用了14个月。第1课是“山中洗礼”。那年一共招了180人，分成1、2、3、4……对，4拨。有到箱根(*神奈川县足柄下郡的町镇，含箱根山一带，多温泉而为观光胜地的)，还有什么地方？一下子想不起来。我们那一拨45人，乘2小时新干线，到名古屋换近铁(*近畿日本铁道[1910.9.16前身创业，44.6.1成立])列车再往西去，过了四日市市(*人口28万，三重县13市中最多)之后就进了山区，最后到三重县菟野町御在所岳地区，住进公司包租的“保养所”(疗养院/所)，是每年4月初专供新人教育的。那地方与世隔绝，不用说远离东京，周围连个像样的城镇都没有。

训练时间并不长，不几天就返回了，可训练内容真不少。每天早上6点半就得起身，在山脚下长跑2公里。记得第一天就出了洋相，起床晚了，眼看快到集合时间，我们4个飞奔出去，在坡道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差点没迟到。当时真吓得不轻，以后就学乖了，

直到今天为止，上班从没迟到过1回。

池内大臣素来是自由主义经济派，认为应当尽可能摈弃以外汇管理、进出口限制为首的统制、保护，任凭企业接受国际经济的风雨磨练，有能力者发展即可。以往信口开河称“个把（*原文为“一两个”）中小企业破产，也……”（*池田勇人1950年3月1日在大藏兼通产大臣任上称：“部分中小企业破产属于不得已”），“出现自杀者也没办法”（*再任通产大臣 [52.10.30] 不久在众议院答辩时断言：“有人不按正常经济规律搞的情况下，导致其倒闭及因倒闭想不开而自杀，虽然可怜，也是不得已的。”该主张被在野党和媒体曲解成中小企业破产不妨坐视，自杀几个人无所谓，在野党次日 [11.28] 提出的不信任案靠自由民主党反主流派缺席的帮忙得以通过，池田第二天为“舌祸”[失言惹祸] 引咎辞职，战后新宪法实施 [47.5.3] 以来阁僚遭国会不信任而下台的至今唯此1例）等，就表露了出来。当时的看法是，在竞争机制中弱者被淘汰，而经济的体质由此得以走向健全。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三章《对立》

“淘汰”是风越（*大臣官房秘书科长）喜好的词语之一。因为老爱挂在嘴边，就有人背后议论：“那家伙不是风越信吾，是‘风越淘汰’。”

风越还另有绰号，比方“没心脏”（*胆大包天。没心没肺，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皮厚。……

当然，风越本人对哪个绰号都不满意。风越反唇相讥道：“我不是为淘汰而淘汰，是为了让人复活。为了救人才做的。倒不如叫‘风越救济’才是。”“看见别人烂下去，我比谁都心疼，有多少个心脏都不够用。什么‘没心脏’，说‘多心脏’还差不多。”

——同上，第一章《人事卡片》

接下去就是听课、讨论、训练。首先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最基本训练，比如怎样递名片、接名片，又比如怎样接电话、回电话。我当时刚出校门，有不少要领完全出乎意料。举个琐碎的例子，练习打电话，原来以为不会有问题，没想到人家给我挑出错来。什么错呢？从公司外面——主要是客户——来电话找我们部门的某人，而此人又不在的情况下，回答“某某暂时不在”，这时人名后面不加“さん”（*用于人称、职称乃至组织名称等的后缀词，表示尊敬、礼遇、客气等，按对象、场合译为“先生”、“女士”、“小姐”等，念 san，汉语音译作“桑”），是对的；可是假设公司内部来电话，要找的又是我的上级或前辈，我也机械地直呼其名，就不对了，因为不仅内外有别，还得讲究个上下关系。经过这么一点拨，我才恍然大悟。

再就是保险基础知识和事例研究，比方分小组设计保险方案，由各自随意考虑保险额。其实大家都不甚了了，没多大意义，不过要在安田火灾海上工作，这毕竟是入门；或者

是出一个情况,让所有人分别回答应当怎样处理,再全体汇总讨论,这也是一种锻炼。噢,还有3分钟讲演,分班演习,10多个人,发表者站到前面,桌子上放一堆卡片,揭开其中1张,看一眼上面的题目,当场讲满3分钟,——秒表就摆在跟前,不准跑题,不准停顿,讲完后由听众当场评头论足。当然是人人过关。

这个项目最难,我就失败在这3分钟上了。记得当时出题五花八门,什么“保险”、“赔偿”,什么“总部大楼”——当然是指本公司的,等等。我手气不好,上去抽到什么了呢?“退休”。(笑)好家伙,刚参加工作,就要谈什么退休,还要谈3分钟,这不要命么!脑子全乱了,说完上句,下句还没想起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磕磕巴巴了一通,至于说了些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主持人总结了几条:第1,起承转合缺乏条理;第2,反应迟钝,3分钟里停顿时间就占多少多少秒,实质内容不足;第3,自我控制能力弱,意识到失败时习惯挠头。(笑)大概还挑了别的什么毛病,因为心里发虚,就记住了这么几条,——再加上自己的1条体会:3分钟时间,比想象的要长。

3分钟讲演练习的目的,老师(*培训教练)没明确说。我猜想,是要锻炼大脑不断地想到前面,话还没说出来,想法先有了,同时语言也能及时赶上。如果单论口才问题,有一点要承认:日本人说起套话来很擅长,表达起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就笨拙了,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至于反应嘛,可以说,现在本人已经不成问题了。(笑)成天就靠瞬间反应吃饭嘛。干我们这一行,有时候迟疑1秒钟就要吃大亏,一点都不夸张。日本人的反应能力吗?我觉得不算慢,动作起来快得很,棒球不就是看变化、看反应吗?日本经济也是,趁着美国不景气,一下子就上去了……

没有什么缠头(*有些企业集训新职工时让缠上头巾,上书“必胜”等字样)之类的,我们公司还不至于搞到那种地步。培训并非那么严得让人不敢动弹,当时虽然没什么正规的娱乐活动,晚上还是能聚在一起喝酒的。(笑)同样,现在办公室的气氛,也不是成天死板板的。刚才不是提到外线电话吗?工作时间也有私人电话打进来,自然是谈私事。(笑)当然赶上正忙的时候,就让过一会儿再打。相对闲下来的时候,也会和周围人聊上几句,比方问什么时间有空,咱们去喝上一杯啦之类的。偶尔也拉拉家常。对内和对外不一样,例如大热天外出也得西装笔挺,跟人打交道,得注意门面,可在办公室里就不妨光穿衬衫。今天也是,临见您才穿上西装的。

风越(*企业局长)搔着头答道:“要怪本人无德所致。我这人没表没里。刚才说的一番话不遮不盖。今天索性赤膊上阵说个痛快,请多包涵。”

风越说着,脱下上衣,扯开领带。

这是“我的忍耐到此为止”的情绪。笑声四起,但也有些人皱起眉头。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五章《权限争议》

二十七人中,有三人提出辞职。这三人学历、研究经历都属优秀,但上班时间净聊天,用电话办私事,精力拿去搞副业,“洋娃娃”(* 专利厅 [风越时任长官] 人事股长 [女] 的爱称)也早盯上他们了。

然而,对这三人的更加不满的,还是其他的调查员。“上边这么破格录用,居然我们中间还有这号人,太说不过去了”。他们勒令三人检讨,迫使辞职。

——同上,第六章《春去秋来》

1年零2个月的研修完成之后,我进了有价证券部。开头2年搞政策投资,也就是为着从企业那里获取保险费收入而购买企业的股份。具体工作无非是审核某个企业的经营内容可靠与否,考虑购买数额等。或是处理营业部门报来的方案,或是贯彻上头的指示,比方支店长、部长或主管董事有时会打招呼,让买若干,反正我就在科长手下出出点子,做做文件而已。(笑)不像实际跑腿去拉保险合同的营业员那样苦,也没有多大责任,至多要求准确、迅速,毕竟没有直接参与保险费的运作。在这期间,倒是靠上头的人指教,学了点基本的损益感觉和运作知识。

到了第3年,我上头的人被调到纽约,这2千亿的一大摊子,居然没人接手,就把我抽调来了。我们公司就是这副样子,人多,分工细,一份差事可钉可铆地落实到某个具体人头上,他一走,——完了。(笑)说穿了,其实不合理,应该改,可现状如此,也没话可说,先干着看吧。这任务冷不防压到我身上,前任来不及交接,头儿也不怎么明白,(笑)没办法,只有靠自己了。好在书店里有的是入门指南,都买了下来,细细看,细细琢磨,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证券公司或者银行的朋友。就这样,靠自学和实践摸索,用了1年功夫,总算摸到点门道,再用1年功夫,就能完全独当一面了。

不用说,开始自然是战战兢兢,毕竟处在第一线,前后左右都没人挡着你,,护着你,也不像以前搞政策投资的那阵,时间上有一定的回转余地。担子太重了。那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不闯,固然不会吃亏,可是也赚不成。干这行的诀窍,无非是两条:大胆、心细。市场就有这样的特点,欺软怕硬,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所以得放手,有时侯,哪怕按常规该吃进,壮壮胆子硬抛出去,没准倒会赚一大笔。抓住机会就不能放,机会放过就不会再来了,这就需要细致,再微小的变动也不能遗漏。还要揣摩其它证券公司和投资家的心理,斗智,神经战,真是奥妙无穷。

所以,那种神经质的人,胜任不了这份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呢?有灵活性,善于迅速转换;好奇心强,对事物敏感,思路开阔,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能一下子抓住来龙去脉。就这几条。不是谁上来都能胜任的,我们部门就有过这样的现成例子。(笑)那个人不擅长搞运作,旁人再怎么教,本人再怎么努力,就是不赚。市场这玩意儿

就是这样，不是说明白了诀窍就能成功的。这里面当然有其个人的性格问题，不过公司也该考虑合理安排，做到人尽其才。

但是反过来说，那个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在处理交易结果方面比我强多了，我这人散漫。（笑）后来发现了他这条长处，就这样搭档：我做完交易后交给他汇总，他总会搞得井井有条。干什么工作，总有适应的和不适应的，所以要讲究集体配合，单靠个人成不了事。我们公司的债券运营在损保业界名列前茅，也多亏了众人合力。公司和社会给我的最大教益就在于，接触人越多，就越体会到谁都有长有短，从周围的人那里取长补短，这就会一点点成熟起来。

风越（*次官）想起，鲇川（*省官房长 [办公厅主任] 任上刚病逝）以往告诫过“哪怕麻烦，也要慎重、准确地发表”。于是再次痛感，失去鲇川的打击是何等沉重。风越这个“粗人”，一言一行都不免有受到非难之虞。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六章《春去秋来》

鲇川（*官房秘书科长）笑道：“你好像想说：我的词典里，没有‘协调性’（*对集体的适应性）这样的词。”

“对了。”

“可是，老头子，现在正是协调（*协作）经济体制立法的时候。不能不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稍稍顾及一下调和。”

“知道了，我多惦记着就是了。”风越相当漫不经心地包揽下来，又开始做体操。

——同上，第五章《权限争议》

“风越君，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和。三个人中不管提拔谁，都会引起风波。而野本（*中小企业厅长官）君呢，无论人品或位置，都能保持省内的人和吧。”

（*九鬼大臣）逼到这个份上，风越（*次官）就没有反驳的余地了。

——同上，第六章《春去秋来》

回头看来，我还得感谢大学时代的业余活动——参加合唱部，到西日本各地的小学去指导演出，跟孩子们一道唱。4年坚持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重视集体的观念，喜欢跟人打交道。在合唱部是男高音，当时多半是唱日本的创作歌曲，我个人最喜欢《夏末的和声》，也许是正规合唱练久了，所以现在不爱唱卡拉OK，因为卡拉OK大部分是演歌，节奏都是老套子，慢悠悠的，怪腔怪调。新近流行曲又太激烈，得扭身子，我还是倾向于从容一点的，唱起来爽快，有满足感。（*混声合唱歌曲《夏末的和声》[井上阳水词，

玉置浩二曲 (1986.8.20 首演)] 的歌词是：“今日的细语，昨日的争论，组成两人的爱恋和声。/ 梦想和憧憬，尽管不尽相同，但这是我和你的和声。/ 和声在夜空中回荡，喜欢你胜过任何人。永远永远忘不了，那美好的梦想和憧憬。/ 今夜就要离别，两人最后的歌，就是装点夏夜的和声。/ 和声在夜空中回荡，在星云间穿行。永远永远回想着，两个人的梦想和憧憬。/ 永远永远也忘不了，盛夏的梦想和憧憬。”)

社歌 (公司之歌) 吗? 有的。当然不是天天唱，1 年也唱不了几趟。比方昨天是新的 1 年业务开始，日本的公司习惯要搞仪式的，我们全员在 2 楼集合，听总经理训话，这时就要唱。开头的歌词吗? 等一下，我想想，(笑)……对，是“云遥远，明治初……”。(* 1963 年 8 月 13 日制定的安田火灾海上之歌《光辉的翅膀》[南出弘词，西条八十补词，山田耕粹曲]，歌词全文为“1 云遥远，明治初，创业建基础。光辉传统代代传，守卫世间一心服务。/ 2 天地海空任飞翔，展开坚实的社业 [公司事业] 翅膀。年轻的热血在沸腾，不断更新我们的理想。/ 3 社会繁荣，世界和平，是肩负的庄严使命。我们齐心协力，意气风发向前走。/ [各段副歌] 安田，安田，安田，安田，赞美吧，我等安田火灾。”)

我这人其实相当的……马大哈。(笑) 前两回采访我没机会说，这次要强调一下。要写我的话，如果漏掉这一面，就不是完整的我。刚才提到我不擅长整理，工作时也是这样，日常生活中也是，总是乱糟糟的。我这人净出洋相，有一次去西德出差，要进旅馆房间，怎么也打不开门，就使劲拽，结果把整个把手都拽下来了。(笑) 更可笑的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乘电车，日本的车站不是实行自动检票吗? 票不对，就铛哪一声拦住去路，可那机器老出故障，明明是好票也不认。有一回，见它又来拦我，没怎么在意，就跨过去了，偏偏这回是我错了，而且偏偏又被抓住。其实我不是存心逃票，可偏偏那天又喝了点酒，(笑) 态度不好，把人家惹怒了，怎么解释都不行，硬是把半年的月票给没收了，——刚用了 1 天的新月票，真冤枉!

没那回事，我在大学平平常常，不是什么优等生。和一般同学比，也许多少算是用功的，可要比那帮立志留校、搞学问的家伙，就差远了。听课也是吊儿郎当，研讨班之类的还常去，那种大课就提不起兴趣来，自己看书就足以领会了，你先生一个人在上面满堂灌，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去合唱呢。对了，现在也参加公司的合唱俱乐部，每周活动 1 次，我没法都去，只好尽量挤时间。

大学时代还给我留下一个纪念——近视。本来眼睛还可以，进了大学，教室大了，黑板远了，还要看《六法全书》，(笑) 视力就坏起来。现在更差。早上电车里看报，铅字也不比《六法全书》大。最糟糕的是成天得盯着终端机屏幕，您一会儿还可以再去瞧瞧，除了中午 12 点到下午 1 点半这段时间，绿幽幽的数字跳个不停，眼睛自然更坏了。3 年前还是 0.4，最近再检查，已经降到 0.1。现在倒还可以，就怕再坏下去，——这也没说的，工作嘛。不过也好，将来不用带老花镜了。(笑)

只要有时间，每天争取能读上1小时铅字（书报），就是最大的乐趣了。没别的特殊爱好。下完班去上面娱乐室运动吗？没意思。跟同事一起去，玩完了，再去喝酒，结果更累，还不如不去呢。（笑）所以刚入公司那阵还每周去1回，现在基本上不去了。最多去滑雪，周末或者星期天跟朋友开着车子兜兜风，到富士山啦，箱根啦，伊豆半岛啦，带上网球拍去打2个钟头，当天返回。主要是散散心，东京太乱，您看早上的新宿站就知道了，四面八方都是人，人挤人。离开东京，沿途欣赏风景，心里能平和些。大自然的绿毕竟和荧光屏的绿不一样，（笑）感人肺腑。

现在可没时间读书啰，太忙。最近抽空看完了城山三郎的《落日燃烧》，触动很大。我们从中学就学历史，知道进入昭和之后，日本人都被军部洗了脑筋，发疯一般地去打仗，于是印象中以为当时的历代首相没一个好人。可是看了这本书才晓得，原来也有像广田弘毅这样遏制军部的。以前只听说过广田的名字，只知道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它就一概不知了。他个人的力量当然有限，最终没能阻止误国路线，可说不定正因为以前有过这种人，有过这种倾向，战后政府才有基础给下一代人灌输正确思想，教育他们为新的建设事业出力，——这是我的主观想象，不一定正确。

雪花飘舞的星期六下午，产业资金科长庭野接受了官房秘书科长鲇川的邀请：“我才知道东的墓在谷中墓地（*位于东京都台东区的都立谷中灵[陵]园）里，一起去扫墓吧。”

鲇川用大拇指指着企业局长（*风越信吾）办公室说：“我也邀了老头子，可他说：‘我应付活人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去光顾死人。’”不过，后来又说：“也替我一道拜上一拜。”

三个人都不认识东，他是临近（*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燃料局长。作为掌管日本的石油的负责人，他彻底反对开战，与东条（*英机）政权作对，最后直接上告内（*皇室事务）大臣，试图推动皇室，结果落了个无异于自杀的死。

……

小小的墓碑似乎再次教导来者：为天下国家赌以生命的决意，艰难而又沉重。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四章《上下班显示灯（*原文“登退厅灯”，指官房秘书科内掌握大臣至科长在机关否的显示灯盘）》

风越（*次官）看去，上面写着：“离别难，忘却亦难。”

风越一遍又一遍地出声念。风越这时仿佛悟到，是什么侵蚀并追逼着鲇川。“天下国家”对于肉身凡人过于沉重，我是否给鲇川压重担过头了？想到这里，不禁黯然无言。

——同上，第六章《春去秋来》

城山三郎的作品，在我看来都是经济小说。他笔下的企业，跟现实生活中的没多大

差距,过去也读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官僚们的夏天》和《日本银行演义》(*日文题《小说日本银行》,长篇,1963),都是写上层人物的,这些人的工作、生活,我们都不怎么了解。情节已经记不清了,感受最深的是出人头地的欲望,以及人与人之间围绕晋升的勾心斗角。看作者刻画的那个世界,觉得真够人受的。同时也觉得,这又是日本社会、历史的一个象征,换句话说,今天的日本和战前以至明治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点,让人觉得是一场空。

我的意思是说,像大藏省、中央银行的官僚,都是受鼓励竞争的教育,并且在竞争中取胜的尖子,而这套教育方针,又是明治以来一成不变的。学校教育就是让人竞争,给猛灌一大堆其实大可不必死记硬背的东西。人们从小在竞争中拼呀拼,取胜的就进好学校,进大公司,在公司里还受同样的教育。(笑)从这个模子里出来,在外人眼中当然就显得单调。所以,“经济动物”的说法(苦笑)虽然不好听,可是值得我们反省。如果不改革教育体制和企业体制,不从高层中枢改起,就很难摆脱外国对日本的责难。当然,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我不知道美国、中国的教育方针,反正日本的教育方针不理想。按我的理想,应当提倡发掘人的个性,比方这孩子功课不行,但有一技之长,就该下功夫培养这方面才是。我自己想要2个孩子,将来让他们根据个人素质自由发展去。

我自己吗?在家是老大,下面就1个妹妹,现在在律师事务所当助手。父亲原来在银行工作,最近到了退休年龄,又在人寿保险公司找了份差事。对了,说到父亲的工作单位,还有一段愉快的回忆。

我上小学2年级那年,电电公社(*“公社”是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出资经营公益事业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电电公社即长期垄断全国电信事业的官办日本电电话公社)——也就是现在的NTT(*1952年8月1日设立的日本电电公社85年4月1日随电信事业自由化转为民营企业,改称日本电电话株式会社,略称为英文名“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的缩写)——举办全国性的绘画比赛,题材是“电话”。我小时候每星期都去跟人家学绘画,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是喜欢。人家鼓动我应征,我就想到了父亲所在银行的气氛。因为离家近,父亲星期六白天总带我去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电话。那么一大间屋子,电话比人还多,——确实嘛,他们的工作就是打电话。我就以这个场景作了幅画,画面上满是打电话的人。要按我现在的目光,那画简直太稚嫩了,可当时给评上了第1,于是我平生第1次上了电视,也是28年来唯一的1次。(笑)那幅画我手头没有,可能父母还保存着。有没有奖金也不知道,可能让父母领了。

到了小学6年级,就不下功夫学画了。进初中之后偶尔还涂几笔,可再也没参加什么比赛。功课压的。

哦,不是漫画,一本正经画的。不过今天回想起来,倒有点漫画味道。现在的办公

室吗？这问题不好答。也许……？可以画成漫画吧。突出什么？嗯……对，我们这个部门，可以这样表现：我们这帮具体办事的人，这么着，（双肘撑在桌面上，上身直挺）拼命盯着终端机屏幕，忙忙碌碌；上有科长，这么着，（双臂抱在胸前，身子后仰在椅背上）等快到下班，科长的办公桌上堆了一大叠报表，由他一一过目，有时候会把人找来质问，说你怎么搞的嘛。我们干，科长督战，有几分滑稽，（笑）能画成漫画的。

其实，科长人挺好，像家长一样，总护着我们，成天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放手干去，有事我担着”。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得自觉了。真要出事，管理干部当然有责任，因为最终还是经过他们批准的。有这样一层关系，上上下下都会尽力避免失败。

哦，即使喝酒的时候，照样还是称呼他们职务的，毕竟是上下级关系。不过，我们部门还算不错，界线划得不是那么清，相对来说，有点平等共事的味道。

九鬼刚就任，就对风越（*次官）打招呼：“通产（*省）的事，就交给你了。我还有党务等工作，你尽量不要来麻烦我。”

九鬼说到做到，不过问业务细节，也不一一转来请愿要求之类的为难风越。在这一点上，风越现在是上下得人意，处于可放手推进处理通产行政的地位。作为官僚而言，正是进入年富力强而功成名就，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佳境。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六章《春去秋来》

意见对立持续到深夜，将近十二点，池内（*大臣）终于拍板。……

“诸君的反对意见，我充分理解了。在此基础上，我决定就这么办了。既然是硬来，今后发生的事态，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男子汉对男子汉的争论，到此结束。

……尽管辩论失败，局长们的表情却意外地开朗，也许是因为直截了当地倾吐了反对意见而感到痛快。风越（*重工业局长）也在门口挺着胸向大臣夫妇告辞后，耸着肩膀扬长而去，俨然一副侠客首领跟同行打完招呼后打道回府的派头。

——同上，第三章《对立》

哦，再就是顺利的人大叫“好，就这么干下去”，反之则垂头丧气，这也可以入画的。是这么回事，大体上哪天谁赚了，谁亏了，都能看出来，——赚了的说起话来也理直气壮，亏了的呢？就无精打采，让人看了，觉得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就蔫了。（笑）我也是，一得意，嗓门就不由自主地高了起来。

常有不顺手的时候。市场实在太复杂了，把不准。比方说，我们讲究图表分析，出现什么样的变动趋势就抛出或吃进，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可这套技巧有时候就不灵。原

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人家蛮干,——日本的人寿保险公司财大气粗,往往跟你拼老底,本来无论从市场形势或交易技巧上分析,美元都只有看跌的份,绝无看涨的道理,可他们不管跌到什么地步,都一个劲地吃进,于是美元牌价又上去了。这样一算总账,等于我们最后又输了。像这类的波动,在我们这行业里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和同事谈论起来,都说今天简直乱套了,莫名其妙。

外汇市场这个东西,说得简单些,实质上是正负相抵等于零的世界,有人靠抛出发财了,买进的就必然亏本,——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复杂。所以与其它公司的同行之间,当然有竞争意识,做交易的时候,总忘不了这一条。不过可以自豪地说,本公司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如今人家说起“新宿买了”,“新宿”就是指我们安田火灾海上。

我们公司在业界有个美称,叫作“闯将”(*原文为“野武士”),我觉得有点道理。“闯”是指全体业务而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们损保行业,以前一直是东京海上火灾公司居首位,实力远远超过其它公司之上。我们长期处于第2,第3是大正火灾海上(1893.10.16前身创业,1918.10.21设立),跟我们相距不远。日本的规矩,不仅损保业界,一般的公司都要受主管官厅的严格监督。就说我的工作,损保公司只能在财产利用规则范围内运作,不能任意干没有明文规定的事。而这套法令制度,一般又是业界最大企业和主管官厅——对我们业界是大藏省——两家合搞的。这做法本身就很荒唐。如果业界头号公司的资本远比别人雄厚,发言权自然最强,其它公司也就只有唯马首是瞻的份,这样,头号公司又更能稳居盟主地位。这种倾向,在金融界尤其显著。可我们公司就不服这一套,往往要带头争一争,比方说这样规定就百分之百合理吗?为什么不能那样办呢?等等。过去我搞政策投资,参加业界各公司之间的协调会议,也是按这种感觉办的。古代日本的武士世界,就有“下克上”(以下犯上)的风气,下头打倒上头,弱者超过强者。明治以来的日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让大家沉浸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各自发挥自己的本领。

大臣办公室里也没有冷气设备,通产大臣竹桥却不仅系着领带,还规规矩矩地穿着西服。居高临下般地面对大臣的风越(*大臣官房秘书科长),反倒不系领带,光穿白衬衫,袖子挽到胳膊上,滔滔不绝地说着。他是在回答大臣关于人事的几个咨询,但感觉上超出了答辩的领域,像是雄辩地演说。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一章《人事卡片》

记者们表情困惑起来,有的停止了笔记。终于,一人举手发问:“次官,这不成了大藏(*省)次官的记者招待会么?”

话中带刺。可风越满不在乎:“是吗?这么说,我该领一份大藏次官的工资喽。”

笑声四起。骚然之中,记者又追问道:“大藏不会有意见,说是通产(*省)的越权

行为吧？”

“能有什么意见?!”风越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要有提意见的那份精力，早就采取积极对策了。大藏的那帮家伙，都是萎靡不振。所以要我们从外部打打气。”

“你这番话可以写出去吧？”

“那当然。大写特写!”

——同上，第六章《春去秋来》

我们公司在业务方面，也有这样的闯劲。最早的时候，损保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限于火灾。到了昭和30年代初期，汽车迅速普及，当时的总经理预见到未来是汽车保险的时代，于是着手扩充汽车保险代理店网络。对这个方针大转换，开始有不少疑问，怕光赔不赚。然而那位总经理看到，固然汽车出事的概率比飞机高，但只要大力扩充事业规模，节支增收，总体上还是有把握赢利的。保险业就有这样的特点，如果整体规模小，出一桩大事就难以收拾。亏了这份先见之明，本公司在这方面走到了其它公司前面，所以渐渐赶了上来，原来规模仅仅相当于东京海上火灾的一半，到昭和40年代后期（*20世纪70年代前半）就上升到70%，去年您来采访的时候又达到了80%，追得不慢吧。

去年是安田海上火灾创业100周年，所以公司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鼓劲，一定要争取在海难保险之外超过东京海上火灾，成为日本第1。大家就奔着这个目标努力，埋头苦干，最后终于把口号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日本企业职工的活法。当然，与其它公司竞争的意识，上头一直拼命灌输，可越到下面越弱，基层跟不上，这也是事实。我还够不上管理阶层，所以对公司怎样提高士气，具体的也不太清楚。

对我来说，有一点很清楚：公司是使个人生活充裕的场所，公司景气好，职工生活也就上去了。我为公司卖力的动机，就是为自己拼搏，再简单不过了。为自己，也有各种含义，比方使自己有所发展，有所作为，也是一种为自己。您来采访、写书，我想，说到底，多少还是为自己吧？所以，“猛烈社员”（拼命工作的公司职工）这个词确实形象不佳（*城山三郎就在随笔集《排除“猛烈社员”》[1970]中，针砭了企业为培训人才而压抑人性的偏向），但是“猛烈社员”也有各种类型，现在多用来指那种要拼命出人头地的，可也有不少是为自己工作的好人。当然，为自己和为公司是挂钩的，我们实干出来的利益，公司会用奖金形式还给我们。

日本企业的工资确实低，这一点让欧美人说对了。其实工资本身在不断提高，绝对水平未必比他们低，但是（环顾四周，骤然声音放低）工作时间过长，加班费也很少有企业全额发放的，这无形中等于降低了单位时间报酬。而且同级的报酬没有悬殊的差别。……对，就像您说的，日本企业多少是有这种想法：你对企业的贡献确实突出，可企业毕竟是靠大家维持的，所以不会让你在待遇上超出别人太多。这样的平等，我觉得利大

于弊，当然全平等也不行，最好实行8分平等，2分看成绩。这也不容易做，我们部门还好办，成绩能通过数字体现出来，有的部门就很难判断。

我这人成天就想着为公司赚钱，哪怕赚上一小点，也觉得是极大的乐趣。可说到自己的钱，就没有多大兴趣了，从来没想过炒股票发财之类的。手里攥着几百亿公款，就够费神的了。(笑)我现在兜里的钱吗?(笑)1万……也就不到2万吧。如果事先约好晚上去喝酒，就再多带些。

不一定是绝对平摊。要是科长、我和下面的“平社员”(不担任特别职务的普通职工)3个人聚餐，就实行“倾斜分配”(高低不等的“斜摊”)，大体上科长出一半，——我们公司的科长普遍大方；(笑)剩下的呢？反正我要比“平社员”出的多。以前常和头儿一起喝，现在的新头儿不怎么爱喝酒。级别不同的场合，往往让最下面的人随便点几个菜，我就常担当这个角色。这时候最忌讳犹豫，一犹豫就要挨头儿或前辈训：“快点！磨蹭什么哪？！”因为我们有时要请客户吃饭，要是手拿菜谱迟迟定不下来，就会给对方留下恶劣的印象。好在自己人都随和，点什么吃什么，和干工作一样。放手。(笑)最多有这样的情况：年轻人饭量大，点的多，等吃完付账的时候，人家可能说一句“嗨，你点的真不少呵。”

跟同事一起喝是家常便饭，往往边喝边发牢骚，也就是对头儿的不满。酒喝完了，牢骚发完了，怨气就没了，疲劳也就解除了，然后再抖擞精神，投入工作。

边喝边聊之间，庭野渐渐放宽了心。这也是因为他感到，池内说话的样子和带书生气的內容，哪里有点和风越(*重工业局长次长[副局长])相似。与其说是面对大臣秘书官，毋宁像是兄弟或父子之间谈话的口吻，有些令人吃惊。庭野、鲇川(*杂货第一科长)他们私下有时用爱称把风越叫做“老板”或“老头子”，池内也被秘书和报社记者称为“老头子”。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二章《大臣秘书》

风越(*企业局长)……挺着宽厚的胸脯，跨步走到屋子中央，叉开双腿站住，紧闭了一下双目，又睁眼环视众人道：“诸君，十分遗憾，《振兴法》由于审议未了(*案件的审议未经议决而告终)，已成废案(*日本国会规定不延续至下次会期)。”

这是最坏的结果。……一眼也不看就打回来，过于残忍，这不是在耍弄官僚们吗？

房间的角落里，传来“畜生”(*他妈的。混蛋。狗东西)的骂声。然后，事务官们有的纷纷叹气，有的开骂，有的气得哭起来。

啤酒瓶打开后，室内更加哗然，空气也愈发粗野。

“局长，真遗憾。”

“老头子，太窝心了。”

听着这些声音，风越“唔，唔”地哼哼，不停地仰着头往嘴里灌啤酒。

醉意猛地遍布了一屋子。御影（*产业资金科职员）和小糸（*企业第一科职员）拥抱着倒在地板上，两人满脸泪水。

“哭吧，痛痛快快地哭吧。”

一名记者把啤酒浇到两人头上，自己也跟着流下同情的眼泪。

——同上，第五章《权限争议》

牢骚吗？当然免不了。有些干法，我们在第一线的人，怎么看也觉得不对劲，可顶头上司或上司的上司偏要这么办，我们又不便反驳，就只好私下议论了事。干累了，干砸了，这都算不得什么，本来么，交给你的任务就得去拼命，跌倒了也得挣扎起来，理所当然的。看上司劈头盖脸地训你，明明是荒唐的命令，也叫你执行，这就让人受不了，怪伤心的。这时候就觉得工作没意思，感到在公司里谋事真不容易，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但凡能插上嘴，我还是尽量谈自己的意见，而且往往能影响头儿，这时候自我感觉就好。可在一定的场合下，整个气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容你坚持己见，不容你插嘴，只好随大流。没办法，不能脱离环境嘛。这就是日本人的特征，想问题，办事情，要是不跟别人保持一致，心里就不踏实。对不成文的规矩，大家都心照不宣，没有谁会出来打破。在公司里干活，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所以彼此都大同小异，既没有特别无能的，也没有特别拔尖的。这是日本人的长处，也是日本人的可怕之处——素质接近，就容易相处，容易协调，说得极端些，不用领导人也行；可是反过来又有危险，如果出现一个超凡出众而受广泛崇拜的领袖，哪怕方向是错的，大家也会跟着跑，过去那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就是这样。日本过于复杂。

每个大臣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好，明白了”。一说“明白了”，就显出大臣风度，大人物气派。表面上是肯定的答复。理解为“同意”（*原文为“了解”），就是承诺实行的意思。事实上，也有为实现而努力的“明白了”。可是，同样的“明白了”，又多含“意图明白了”、“心情理解了”之意。这种场合就表示，话说得有道理，然而姑妄听之，并不付诸实行。再就是，对官僚们煞费苦心的提案或进言，如果从正面否定，就会有伤感情，所以用软顶，敷衍一句“明白了”，实则当作耳边风。

在这个意义上，“明白了”云云，是最不容掉以轻心的答复。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五章《权限争议》

“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通产省里，似乎刮着相当狂的风吧。一股怪风……”

话里的“风”，暗指风越（*企业局长）。

“是这样的”，片山（*大臣秘书官）微笑着应道。须藤（*惠作，通产大臣）迎着风，眯起眼，接着道：“说起来呢，风有顺风和逆风。跟打高尔夫球一样，顺风的时候，不抓紧利用就亏了。这是指有才干加以利用者。可那个人，顺风和逆风都分不出。好不容易给造了顺风，他倒会突然跳出来顶风上。”

“因为那个人对风向之类的不在乎，也不会掂量得失嘛。”

“可政治就是风呵，要是不抓住风……。不。岂止政治，整个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同上，第四章《上下班显示灯》

日本人太性急，太忙忙碌碌。我就是这样，主观上不甘心当平均的日本人，可身上也沾染了不少典型的日本人习气。比方时间观念，偶尔来个客人，表面上还得毕恭毕敬的样子，心里却盼着赶紧打发过去，其实人家来一趟不容易。——哎哟，这话当着您的面说，失礼了。（笑）当然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外汇市场转个不停，可是久而久之，就成了过敏症，——这也是职业病之一吧。

我是不信什么神啊教啊的，可要真有个神仙，能把1天拉长到48小时，该多好啊！要不就赐我1个替身，把我这摊工作全给包了。（笑）我呢？就去看看书，滑滑雪，悠悠游哉，这就是我的梦想之一。所谓男子汉精神，也不光指一味拼命。当然究竟是什么，我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说法。

还有一个空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梦：我现在工作蛮来劲的，有责任，有干头，可60岁退休未免太晚了，不好，最好早点退休，那时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在长野县一带买所房子，搞点个体经营之类的，每天看看大自然、滑滑雪，充分享受余生。真向往那样的生活，滑雪，银白的世界，多痛快！日本这地方本来就挤，生活够艰难的啦，东京又格外喧闹，整个是病态！等上了年纪，绝对不想住在这里。

如果有来世的话，不想再当日本人了，最好生在英国。英国人有传统，也尊重传统，不像日本，虽然有传统，可是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什么都随美国，简直成了美国式的社会。以前我到欧洲，看到古老的建筑和城市风貌，体验了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真是感慨万分。日本尽管在经济战争中占到上风，成了经济大国，但是整个文化积累没法跟欧洲比。日本人只能靠拼命，然而拼命毕竟有限。英国、法国虽然没落了，——哦，这说法怕不太妥当，——可他们的基础在那里摆着，跟日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我特别想了解这些国家的长处，所以想下辈子生在那边，——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庭野（*大臣秘书官）……换了话题：“在加拿大过得怎么样？”

“……最大的收获，是确认了有人味的生活的重要。”

“这话怎讲？”

“简而言之，我们工作过度啊。如果说整个日本都工作过度，那通产省也是。净是工作中毒症患者。在那边，四点或五点就下班，回家消停一阵，然后和夫人一道去看戏或出席派对。每天都优雅之至。那种西欧式的生活方式，我作为一个人感到不愿失去。”

“派往海外的人，回来的时候好像大致都这样想。不过，坚持不了多久。”

“我可是要断然坚持到底的哟。”片山（*驻外使馆任期满后回通产省任贸易振兴局资本协作 [原文=协力] 科科长助理 [同=辅佐]）挺了挺胸，面带讪笑地回敬。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二章《大臣秘书官》

那天早上，一到部里，片山（*贸易振兴科长）就向局长递上了辞呈——“由于个人原因……”。

……

在长期驻海外的片山看来，日本也该脱离那种官僚国家式的热气了。不该再是唯独官僚盛气凌人的时代。而且，不仅是政府机关，所有的工作单位，最终都会对天下国家发挥着作用。

今后，包括官僚在内的全体国民，不是毋宁应当进入一面轻松、悠闲地享受生活，一面工作的时代吗？片山自己就玩网球、快艇、高尔夫球、桥牌、麻将，哪种娱乐都不想放弃。他希望能对谁都不用顾虑，自由自在地玩乐，随心所欲地工作；比起天下国家来，更愿意得到悠闲——。

——同上，第六章《春去秋来》

对，新婚旅行去了欧洲，法国、瑞士、奥地利，婚假休了2周，真不少，原来预计能有10天就很满足了，（笑）休这么长时间假，进公司之后还是第1次。远离日本，忘掉工作，浸泡在异国风土之中享受蜜月，心情当然再舒畅不过了。去年5月底结的婚，所以到4月下旬，她就辞了工作，约定婚后由我养家的。既然是男子汉么，理所当然的。买了1套公寓，80%是分期付款，大致要还30年吧。好在按月一点点扣，所以背一身债，也不感到负担太重，大家都这样。

哦，上回没说，我家的那位，其实以前是一个部门的，就坐在我对面，正好跟谷口小姐是同一岗位，也是搞交易结算。同事结婚在日本不稀奇，对我来说，跟同事结婚就有这点好处——她能理解我的工作性质，所以对我的职业病也就不计较了。（笑）她算是我的后辈，晚2年进公司，共事多年，彼此都了解，以前有时候也一道去玩、去喝酒，从正式恋爱到结婚，大概有1年功夫。

恋爱故事吗？（犹豫片刻）那我就实说了吧。（语气放缓）我们在一起久了，彼此都有

好感，可就是没往那上面想过。因为我还年轻，觉得结婚是很遥远的事；再看她，也觉得属于那种享受独身生活的类型，就这样，不即不离地交往了2年。(笑)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来跟我说，有人提出要跟她处对象，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而那个人，其实我也认识……(应讲述者的要求，此处删去明示特定个人信息的2句)。不瞒您说，我听了很吃惊，可我们还只是一般关系，从来没有表白过什么，怎么办呢？最后还是我去对她说：你跟我好吧，——当然是指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结果，她也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答问前先笑)婚礼上也有人问起这个。她回答说，喜欢我万事向前看的姿态。(不好意思地)其实这话我不该自己转述的。我看上她的哪方面呢？这个女孩子体贴人，让人感到能顾家、持家。我一直就想找个性格开朗，又令人安心的终生伴侣。嗯，也可以说是接近贤妻良母型吧。我自己吗？不算阴郁，也不胡来。(笑)血型是B型。信条是：不逃避，干到底。

(迟疑起来)以前在大学时代，有个女朋友，相处了3年。后来我上东京，她还在关西那边，隔得远了，见面机会少了，只能通过电话，想法难以沟通，渐渐就疏远了，最后她终于提出分手。那次失恋，对我打击很大。(口气生硬地)就这些。

夏季临近结束，风越信吾(*重工业局长)少有地请了三天假，前往信州(*旧时信浓国，今长野县)的伊那谷。

……对风越来说，这是几年来的第一次休假。……

……儿子提出“想看看风越姓氏由来的风越山”，于是就奔伊那谷而来。

……能越过这座山的，只有风。没有像样的路，只有修验道(*基于古来山岳信仰的日本佛教流派之一)的修行者们走的山路，像兽径一样穿过山腹。

……

风越家并非伊那谷出身。风越的曾祖父是水户(*旧时水户藩，位于今茨城县中、北部)的下级武士，血气方刚，幕府末期成为浪士，投身天狗党(*幕府末期水户藩的尊王攘夷[尊崇皇室权威，抵制海外列强]激进派)。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三章《对立》

旅馆的房间对风越来说，和在家的时候一样，是无须客气的大天地。风越赤身裸体，叉开腿站在窗前。风吹肌肤，委实爽快。和东京不同，这才是天国之风。

转视西天，风越山看似黑黝黝的巨型屏风。风越突然想到，曾祖父年轻时来到异乡，朝夕仰望这座山峰，是何种心境。

天狗党向京城进军后，曾祖父被独自留下。想来在他眼中，山峦会映作遮断希望的坚壁，时而又化为诱人内心雀跃的空想的屏幕吧。

东京和神户感觉上差远了。开始还觉得东京人心肠挺好的，可是呆久了，越来越感到不是那么回事，很少有替人着想的。关西人不一样，别看说话不中听，心是热的。大概因为吃的东西不一样，性格也不同吧。（自语）哦，这话太不严肃了。（笑）您在京都，一定知道的，关西人口轻，讲究个清淡，关东这边人口重，什么都咸得要命。最典型的就是面条，东京的做法，简单像泡在酱油里一样。食物本身倒没有多大差异，日本窄，也就那么几种。

上回您来采访，我当着谷口小姐的面，说东京如何如何不好，事后想想，觉得不妥，人家就是东京人嘛。我和谷口也搭档了相当一段时间。哦，公司宣传册上写的我们座位紧挨着，跟事实稍有出入，其实是坐在前后。宣传册上的那篇文章，也是这样来采访，最后整理而成的。那时候我们在一个科里，后来分开了。说实在的，开始对她工作不太放心，新手，又是女孩子。（笑）确实也出过纰漏。不过听话，不懂就来请教，有时候抽空指点一下，很快就跟上来了，能放心交给她。

称呼吗？我管她叫“さん”（小姐）的。至于我自己，不少人管我叫“吉庆”（kikkon），部长就这么叫。这还是原来那个女朋友给起的绰号，也不知道是什么由来。据说是新泻县那边有个和尚叫这个名字，和我的姓吉川（kikkawa）发音接近，这样叫有气氛云云。公司里互相称姓，也兴叫绰号的，就是共事的人，往往也有光知道姓，不知道名字的。因为各自的手戳上只刻姓，不刻名字，——那种花几百日元就能买到的简易手戳。弄不清为什么，也许嫌刻上名字不好看吧。所以还有这样的事：我们部有3个高桥，都用简易手戳，一样的字体，盖上去分不清谁是谁。（笑）确实缺少严密性。

报表是这样的，（画图示意）经办者一栏最大，要写处理意见，旁边是科长、部长栏，都要盖章，也有光我自己填写、盖章，或是2个部下加我的。我手下总共就那么几个人，所以还得培养他们，让他们各尽所长，各行其责。这一摊工作，不是我单枪匹马干好就行的。不，我在部门里可不是什么“闯将”，恰恰相反，要协助科长，管住手下的年轻人，起个上通下达的作用。

倒是可以说，就像我们公司在业界是“闯将”一样，当今的日本，在世界经济中也算得上“闯将”。有闯劲，一下子就赶上美国了。别看日元升值对出口不利，日本照样走过来了，始终保持着出口大国的地位。从昭和40年代起，日本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出口的，日元对美元快升到130比1的那阵，不少企业危机感很强，都担心不景气，于是拼命节约，职工拼命加油，星期天电费便宜，就把工作日挪到星期天，结果在130~140比1的水准上维持了半年。后来突破130大关，不还是顶住了吗？任你美元跌到什么程度，日本总能加强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日本就有这样可怕的劲头。

“日本的产业界，正面临必须动用全力迎击外资的局面。大家都自顾自，日本就要灭亡。这和战争中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举国一致的关头。不拿国家总动员精神去对付，日本可是要一蹶不振的。”风越（*企业局长）声嘶力竭地疾呼。

会场顿时无语。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五章《权限争议》

风越（*大臣官房秘书科长）原打算听过去就拉倒，可实在憋不住话，还是重重地清了清嗓子道：“……有人说要悠着点是不是？……悠着，能成事吗？保存余力的活法，我不喜欢。男子汉活在世上，干工作就得全力以赴。”

——同上，第一章《人事卡片》

这些年，日元对美元从260比1升到130比1，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梦。说日本保险业是日元增值的罪魁祸首，这话只对了一部分。外汇市场的大变动，挑头的不是我们，而是G5会议（*美、日、西德、英、法5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的那帮政治家，他们有意让美元贬值，压日本、西德采取协调行动。完全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想帮美国一把，毕竟美国为维护世界秩序而牺牲了经济。说实话，当时真正吃亏的，还是我们。（笑）

当然，谈到加速美元贬值这一点，您刚才提到的责难倒还是事出有因。怎么解释呢？日本不是地震多么？一地震，我们损保公司就要支付巨额保险金，资产如果集中在国内，一旦出事，就很被动。假设东京被地震摧毁，我们也就完了。这就必须在海外拥有一部分资金，作为自身的保险，这是近10年来我们公司的方针，所以要买美国债券。美元开始贬值，对已经拥有相当美元资产的我们来说是亏的，因此不得不大量抛售美元，总不能甘心赔本吧。政治家有他们的如意算盘，以为美元跌到一定程度就会止住，可我们的损失还没补回来呢，（笑）还继续卖，这就不是他们靠吃进美元所能维持的了。哎，美国人但凡有日本人那样的拼劲，美元也不至于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以前在大学时代，对美国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印象，觉得美国不知道比日本伟大多少倍，——现在也承认美国还是伟大，虽然和日本以及其它新兴亚洲国家比，经济能力相对下降了，但毕竟维持着庞大的军备，又能保证相当的消费能力和基本的出口能力，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如今美国对我就近多了，老在美元交易上赚钱嘛。（笑）这样一来，美国的印象就改变了不少，觉得他们老靠借钱过日子，总有一天会露出大破绽。其实他们那边的领导人似乎还清醒，可怎么说呢？经济结构和人们的观念都成问题，太追求奢侈，自己不转弯子，光指望日本和欧洲调整外汇政策来提高竞争能力，作用总是有限，保不住美元还会不断跌下去，通货膨胀还要越来越严重。

在市场上，美国和日本紧密相连。我们每个月最忙的也是第3周，日本时间14号上午10点半左右，美国政府要发表贸易收支情况。前年10月19日美国股票暴跌，我们公司也甚受影响。我个人倒不觉得意外，尽管不知道这大波动哪一天来，但通过分析动向，早就感到气氛不对，美国要出事，美元靠不住，得及时抽身，所以事先抛出了不少美元，结果还真干对了。就有一点误算：原以为股票暴落之后，美国的利率和美元汇率也会紧接着下跌，结果没按我的预想发展，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

今天有报道说，天皇陛下血压又下降了，病情严重，于是市场上行情是吐出日元，吃进美元，这样日元汇率就下来了。其实天皇的病情并不构成影响市场的因素，本来这阵子就是看好美元，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只是赶上这消息，美国的银行就有反应，拼命买进。(笑)看来，外国人对日本皇室的性质认识还很肤浅。天皇陛下去年9月刚病倒的时候，日元汇率也下来过一阵，不过没延续多久。

我们公司买凡·高的《向日葵》，出价确实高，我也不太理解。公开报道前就听说了，倒也没有先睹为快的欲望，反正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笑)至多是好奇心，想知道花这么大价钱买的名画，究竟好在哪里。在公司大楼顶层(*原话如此，实际上是“最上阶”的下1层)展出了好一段时间，才上去看了看，而且是陪客户去的。比想象的要大些。我猜想，公司这么不惜花钱，还是为着宣传效果。日本的保险公司都是通过代理店征订合同，并不和客户直接打交道，所以公司开美术馆，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但是有一条：日本的保险费各公司都没有差异，所以买下这幅名贵的画，有利于客户记住安田火灾海上。正好也赶上创建100周年，公司也要拿来营造气氛。当然要说这利益最终都返还给客户，恐怕就谈不上。

日本现在经济实力雄厚了，在世界上应当更多做贡献才是，比方援助“发展途上国”(发展中国家)，推进裁军和废除核武器。世界上军备其实用不了这么多，再打大战，最后只有全人类灭亡。只要头脑正常，谁都会理解的。日本过去对外挑衅，结果自找苦吃，所以日本人更明白这一点。当然，日本倒不全是无所作为，可是看当今世界上的裁军势头，主要还是戈尔巴乔夫去推动里根的，日本老是跟着美国，太拘谨了，发言权要再强些才是。

这3回采访，我谈的够多了。有一段话，将来要是在日本发表，还请您手下留情，就是关于提前退休的梦。我毕竟要在这公司干一辈子。(微微低了低头，表示敬请关照)

果然，风越(*次官)被(*记者)一挑，便严厉地批评起须藤总理来。

“这就叫‘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刻薄话说得兴起，风越又补了一句：“把产业界搞得这么苦，哪是什么惠作，改叫须藤不作(*日语“不作”意为歉收)才对。”

……

一瞬间，双方都停下脚步。须藤睁大眼睛，瞪着风越。

风越迎着那目光，微微点头打招呼：“总理，前些天讲了对总理失敬的话。”

风越觉得，对政策的批判另当别论，说坏话一事就该道歉。这才像男子汉，合乎规矩。

须藤歪了歪厚嘴唇：“哦，是那件事啊。”

——城山三郎《官僚们的夏天》，第六章《春去秋来》

三年的岁月过去了。

风越信吾的名片上没有头衔。他既无意“从天而降”（*原文“天下り”指政府高官退休后利用特权去民营企业出任领导）到民间企业当专务董事或副总经理之类的，向那帮总经理低头；也不愿求人助力，去竞选议员；又不屑“从天而降”去公社、公团（*经营公共事业的特殊法人）之类的。毋宁做一个天下大浪人（*离开主家、失去领地的武士。流浪者。待业者），才是夙愿。

他开设了一个事务所，饱览群书，同来客或青年们纵论天下国家；外出演讲，闭门撰文；或放声吟诗，或外出打高尔夫球，也有性致于麻将，过着乐此不倦的生活。尽管收入不充裕，但花销也不算多。

讨厌的事不干，看不惯的家伙不见，正合风越的性情。每天仿佛都充满阳光。只有一件事让风越放心不下，就是通产省人事的动向。

——同上，第七章《冬天过后冬又来》

我谈的这些，不晓得能不能让您满意？我成天忙忙碌碌的，在市场上争胜负，您这几次采访，也给了我重新正视自己的机会。就生活态度而言，我也许比一般人积极些，坚定些，至于其它方面，可以说是极普通的日本青年，希望中国人通过我的这些话，更多地了解他们的邻居。中国虽然这么近，可中国的事我知道的不多。我猜想，那边的人也一样，不太了解我们这边的面貌吧。

我送您到电梯口。不碍事的，这点时间还有。（笑）您辛苦啦，谢谢。

（在电梯口）那我就失陪啦。您走好。再见。（鞠45度躬，直至电梯门全闭。）

当天深夜3点左右，久病不愈的天皇裕仁（87岁）血压降到最高为60，侍医因紧急输血400毫升并随后再次追加同量，但8点半的高压66（低压为30）到下午1点仍未恢复到70。上午东京外汇市场收盘价，日元对美元比值由前一天的124.05比1跌到125比1。观察家认为，美军在地中海上空击落2架利比亚战斗机（日本时间4日19点）引起国际局势紧张是重要因素之一。东京证券交易所前场（上半天）收盘（11点）时，因10点半左右传出天皇病情恶化的消息而5个营业日（上年12.26~27，本月3~5）来首次跌落，日经平均股价指数由头天的30,243.66日元降至30,087.47日元，大阪1部市场修正指数则以28,172.06日元创历史新高。

东证后场收盘(下午3点)的1小时后,去采访剧团俳优座(1944.2.10成立,与文学座、剧团民艺[37.9.6,50.12.22结成]鼎立话剧界)演员来路史圃。1984年3千名日本青年(实则不乏中、高年)应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访华时,她是十多位话剧界代表(217个分团中第34团,团长为56岁的俳优座舞台监督西木一夫)之一。我有缘出席了其悬亲团体“三四会”的“忘年会”(为忘却1年来辛劳的年终聚餐),在六本木(位于港区的繁华街)的中国餐馆欢谈畅饮(1987.12.13)间,听她说39岁生日时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进晚餐、在天安门广场享受焰火晚会,为只可巧遇、难以觅得的“时坏史缘”(造词,指时间连环、历史因缘)兴奋而当即锁定作采写对象之一。“穷亲戚”为修好善邻而倾囊款待巨量“富朋友”的超常豪举,国庆节《人民日报》头版右方上下通栏特载首都各界青年5千人集会欢迎3千日本青年及胡耀邦总书记讲话、中曾根康弘首相贺词等破格礼遇,无疑是两国朝野协同民间亲善交流的登峰造极而随着国力差距的缩小不会再演。

见野间宏翌日的单独采访(1988.2.28,下午2~8时)在原宿(涩谷区)进行,本系列第7章之1(《温柔的光——当代“风俗最前线”上一位业余歌手的罗曼史》,89年3月发表于《中外文学》第2期)的主人公高桥淳一,就是这天(星期日)在此年轻人文化流行策源地见到其数人小乐队街头演唱时提出采访,4月23日在巢鸭(丰岛区内多老人的地区)实现(12~17时)。再见来路是在日本棋院会馆2楼大厅观看首届富士通杯第1轮8局比赛的大盘解说(4月2日10点起,座无虚席的会场内设16台大屏幕电视展示3楼进行中的局面,有“电脑”美名的石田芳夫九段见解精准、谈锋犀利、妙趣横生地即席评点)后,她请客并引见16岁的落语(单口相声)演员柳家九太郎(本名小林九,该行业声望最高的第5代柳家小[73岁]之外孙及弟子)一道接受采访(晚5~9点)。第3次单独采访(8.7)的地点像是和其他人、次暗中相关一样神差鬼使地移到巢鸭,这回也由她指定的咖啡馆所在的小田急百货公司新宿店本馆(1961年开业)恰位于5小时前下车的新宿站西口(上年4月21日的第2次同在此碰头),以前去小泽美代子家也在此乘小田急(23年创业的地铁[电动列车铁道]公司)线直达。

我在和刚结束的对吉川佳彦的采访同为最终回时赠给她凡·高《向日葵》画集,说打算用表达明媚形象、开朗性格的“向日葵”作谈话录标题的关键词。第2次采访吉川的整1年后(1989.3.4)我应邀赴京(日语为表现首都的优越而作“上京”),观赏了她扮配角的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1898~1956)著喜剧《四川好人》(43)。终场后有幸到后台请她引见了同龄、同乡(1945年3月14日生于东京)的主演——78、79年以《望乡》(74)、《生死恋》(71)令无数中国观众倾倒的栗原小卷。10支烟火头便引发顶棚喷水的SAISON(季节)剧场舞台幕里大书“火之用心”,也是那次入幕后窥得的内幕(听答疑才知是各大剧院通例)。在此牵出的《生死恋》原作为武者小路实笃的《爱与死》(长篇,1939)、《友情》(中篇,20),前述新潮文库累计销量前10名中唯一未提及的第6位,正是和第4的《少爷》(夏目漱石)同样例外地健全的后者。

或许是同天双获采访圆满收尾的“达成感”(达到目的、取得成就的满足感)冲昏了头脑,

翌日9点应约赴野村证券总部某部门高级职员M先生时大出洋相,居然没有确认手头名片上的地址就想当然地到新宿站下车,直奔昨天经过时外观气派留下深刻印象的野村证券大厦(地上9层,其实是该公司支店所在及其它公司租借的办公楼),在上班人流拿出磁卡工作证贴近识别机、待自动放行后进入的高峰时段,傻乎乎地问门口接待处柜台内2个秀色可餐的小姐(日本大企业等的该岗位普遍配置年轻貌美的“花瓶”)要如约见人,对方诧异地说该部门是在日本桥(中央区)的总部大楼(地上7层),我才如梦初醒地赶紧找公用电话去道歉失约,再按预定叙旧一番并答复有关中国的几条咨询。这家日本证券界之雄82年5月在海内外同行中率先开设北京事务所,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办的5周年纪念招待会而尝到阔佬派头。对比安田火灾海上和野村证券的总部大楼层数之6倍差,就更觉得买超高价名画如探囊取物般不费吹灰之力的“新宿野武士”强势不凡。《金牧场》里“被电流烧旺的红瀑布”般泻下的灯光广告在“海上火灾”外又现“野村证券”,居“TOYOTA 自动车”(丰田汽车)等之前的二者同受张承志注目、特写的奇缘妙不可言。

野村对与田渊节也董事长、田渊义久总经理(分别生于1923、32年,无血缘关系)熟悉的山崎丰子在华采访鼎力协助(山崎在胡耀邦首次会见并宴请时该公司一沾亲带故的干部被许可陪同),在我由山崎和竹内实先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现代中国社会、文学研究泰斗,23年生)保举实现的国际交流基金特别研究员的1年期限将满时,又应山崎陈情提供研究赞助以维持居留资格、继续在此深造。以已持1年、再续1年(1988.7.1起)的京大人文研招聘外国学者身份从事的研究、采访,在财政年度(至89.3.31)内取得了多项收获——成为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大学共同利用机关,87.5.21创立)首批共同研究员(属中西进教授[日本古典文学、日中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权威,29年生]主持的“日本文学与‘我’”研究班);内定从新年度首日起担任京都工艺纤维大学(1899年前身创办,1949年改为大学编制)工艺系副教授(讲授现代日本文学,任期同为3年);岩波书店主办《文学》(33.4.1创刊)89年3月号(3.10发行)发表论文《“文革”的中国文学和日本的战后文学——相互参照的尝试》;口述实录文学系列中采写片山和子、吉川佳彦的2章也已经或即将脱稿。

紧接着的活动就是去那家格调至高的“硬派”(严肃)出版社的老牌学术刊物的编辑部,从10点到11点和清水克郎编辑第3次(上年8月3、9日以来)磋商敲定再下月的发表。经野间宏推荐(4月22日引见给岩波书店编辑第一部的资深编辑加藤亮三),编辑部委托竹内实(1987年3月京大人文研退休[国立大学教授过63岁为限]后,88年转任立命馆大学[00年前身创办,22年改为大学编制]国际关系学部[系]教授)、西川长夫(同职,法国研究、比较文化学者,34年生)两先生审阅(都主要指出技术性细节或文字问题,如前者认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作日本人易懂的“下放”会和“右派分子”所遭处罚相混,文中表现“和译”[日译]的“邦译”意为译成“本邦”[本国]语言而外国人不宜用;后者[上年12月12日初次晤面请教]提醒注意第1、2次“战后派”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派”的对应比较不要牵强,建议“三大新潮”改作便于读者接受的“三个大的新潮流”),星野纮一郎

主编拍板将因较长而分2期连载的原计划改成1回登出，主要是考虑所阐述的3次浪潮不便一劈两半。于是该文以较大篇幅（除末尾24页广告外的正文116页[论文8篇，随笔2篇]中占36页）刊载，文末标明归属关系而分享成果的国际交流基金、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京大人文研、国际日文研乃至京都工纤大都脸上有光，和作者、推荐者、审阅者、编者皆大欢喜。

从以上经过可见一斑的是这份相当于中国国家级的重头刊物“用心”（防备）严密，不乏著名人士担保的“空降”（有行内人称为“落下伞投下”[跳伞空投]）稿件也须2名专业对口的学者把关“查读”（审阅）。本期论文标明职称者除我外有4名教授、1名助教，其阵容符合日本的文学研究家多须任教以保障收入和成果发表。有趣的是排在拙文（第4篇）前的2位日本教授（北海道大学[1876.8.14前身创建，1918.4.1设立] 龟井秀雄 [文学研究家、评论家，37年生]，法政大学[同1880.4.10，1920.4.1] 渡边广士 [法国文学研究家、文艺评论家，34年生]）之作（《虚的读者》、《实在的自己》之隐喻——论〈破戒〉），前者解析岛崎藤村的《新生》（以作者和侄女乱伦为原型的丑闻告白长篇小说，19）并联系夏目漱石的《心》，后者评述的藤村文学代表作也在前述新潮文库长销书多自虐、自灭、自尽处言及；与之无关的第3篇（莫里斯·平罔 [法国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日本研究家，29年生] 演讲[于卸任东京大学教授的88年]、筱田胜英 [法国文学研究家，未标明的职称为白百合女子大学(1881年前身创建，1965年设立) 副教授，48年生] 译《人质的主题——从拉辛到克洛岱尔》），作者以《日本的自尽》(84) 著称学界。

岩波书店最早是岩波茂雄（1881~1946）创业于东京市神田区南神保町（现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旧书店，开张翌年的处女刊行——夏目漱石自费出版的《心 先生的遗书》超乎期望而为双方的永恒里程碑，又转而以文库版销量之最（兼所有文学作品各类发行量榜首）化作新潮社的摇钱树、聚宝盆（日语或出于对世界最强国、首要货币的崇拜而称自创的“弗 [dollar, 美元] 箱”[多义为①放钱的箱子。金库；②提供钱的出资者；③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者。让人得以赚钱者。畅销商品]，以美元为通货的美国人却没有表现 moneymaker [赚钱者] 的此说）。发祥地的神保町聚集着众多出版社并以世界最大规模的旧书店街闻名，开国总理周恩来晚年怀念留日（1917.10~19.4）时驻足的神田旧书店街。我初次慕名而来时便被上百家摆满五花八门的旧书的大店、小铺遍布的壮观感到眩晕，不知蜻蜓点水该进哪些家和走马观花何时才能完。记不得是哪一次购得比定价（7,600日元）还贵的绝版《本因坊战全集 别卷 吴清源特别棋战》时，忆起“文革”末期在上海旧书店发现1套吴著棋书（6册?）却买不起，探问能否单买其中1本对局精解遭否定而望洋兴叹。

不堪回首的如烟往事发生的福州路是田中角荣首相访华（1972.9.25~30）前念叨的四马路，他受29岁（47）时流行的《夜雾的布鲁斯》（岛田磐也词，大久保德二郎曲）的“梦幻的四马路啊虹口”，把其时上海最大的红灯区（日语作“欢乐街”）放在日侨多年集居地区之前抒发对往昔浪漫的乡愁。世人皆知新政权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使妓院和剧院、茶馆浑然一体的“魔界乐园”彻底改观，天翻地覆的浦江风雨中雄师宝剑斩“黄”（“酒色财气”之第2毒）而秋风

扫黄叶般地灭绝了青楼淫窟——在此借用并转义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4)起首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李商隐《五律·风雨》前半的“凄凉宝剑篇,羈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的字语,本文“青楼”不作由青漆涂饰的精致豪宅雅舍代称豪门高户意,而取杜牧《七绝·遣怀》后半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妓院意;又籍此3诗人的名句表达和承蒙关照的竹内实、荒井健先生的共同语言(前者与武田泰淳合著[主笔译、注、评]《毛泽东 其诗及人生》[文艺春秋新社(46.6~66.2),65],后者著有杜、李诗文译注、索引[74,84])。

我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之日(1972.1.10)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区林场)下(雪)乡”,又随改善“知青”待遇的转弯集体调到黑龙江省电力建设公司第1工程处,出山(营林所)后又进山(南岔林区附近的深山)建设亮子河(210)发电站,然后易地高就到远离故乡“东方巴黎”的“东方莫斯科”哈尔滨(动力区)。10年“文革”恶梦将完的最后1个元旦在北疆省会听到新发表的毛词2首,以《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的“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收尾。受《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1964年5月1日发行,非官方日文版有竹内实译注、角川书店[45年11月10日创业]71年10月[“9.13”事变次月]刊《毛泽东语录 附:论权力斗争》)等灌输的牢记“天(子之)声”的习性,立竿见影地储存到被当局宣传占领多半的脑内并自动开始活学活用,此后遇到陈腐不堪的认识或坐井观天的狭隘时会脱口而出这句粗话豪言。

中共建政1/3世纪后日本还有人醉心于早已“旧貌变新颜”(上述毛词2首之一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的四马路之春梦,改革开放10年后中国仍存在不把“小日本”看在眼里倾向,都会激起呼号丢掉幻想、喝令免开尊口的冲动。复交时的两国首脑分别牵挂对方的旧书市和“欢乐街”显出思想境界、精神趣味的高低,而据说亏得埃利塞夫(日本及东洋研究家,美国哈佛大学[1636年成立]教授,法国籍俄罗斯人,1889~1975)力主保护而免受美机轰炸的神田旧书店街,在日本战后复兴、高速发展的地覆天翻中远远超过青年周恩来亲历的规模。在这方弥漫着浓郁的书香的书城里随手扔1粒石子就能砸中1个书店,街上随便走一小遭就有相当的概率(日语作“盖然性”、“确率”)和出版、教育、文化界的人士擦肩而过。

1月6日上午忙完本职工作后的偷得片刻闲自然用于就地逛旧书店,直到下午2点第2次走访“旧书圣地”内的综合文化社(主要从事出版企划、编辑等)。董事长关口博夫(46岁)还记得上次(去年4月26日)的第2天我去见井上光晴,饶有兴趣地问起了交往作家、采访多方的感受,听说前天拜访埴谷雄高时便提到挚友(自称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之交往)立花隆(新闻工作者、纪实文学作家,1940年生)的经历——就读东京大学文科2类、文学系法国学科(59~64)时代,受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定斗争(59~60)的学潮影响而把埴谷视为神灵般的导师,怀着近乎顶礼膜拜的敬畏初见他时难以克制紧张。立花和关口的共事始于主持追究现任首相的违法敛财,那位酒色财气“四毒”俱全者终被立花主笔的调查报告《田中角荣研究——其财路(原文为“金脉”)及人脉》(《文艺春秋》1974年11月号,10.9发行)等“炮弹”打倒(12.9

辞职)，由此对照可见少言寡作的埴谷对相当一批战前出生世代是何等的思想巨人。

立花毕业后未能通过岩波书店和NHK的招聘考试而就职于日后成名的舞台——文艺春秋社（1923.1~46.3, 66.3去后续社名之“新”），这一曲折和我结识关口的搭桥者部分重合。来日后首个元旦受邀去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时来家作客的山下千秋家（大阪府和泉市），听说曾一道去西藏等地探访的同学岸本叶子有才华、名气就请她介绍。于是在一并采访前述话剧女演员及单口相声小演员的头一天（新年度首日的4.1）得以晤面，这位擅长散文的自由撰稿人独身居于武藏野市吉祥寺（和埴谷雄高在同町内的另一丁目 [小区]，直线距离约900米），约定在都营地铁神保町A-7检票口等候也可知旧书店街象征的古老、高端文化圈之磁力。其后将我引见给关口的她生于1961年6月，在立花20年后（84.3）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系相关社会科学科，同样求职NHK未果而被东邦生命保险相互公司（1898.5.1第一征兵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几经改称后1947.12.1定位新日本生命、东邦生命保险相互公司 [日本保险业特有的相互公司是签约参加保险者算作成员的社团法人]，多向自卫队人员、家属营销的中等规模的人寿保险公司，前安田火灾海上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安井诚82年跳槽出任其董事长）录用。

岸本翌年出版求职体验记《讨厌“水晶”样——女大学生求职活动日记》（“水晶”语自小说家田中康夫 [1956年生] 在一桥大学法学部 [法律系] 毕业前受处分停学1年、大银行就职内定取消待业 [因流用所属社团资金] 期间创作的《恍惚感觉，水晶样》[80.前5字直译作“总觉得，”，获第17届文艺奖后翌年入围第84届芥川奖、畅销超100万册的该长篇开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先河，以标新立异的442条注释详解东京生长的较富裕的年轻人之外鲜有熟知者的名牌货、餐厅、学校、地名等，商品目录风格的花花世界中主人公由利 [女大学生，时装模特] 精神空虚而又无忧无虑地享受时尚生活，“水晶族”遂成为时下女大学生的群体代称），并以主人公的名字作取代原名下田昌子的笔名。1986年富士电视台（57.11.18设立）将否定“水晶族”活法的该处女作改编成剧（题为《冰冷的夏天~女大学生求职活动日记》，麻生祐未 [63.8.15] 主演，8月22日晚9:02~10:51播出，当天大报电视节目预告栏中副题为《实录!! 美女大学生含泪的求职体验记 女性不甘忍受》），原作者辞职后9月赴北外留学至翌年7月。她专事著述后1988年5月初访台湾，经今年1~2月再次采风，预计年内刊出台湾见闻录。

初访综合文化社时关口博夫称赞电影《大阅兵》（1986，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气势和壮美，他请来陪同的讲谈社（1909年11月前身 [大日本雄辯会] 创业的大出版社）学艺图书第一出版部副部长阿部英雄以职业嗅觉问了陈的种种情况，及向日本读者介绍时从何处切入好（事后又在出差京都时和来电话咨询，遂考虑为他主管的该社现代新书约写“文革”经历，交另人翻译、编辑）；听我介绍贾平凹、高行健、莫言、王朔、何立伟等受川端康成影响后为该社宣传杂志《书》（76年2月创刊）约稿，以《中国文坛的“川端热”》为题发表在1989年1月号。再访给岸本叶子亦前来的一连串晤谈划上了句号，印象深刻的尾声还数那次黄昏过后在地铁站分手前五言一席长谈富于教益，并相约各自著述中不披露对方独家自白的爱情秘史。此时无人料到，今晚

即成日本史上有记录为证的最长朝代 (始于 1926 年 12 月 25 日) 之终夜。

1 月 7 日 7 时 55 分, 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 (51 岁) 和宫内厅长官藤森昭一 (62 岁) 分别发表昭和天皇于 6 时 33 分“崩御”(驾崩)。旋即从二者所在的首相官邸 (千代田区永田町)、宫内厅 (同区, 皇居内) 到银座的富士银行支行等, 全国的官、民间设施纷纷降半旗; 东京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赶到皇居前广场吊唁的民众从 9 点的约 200 人不断猛增到万头攒动, 9 点 32 分在坂下门前提前 28 分钟开始的致哀签名到 12 点 50 分截止时有 19,450 人 (万~十的 4 位数恰合终战之年) 分列排长队写下姓名 (可加上所属都/道/府/县 (相当于中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12 点 14 分在二重桥前新设的记账所 (签名留念处。两处最多时搭 20 顶内置长桌、排放数册签名簿的帐篷) 到 14 点已有 29,780 人驻足; 预定晚 6 点的结束因来者络绎不绝而推迟到第 27 万 9,407 人写下最后一笔的 8 点 25。

我自然不会放过见证昭和落幕时群情涌动的机会而在尚有立锥之地的 10 点到场, 随乡入俗地签名 (据报此时累计为 1,515 人) 后又抓拍了部分场景并简单采访了数人, 其中 3 位应我要求在笔记本上留下姓名、地址、电话以备日后申请采写。来自京城外 (距离约 50 公里的埼玉县饭能市 [人口 7.5 万, 全县 39 市中第 23]) 的松岛一 (68 岁) 对吹上御所 (天皇居处) 虔诚地深深鞠躬, 答我问时朗声说他那个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人对天皇多怀有特殊的感情, 又称天皇给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和影响是刚懂事时听的“玉音 (天子之声) 放送”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午 NHK 播放的天皇宣读前日接受《波茨坦宣言》 [美、英、中 3 国对日, 7.26] 无条件投降诏书的录音, 是天皇通过广播首次向全民公开“肉声” [“玉音放送”一般说明为播出天皇“肉声”的无线电广播, 对照《广辞苑》的【肉声】定义“不通过麦克风等机械的, 人亲口发出的活生生的声音”及用例“一接する” (直接听亲口言), 不妨说国民耳闻的用麦克风录制的“玉音”是间接“肉声”])。亿万人就地集合肃立聆听电波不清、声音陌生、词句难解的降伏宣言、安民告示, 是多靠预感、猜测或片言只语的理解领悟到败北、解脱的男女老幼的永存记忆。

日本人在四大“通过礼仪” (通常的人生必经仪式) ——“冠婚葬祭” (成人, 成婚, 葬礼, 祭祖) 中最重“葬”, 泛指合伙排斥的“村八分” (江户时代以后村中百姓 [日语该词除平民外亦指农民] 违反规约等时, 村上的人联合起来断绝与之来往、交易的法外惩处规矩), 也有说是 10 种集体行动中帮助送葬、协助灭火这 2 件网开一面 (成人式、婚礼、分娩、生病照顾、盖新家或改建帮忙、防洪排涝、逢年法事 [社会习俗重视死后第 1、2、6 年的 1 周忌和 3、7 回忌]、旅行则不管)。“百姓/村上的人联合起来/制度/送葬/不管”使我想起毛泽东强调过葬仪的重要 (《为人民服务》[1944.9.8] 的结尾: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 不管死了谁, 不管是炊事员, 是战士, 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 我们都要给他送葬, 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 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 寄托我们的哀思, 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而不容袖手旁观的 2 件 (合理性分别在于顾忌遗体腐烂引发瘟疫和火灾殃及自家) 又提示着防火为要务。

有待法制化的事实上的国歌《君之代》(词源于纪贯之 [和歌诗人、和歌学者, 约 868~约 945] 等奉醍醐天皇 [885~930, 97~30 在位] 命编撰《古今和歌集》[05 或 14] 载无名氏作, 林广守、奥好义 1880 年作曲), 和中国的《哀乐》(根据北方吹打乐曲改编) 旋律、格调类似而带演歌亦含的哀思, 善于克制感情的日本人在广场上没有像 13 年前翌日周总理逝世后的中国人那样痛哭、呜咽, 而只有碎步踩小卵石 (日语作“玉砂利”, 常铺于道路、庭院) 的轻声显出肃穆弥漫。另一方面下午 2 点多新宿的闹市照样熙熙攘攘地挤满若无其事的年轻人, 涩谷区有市民举着“天皇死了也消不掉侵略的历史”、“废除天皇制”等标语游行; 晚上日本第 1 “欢乐街”——新宿歌舞伎町里吊唁旗子旁醉汉出没的光景, 和银座霓虹灯终夜不开的自重相映成趣 (《朝日新闻》摄影报道)。“火灾海上”所含的水火和同样不相容的冰炭, 在这个有气度包容多元、多样的国度里能和平共处。

大冈升平 1945 年 1 月作为密码兵 (同战败时在鹿儿岛县服役的梅崎春生) 在菲律宾战场患疟疾昏睡中被美军俘获, 72 年当选日本艺术院 (优待卓越文艺家的荣誉机关, 37 年设立) 终身会员 (定员 120 人以内) 时以此经历为由辞退, 这次天皇病重期间又以复杂的感情表示“可怜”, 但他比年长 8 岁的对方先病逝于昭和改元 (大正 15 年的圣诞节天皇嘉仁 [1879.7.31 生, 1912.7.30 即位] 驾崩当天) 63 周年之日。埴谷雄高 1932 年因触犯 (对天皇、皇族、神宫、皇陵等) 不敬罪、治安维持法遭拘捕起诉, 翌年接受检察官规劝的承认天皇制就不妨信仰马克思主义, 在“上申 (呈报) 书”中写“宇宙之中太阳系首先灭亡, 天皇制在之前灭亡, 但存在将相当长久”, 妥协的结果获徒刑 2 年、缓期执行 4 年出狱。对异端分子允许保持信仰的部分变节和容忍声称天皇制必亡, 反衬出现代中国军阀统治、军事独裁下的血腥镇压、彻底肃清之严酷。再试想“文革”中对领袖及“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敬的“反革命分子”, 哪能对当局公言“不落的太阳”将陨、现行体制趋亡而得高抬贵手的。

别有用心地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无与伦比的林彪在全民敬祝万寿无疆的热潮来前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 九十岁, 一百多岁, 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从他看来其时 (1966.5.18) 72 岁 (比林大 14 岁) 的毛能享年 90、过百就是万岁、万万岁, 结果毛在远离百年大限的 82 岁便病故, 毛时代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阁级要人无一高龄上百。日本人平均寿命居世界之首 (1978 年以男 72.69 岁、女 77.95 岁首次达到, 88 年为 75.54、81.3 岁), 过百龄者 (2,668 人) 在总人口 (1.22 亿) 中属凤毛麟角却连年稳增。战败后作为空前绝后的皇族首相任第 43 届 (1945.8.17~10.9) 的东久迩宫稔彦亲王, 创历代 74 届 (1885.12.22 起至今) 中的最短记录 (54 天), 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活过 101 岁 (1887.12.3 生) 仍健在。战争期间代号“101”的林彪未按毛书赠曹操《龟虽寿》诗的良好用心保持安康, 长年多病及铤而走险的结果不待毛百年之后接班就在 63 岁上葬身域外荒漠。

“文革”后制定、改革开放后被由代转正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 聂耳曲, 1935) 取代的国歌 (沿用代国歌, 集体填词),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誓言仅 1,735 天

(78.3.5~82.12.4) 即昙花一现地销声匿迹。连代国歌的名分都没有的《君之代》的天皇治世“千代八千代”的祝愿却经久不衰地代代传唱下去,而符合引进阳历、实施立宪君主制(1872.12.3 [阴历] → 73.1.1 [转换], 90.11.29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的一国两历(西历/元号)年又以本邦基准为正宗。政府、金融机构等的法定或惯用记载方式产生的“昭和100年(2025)”并列犹如“皇帝的新衣”,未闻有天衣无缝(用日语“天真烂漫”意)的孩童喝破第124代天皇岂能延命到千年的1/8(125岁)。除神话、传说外的天皇中在位、享年最长的裕仁宝算(源于唐朝官员徐彦伯《奉和幸丰温泉宫应制》诗的皇帝寿数的敬称,《广辞苑》语释作“天皇的年龄。圣寿”,典据为《平家物语》[作者不详的军旅文学,1219~43年间]的“惟祈愿此君千秋万岁的一”)87岁,昭和的“千、万”则以星期、天为单位(3,237周,22,659日)。

讲谈社纪念创业80周年(1989.11)编《昭和二万天的全记录》(18卷+别卷1册),按完成顺序首刊的第7卷《昭和20~21年 废墟上的出发》正合战后新生的起点,问世(89.2.24,第1次印刷发行)却大大晚于该朝代的第2万天(81.9.26),但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而际遇怀念刚到终点的昭和之机。拙作《中国文坛的“川端热”》跟濑户内晴美(小说家,1922年生)、黑柳彻子(娱乐界明星,《窗边的小豆豆》[81]作者,33年生)等名家的随笔同居1册的该社主办“读书人的杂志”,发行日的元旦兼1989年、昭和64年,同月7、8日则因现天皇逝去和新天皇就任(0点整)而分别为昭和末日、平成首日。驾崩8小时许后(下午2点37分)公布的新年号遵循传统取自汉典(《书经·大禹谟》的“地平天成”,《史记·五帝本纪》的“内平外成”),有趣的是如采用者之愿国内没有同字同音(Heisei)的地名,而上年岩波文库(1927.7.10创刊)东洋文学第52种(前出中国古诗、“四大奇书”等小说及鲁迅、茅盾等人作品)新刊的荒井健(我来日时的接待教授)等译钱钟书《围城》的舞台里有虚构的湘西“平成”。

地名、团体名与《君之代》相关的八千代少年少女合唱团(1977.12成立)的有关人员也是我旅日活动的协助者,新朝初日到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人口约43万,县内19市第4位)采访的残间整司夫妇,就是中学时代随团访华演出(86.8,北京、天津、上海)的残间礼(初中3年级学生)的祖父母。去年参观该团在本地公演前单独采访她时(4.24中午)对其祖父事迹产生兴趣,有意把这位修车行个体经营者和在日产汽车座间工厂采访的工会干部作为一对来写,此行却因他居家接待后以散乱为由谢绝参观工作间车场而留下遗憾。不过想到特克尔和张辛欣、桑晔(分别生于1912、53、55年)的口述实录文学都是为写100篇而采访约300人后精选,也就抱着“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豁达心情上了回京都的夜行汽车。

晚11点许~晨7点许的旅途煎熬令日本人到中年后就不愿为省钱而透支体力了,但两国通货购买力的天壤之别使我抵达当夜投宿旅馆的房钱就几乎耗尽了所持的1万日元。用接待教授主动借给的10万日元第2天签约住进租房(月租金4万)后买薄被、枕头又花近万,当头两棒共折合人民币近500元是停薪中的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相当于大学讲师)工资的数倍。

好在国际交流基金对特别研究员待遇不菲（相当于该国平均工薪收入的85%）而不愁衣食住行，但钝刀割肉般的痛楚唤起了“节约每一个铜板”（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1）的强迫观念。好在有被配曲灌输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诗《七律·长征》，1935.10）来打气，加之“知青”时代习惯了上海和黑龙江腹地间漫漫苦旅单程39小时的忽快忽慢、屡停不爽的列车“劣驶”（造词），120年来的首都（尚无法律规定）和近1,200年前诞生的古都（794~1869）间的“暗夜行路”（“小说之神”志贺直哉[1883~1971]代表作长篇[21~37]题），就不过是小菜一碟——英语作“a piece of cake”（1份蛋糕）的这一比喻日语说“朝（早）饭前”，早起后空腹状态即可轻易处理的形容恰合轻车千里（公路距离450余公里）一宵还的终点时分。

回寓所后看家人录下的驾崩、改元当夜富士电视台播出的3部特辑《昭和天皇》（7点至深夜），惊奇地发现穿插的列岛纵横报道（皇居广场，上午10点15分）中有我的镜头——1老汉扯着洪钟般的嗓门大喊一声后鞠躬、脱帽、再鞠躬之际，蹲在摄像机跟前仰拍此公及身后众多围观者（其中1白人男子用小相机拍照），随后躬身（为不挡别人视线或表示谦逊、自制的日本习惯）移开。成为历史见证人的见证还见于《昭和告终之日》（世界文化社[1946.2創業]，3月10日）第47页（出自88年获日本摄影协会[52.12成立]年度奖、《在苏州》[85年刊]等访华作品甚丰的摄影家斋藤康一[35年生]之手），大照片中密集人群前列有老少俱有的5男1女各自低头默祷（4人合掌，1个半谢顶的男子右手提包而将挂着长串佛珠的左手作“手刀”[单掌伸直成刀状，表示感谢、抱歉、请求等意]竖到脸前），他们身后左端1位穿风衣、系领带、多银发、左手拎录像机和皮包的男子右手持相机拍照，右端的同样戴眼镜、西装同为深米色的举机照相者正是我。当时聚精会神地用小相机记录感人场面而未觉察到自身成了双重“被写体”（被拍摄对象），碰巧和2天前的吉川佳彦访谈最终集大成版一并留作了时代谢幕的观众兼记录者。

该大型摄影报道集（263页）的“监修”（指导监督）、编者三木淳（新闻摄影家，1981~88年任日本摄影家协会[50年成立]会长，19年生），曾是《生活》（美国的图片新闻杂志，36年创刊）专属摄影师中唯一的日本人，所摄吉田茂首相签署旧金山和约（51.9.8）时叼雪茄的头像登上封面而名声大噪，这段往事又和前述我采录集团“肉声”的动机时提及的那位战后复兴特等功臣的嗜好雪茄紫烟相暗接。刊行的平成元年3月10日是东京大空袭（1944.11.24~45.8.15）最甚节点43周年，二战末年的这天0时许344架美军B-29轰炸机趁强风猛投烧夷弹而创单日空袭加害的世界纪录。约10万人死亡、100万人蒙难、4成区域化为焦土的重创是狂毁首都、滥杀居民的极点（4.13、15，5.24、25~26的数次亦惨烈，日本棋院总部[赤坂区，今港区]就烧毁于这4次中的最后），旷日持久的东京大空袭的310万人受害（死者为11.5万）和日本战争中死亡总数（军人、军属230万+平民80万）相同。昭和天皇的第1个孙子东久迩信彦就在13个小时后呱呱坠地于防空壕内，比较日本战后文学和中国“劫（‘文革’）后”文学的拙文所载《文学》也在刻着受难烙印的这天发行。

我从离娘胎起自带的“史缘时环”始于生在甲午战争爆发整60年（天干、地支循环1轮）

后 (1954.7.25), 满 30 岁之日山崎丰子为采写《大地之子》首次约见、宴请竹内实赐教 (后者访华期间初见我时掏出记事本提及日期、地点), 二者后来联名举荐我申请国际交流基金特别研究员, 都暗示着注定为两国沟通、交往效力的天命。诞生时大雨倾盆而来的乳名与同年夏毛泽东作《浪淘沙·北戴河》的起首 2 字重合, 和“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相呼应的下半阙前半的“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引出曹操 (155~220) 讨伐乌桓族凯旋归途中临此地、观沧海的故事 (07)。似乎无人注意到回首千年的该词作于周王朝 (前 1046~前 256) 成立整 3 千年后, 而我恰逢这年的出生又在 30 年来翻译的川端康成著《名人》的完结当月 (《吴清源棋谈·名人》早 15 天于 7 月 10 日文艺春秋新社刊)。

生于 1,300 年前的盛唐诗人孟浩然 (689~740) 胸怀孟子 (前 372~前 289) 善养的浩然之气, 感吟“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 我辈独登临。” (《五律·与诸子登岘山》首、颔联) 儒教“亚圣”去世 999 年后降生的唐代“诗圣”杜甫 (712~770) 在题中亦含“登”的诗 (《七律·登高》) 中, 同用“独登 / 江 / 来”咏叹“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颔、颈联) 毛词写大雨中打鱼的“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和尾声“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及全文, 也有“落 / 不 / 边 / 往 / 事 / 年 / 临 / 有 / 秋 / 今 / 是 / 人”而意境都高远、气势更豪迈。含 3 首中 3 字的“多事之秋”恐怕会在 1987 年全球股市暴跌后再现于历来多变的 89 年, 倘若如此则本篇更具有富于时代精神的证言价值。

我幸而未耗完“有 (考) 生 (资格) 之年”而落得“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登高》尾联), 通过“文革”后恢复、11 年来被剥夺公平竞争机会的考生蜂拥而至 (日语作“杀到”) 的首次高考 (于外地发配来的“知青”多而打破头的竞争率据称比全国平均的近 30 倍还高一大截的黑龙江省, 1977.12.17~18 统考, 19 日加试外语), 录取垫底志愿的黑龙江大学日语系 (未中的第 1 志愿是张承志 2 年前作为“工农兵学员”毕业的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 其次的志愿是在外祖父执教、父亲任干部的同济大学由德国人创办 [1907 年成立德文医学堂, 23 年改现名] 而有缘的德语), 10 年后同月在日本全面展开口述实录文学采写的“时坏史缘”, 或许是生此材必有用的天意驱使我在百年代谢的关节独登千里外邻国的历史活剧舞台。

当年为跳出底层而拼搏赶考的头天第 2 场因猜中语文作文题《每当我唱起〈东方红〉》而窃喜, 颇有“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回乡” (杜甫《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颔联) 的爽朗心境。徒冠“知识”虚名的青年名正言顺回乡非白日梦的光明时代, 到来速度犹如“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同上尾联), 但做梦也没想到 10 年后的同日我会在东海对岸追寻邓小平决意改革开放的契机之一。这天我在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穿行于自动化生产线旁时突然机器一律停止转动, 原来是 130 公里外的千叶县东部海底 11 点 7 分发生 6.6 级地震而致首都圈大面积交通、通讯等瘫痪。从未体验过强震而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电瓶车行驶中浑然不知, 据报池袋阳光城 49 楼的 SAISON (季节) 集团广报室职员则惊呼第 1 次晃得这么剧烈。

当天《读卖新闻》夕刊（下午发行的晚报）头版速报已砸死 2 人的强震，而 3 条消息中最小的《日元创新高，一度达 126 日元 东京市场》之上，《卢泰愚当选 / 韩国总统大选》和《关东发生强地震》并列上半部。回想来日时在日航 786 航班（下午 4 点离北京，7 点 15 分 [北京时间 6:15] 抵大阪）上，机内供阅览的各大报朝刊（拂晓发行的晨报）多在 1 版显要位置报道韩国执政党（民主正义党 [1981.1.15 成立]）支持代表委员卢泰愚（曾任内政部长官等，退役大将，54 岁）昨天（87.6.29）发表的要求实行国民直接选举总统、释放政治犯等的民主化宣言所受欢迎，惟《日经》头版不提而头条是《美元投资，世界性的恢复 / 外债净购买额达最高 / 日本 6 月突破 110 亿美元 / 海外也远离日元、马克》。这则要闻触发我注目对中国人完全陌生而关系日本人切身利益的领域，因之得以采写日美货币交易员可谓天赐良机和与系列篇首相符的原点伏笔。

最终采访时吉川佳彦言及的天皇病重始于汉城奥运会开幕（1988.9.17）1、2、7 天后发烧（遂取消当日“天览”[天皇观览]大格外喜爱的大相扑比赛）、吐血、病危，邂逅安田火灾海上总经理恰逢闭幕日（10.2）。亚洲第 2 次主办的夏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设计师李御宁（比较文化学者，梨花女子大学校 [1886.3.31 前身创建，1946.8.15 设立] 教授，34 年生），对我来说是国际交流基金特别研究员的前辈（早 6 年）和国际日文研的同期（身份为更高的来访研究员即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及社科院、国际交流基金特别研究员的前辈张承志著《金牧场》发表年的来日，正逢南朝鲜从 39 年来的军事独裁走向民主自由的转折点，其后耳闻目睹的此间巨变则象征性地现于和邻国日趋兴旺成对照的悲秋天皇病重及年初昭和告终。作客东瀛的我辈独家采写的万花筒（日语作“万华镜”）、走马灯的世态人情、时代流转，正因处于历史的漩涡中、拐点上而有意义。

安田火灾海上总部大楼底部前后向外呈弧形的造型寓意，来自日本人喜好“八”字向外伸张发展模样的图吉利（和中国的 8 谐音“发”而为吉祥数异曲同工）。1888 年开日本火灾保险营业先河（早 8 年创业的东京火灾海上于 84 年 4 月 2 日开始船舶保险业务，火灾保险则是 1914 年才和国内首创的汽车保险一道启动）的该公司一再显出偏爱 8 的基因，继成立百年的 3 个月前和当月（1987.3.7）重金购下、运来凡·高《向日葵》后不顾已对大藏省许诺今后作罢，于开业百年后的翌月（88.11）在伦敦拍卖行以 7.9 亿日元梅开二度，得手高更与凡高同居（1888.10~12）时背对背同时创作的《阿利斯基的林荫道，阿尔勒》。翌年 1 月 24 日起放在安田火灾东乡青儿美术馆（元月开馆始于平成首日）内的姊妹作右侧展出的跨百年、万里的时坏史缘，此文脉中又由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的自杀未遂（50 岁时）和多病早夭（1848~1903），在这对难兄难弟、反目冤家殊途同归之外引出和日本自尽史的连结，除上述诸例还有其诞生 99 年之际以中篇小说《深夜的酒宴》成名的椎名麟三，像是追随 2 度自杀未遂的母亲（生后第 3 天卧轨，18 岁上跳海）那样于 22 岁变节后曾自缢寻死（战后复兴完成后在将爆发第 1 次反安保斗争的激荡之年起首无端自杀的“战中派”作家火野苇平，21 岁时任步兵干部候补生期间因读列宁著作而遭降级、退伍，3

年后在老家福冈县若松港组织装卸工工会并领导罢工，又结成北九州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同任书记长，1932年[晚于椎名1年]遭镇压思想[政治]犯的内务省特别高等警察逮捕，未能振作2年前给长男起名的“斗志”而旋即“转向”。

和经济相关多的“第1次战后派”中椎名14岁时(1925)父亲(警官)炒买炒卖米价行情失败；在高更诞辰百年以长篇纪实小说《俘虏记》(初稿作《狂人日记》)成名的大冈升平，父亲是高更早年从事、知危而退的股票经纪人，1931年暴跌而破产时供职的“日本华尔街”后为同流者野间宏的题材。我采写安田火灾海上的外债、外汇经纪人暗合总经理欲构筑以财产保险为轴心的综合金融机构的宏图，开业百年适逢该公司首次在非海上部门营业额(保险费收入)半年度(4~9月)业绩首居业界第1(《日经》1988.11.15)，后藤康男在我结识他的3个月前成为第1个出任日本损害保险协会会长的该公司首脑，其踌躇满志由外国投资家持股超2成(86.10.1)、本次业绩创新高而提高股东分红等证明了收效。巨资中标高更画未引来主管衙门的微词或因《向日葵》受好评(抵日时有50多家美术馆等要求分享巡回展览，到12月27日的近2个半月观众达161,470人)，及反衬出眼下这笔钱微不足道(上回的约1/7)，奇妙的是见报时机(1989.1.18)正在损保协会成立43周年之日，及警察机动队向“日本红卫兵”死守的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发起总攻20周年。镇压学潮的重拳出击和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终止百日武斗(1968.7.27)相似，命名“红卫兵”的清华附中生20年后让《金牧场》的主人公1月18日在安田礼堂前畅想当年鏖战。

就在“东大落城”整20年后的1月19日(又是《从“鹰”到“鸽”》中引其《然而，我们的日子……》片段的柴田翔的54岁生日)，2周前的采访对象如约寄来1份简报影印件，载有电电公社为迎接第17届电电话念日(1966.10.23)举办的儿童绘画比赛结果——德岛市立内町小学2年级吉川佳彦获文部大臣奖暨电电公社总裁奖。缩印成9.5×6.3公分的画面已模糊不清，只能依稀辨认出——拥挤的办公室，5、6张桌前，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人在打电话，手中都牵着又粗又长的电话线，墙上的钟指着2点40。整个画面浅色淡描，唯有电话机、电话线、话筒和女职员的刘海、头发用深色突出。

遥想23年前该纪念日的上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在毛泽东第4次大规模检阅(10.18, 150万人)后继续煽动“革命小将”走南闯北“大串连”交流经验。大连海运学院的15个红卫兵耗时1个月、徒步2千余里、途经21个县市到北京的壮举作为标兵受到中央党报表彰，然而响应领袖号召跋山涉水去经革命的大风雨、见群众斗争的大世面的青少年，不久即深陷字面含“海上火灾”的“红海洋”上“放火烧荒”之人灾。“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宋词大家辛弃疾《摸鱼儿》，1179)这番慨叹的800年后“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1935.2)时，“精神分外爽快”之余“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鲁迅《狂人日记》)。

“文革”浩劫历尽艰难、“上山下乡”虚度青春、而立之年学业（硕士生）方毕后，不禁“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辛出生翌年 [1141] 冤死的南宋武将岳飞词《满江红》）。所幸凭借改革开放的好风、奔流之力送我到总帅邓小平视为现代化的先师及援军的国度进修补课，但愿苦心采写的如实见闻和质朴感铭能触发国人深入理解、适度融入世界，而不致 30 年后再陷入新一轮“错，错，错！”、“莫，莫，莫！”（南宋诗人陆游《钗头风》词）的迷蒙、失落。

1989 年 4 月 26 日（竹下登首相宣布内阁对利库路特丑闻引咎辞职、首届应氏杯世界围棋职业锦标赛决赛第 1 局举行的翌日），于作为国立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副教授居住的国家公务员合同（集体）宿舍（伏见区东奉行町）

（夏 刚，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記録文学の新機軸 現代日本の世相の反映 (1)

——論説+独白+借景対照体の『日本人：「絹の窓掛」の裏にて』^{カーテン} シリーズ

筆者は米国のターケルと中国の張辛欣・桑擘の口述実録文学の影響を受け、来日 (1987) 後に地域・年齢・職業等が異なる数十人の日本人を取材し、その生き方・考え方・感じ方等を紹介す^べく、中国の文芸誌に数篇を発表した (88.11~89.2)。日本文学研究の本業を生かして日本の文学作品の断片を処々に挿入し、取材対象の語りと筆者の論評と三重写しにする、等の発想・技法の新機軸を工夫した。猪瀬直樹の口述実録文学と沢木耕太郎の「私記録文学」^{ノンフィクション}に接した後、更に取材・執筆者自身を適宜に濃く投影させ、背景を引き立て時代精神を反映する事も試みた。

本稿は未発表の数篇を含む一連の自作を振り返り、米・中・日の口述実録文学の代表作と参照しつつ、当該領域の特性や可能性・問題点を取り上げ、更に 1/3 世紀前の探究・表現と今日の現状・意識の対比から時代の推移を眺め、日本の変容と中国の受容から両国関係の起伏や、明治維新 (1868) → 戊戌^{ほしゅう} 変法 (98) 以来の両国間に於ける社会発展の 30 年余りの時間差^{タイム・ラグ}を捉える。

(夏 剛, 立命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